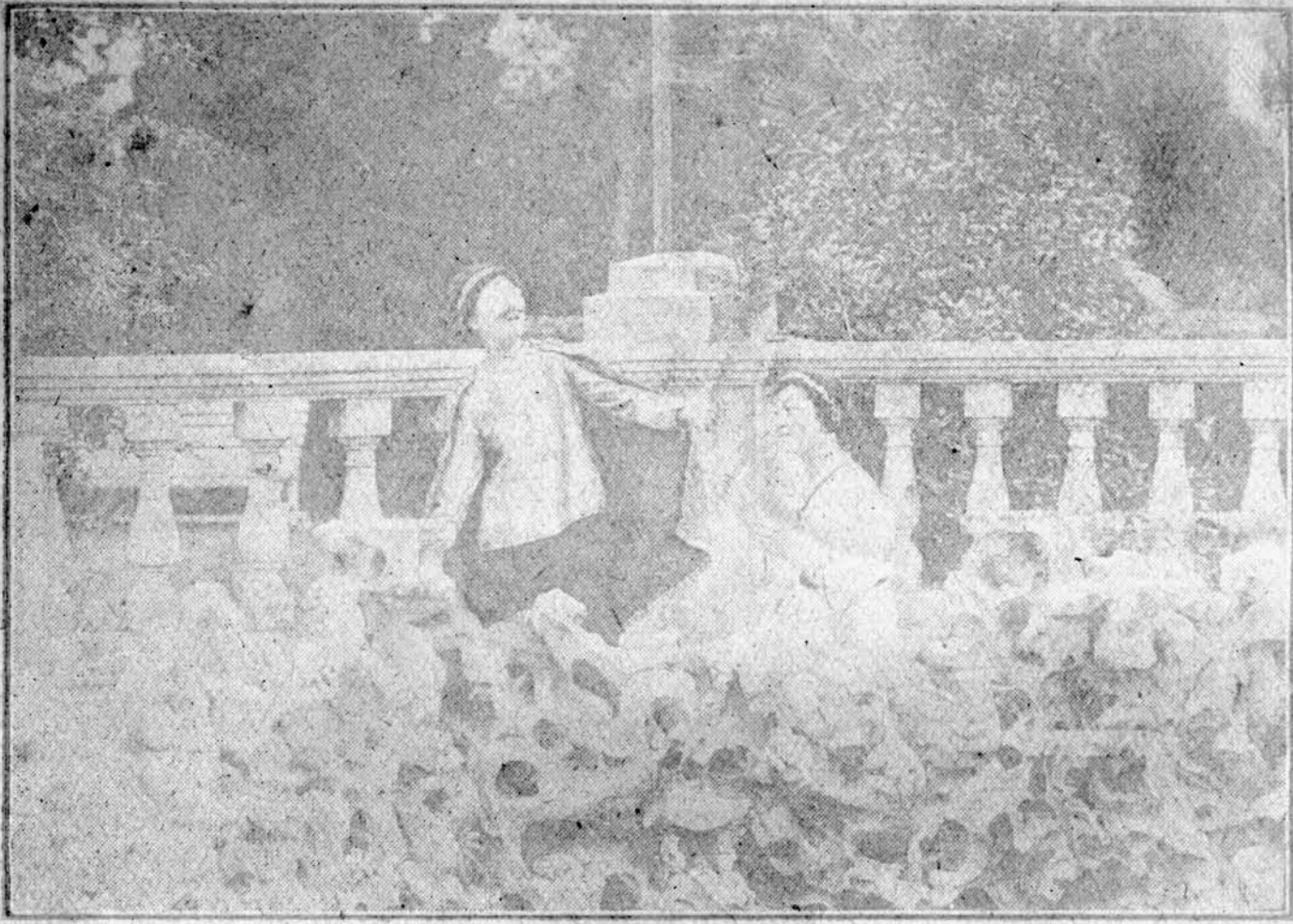


式十五朝奇女德

林叔傑



一之劇西裝化生墊女西中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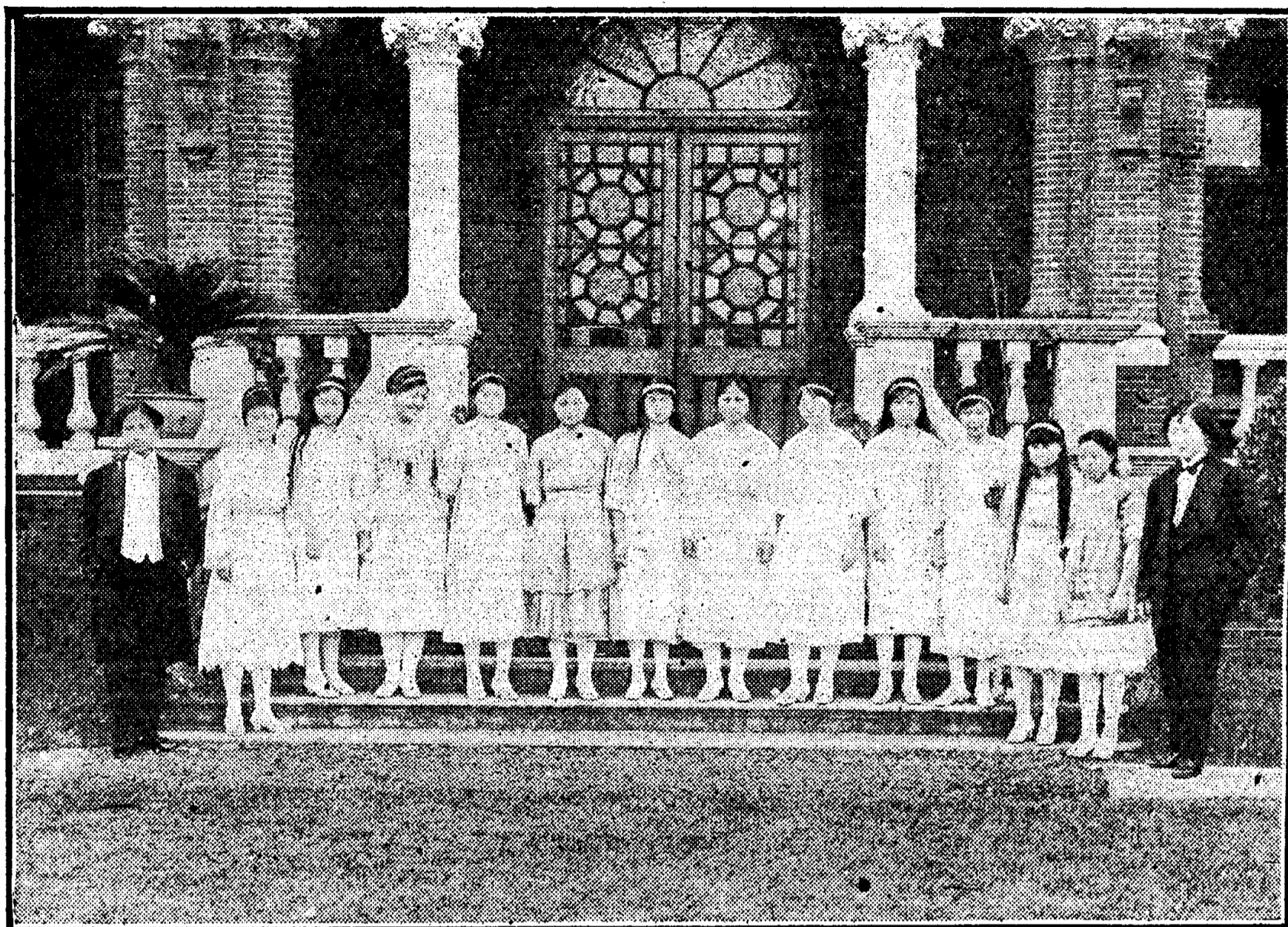
二之劇西裝化生墊女西中海上



三之劇西裝化生藝女西中海上



四之劇西裝化生藝女西中海上



五之劇西裝化生塾女西中海上



六之劇西裝化生塾女西中海上



上海中西女塾學生化妝西劇之七



上海中西女塾學生化妝西劇之八

# 二十五朝奇女傳總目

卷之一	節操傳
卷之二	剛烈傳
卷之三	貞順傳
卷之四	孝行傳
卷之五	賢明傳
卷之六	才識傳
卷之七	智謀傳
卷之八	勇敢傳
卷之九	信義傳
卷之十	武俠傳

二十五朝奇女傳 總目



# 二十五朝奇女傳卷之一

## ●節操列傳

一。青春失偶。白首完貞。或撫孤而忍死。苟存。或養親而毀容。守節。衾寒。夢冷。感身世之可憐。茹苦含辛。極人生之不幸。豈云庸行。實冠坤儀。因作節操傳第

### 魯寡陶嬰（以下周）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作歌。上有乃字。不下無更字）其歌曰。悲黃鵠之早寡兮。（悲字舊脫。從北堂書鈔樂部二太平御覽校增）七年不雙。（七太平御覽作十）宛鷄獨宿兮。（宛舊誤。鵠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校改。獨宿御覽作戢翼）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夜半太平御覽作時則）想其故雄。（太平御覽作獨行惇惇）天命早寡兮。（



早寡太平御覽作令然。獨宿何傷。太平御覽作塊獨永傷。寡婦念此兮。太平御覽作感鳥慍已兮。泣下數行。太平御覽作淚下成行。嗚呼悲兮。悲舊誤哉。從太平御覽校改。死者不可忘。飛鳥尙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兮。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美藝文類聚服飾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又八十二作敏。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取之者。藝文類聚人部二太平御覽無多字者字。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無早死一字。先狗馬填溝壑。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求立太宰碑表注狗作犬文選注引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妾宜以身薦其棺槨。

（七字舊脫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校增類聚無其字）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無其字。曾字。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而趨生。（今舊誤念從太平御覽校改）是不信也。見貴而忘賤。（見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太平御覽弱作嗣）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 （太平御覽人事部八作高其節。敬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毛詩作皦日。韓詩作皎日。見文選寡婦賦注）此之謂也。

###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

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歸逸齋詩補傳引作拜）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陳寡孝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六作從戎）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吾不還。（孫校曰。備疑儻字之誤。案漢書游俠傳注引作吾若不來）汝肯養吾母乎。（養太平御覽作善視）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引諡法慈愛忘勞曰孝）紡績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

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聞甯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地字疑誤）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年八十四。壽乃盡。賣其田宅以葬之。（舊本作姑死葬之。從太平御覽校增）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顧校曰。漢志陳屬淮陽國。諸侯王表及文三王傳。文帝十年。梁孝王自淮陽徙梁。文帝時。淮陽置太守。當在此後）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文選秋胡詩注。藝文類聚人部二。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既字上有秋胡子三字）去而宦於陳。（宦舊誤官。從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人事部十校改）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滄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藝文類聚作少年。太平御覽兩引皆無豐字）力桑不如見國卿。（藝文類聚作公卿。太平御覽兩引皆作郎）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兩引下皆有而已矣三字）吾不願金。（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兩引金上皆有人之一二字）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太平御覽宗親部卿下有事上一字。妾下有事夫家三字）收子之齋與筭金。（太平御覽收上有子去矣二字）秋胡子遂去。至家。（文選注。至上有歸字）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文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作母使人呼其

婦婦至）乃嚮採桑者也。秋胡子慙。（文選注太平御覽宗親部作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子束髮修身。（二字舊脫從文選注太平御覽宗親部校增）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段校曰所蓋欣之誤文選注作當見親戚太平御覽宗親部至下有思見親三字疑本有思見親戚一句今脫古者謂父母爲親戚）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裝。（舊誤糧從文選注太平御覽宗親部校改）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太平御覽宗親部下有於身二字）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太平御覽兩引下皆有不孝不義之人六字）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西京雜記赴沂水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孝經作他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惟毛詩作維）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藝文類聚人部二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並作無恙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爲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太平御覽下有奉其祠祀四字）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爲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太平御覽引注云仁獨人也）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楚貞姬。（楚字舊誤在姬字下從藝文類聚校改太平御覽作楚白貞姬）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

忘此之謂也。

行義桓嫠 (以下漢)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甯。兒年十五。晚又夭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寡婦曰嫠。縣邑有祠必膳焉。(膳。祭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祠必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事。膳焉。)

房氏 (以下魏)

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太守。房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



聞於沒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奉無寄。赤子矇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於黃墟耳。房啜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甯。父兄尙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母。房命駕給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洒飯。有不及已者。輒屏臥不餐。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子悅爲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爲其文序云。祖母房。年在弱笄。難貞守志。秉恭妻之操。著自毀之誠。又頌曰。爰及處士。

遘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誕茲令胤。幽感乃昭。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張洪祁妻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年十七。夫亡。遺腹生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而嫁之。劉氏自誓弗許。以終其身。

魯氏

滎陽刁思遵妻。魯氏女也。始笄爲思遵所娉。未踰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吝護寡女。不使歸甯。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廢帝詔曰。貞夫節婦。古今同尚。可令本司依式標榜。

龍憐 (以下晉)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

隕。既無胤嗣。又無期功之親。憐貨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績數年。間三喪俱舉。葬斂畢。每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屢有娉者。憐誓不改。醮守節窮居五十餘載而卒。

惠風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行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爲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陝婦人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嫠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爲太守。既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

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于茂德（以下隋）

韓覬妻者。洛陽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戰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喻于氏。晝夜涕泣。截髮自誓。其父喟然傷感。遂不奪其志焉。因養夫之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高祖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闕終于家。年七十二。

元務光母

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

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爲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孝婦覃氏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相繼而死。覃氏家貧無以葬。於是躬自節儉。晝夜紡績。積財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敬。上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李廷節妻 (以下唐)

李廷節妻崔。乾符中。廷節爲邠城尉。王仙芝攻汝州。廷節被執。賊見崔姝美。將妻之。詬曰。我士人妻。死亡有命。奈何受賊。汗賊怒。剗其心食之。

裴淑英

淑英。安邑公裴矩女也。幼嫻女訓。以孝聞鄉黨。長適李德武。德武仕隋。坐事徙嶺南。時淑英嫁方浹歲。父矩欲令奪節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儷他族。于此長決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它。因持刃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許。夫姻媾歲時。朔望裴致禮。惟謹。居不御薰澤。讀列女傳。見述不見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庭。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欲逼嫁之。淑英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在貶所。更娶余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及歸里。爲夫婦如初。

### 堅貞節婦

堅貞節婦李氏者。年十七。嫁爲鄭廉妻。未踰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忽夢美男子。求爲妻。初不允。後數數夢之。自疑容貌未衰。醜所召也。卽截髮。麻衣不薰飾。垢面膚。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貞節婦。表旌門闕。名所居曰節婦里。

盧惟清妻

盧惟清妻徐氏。淄州人。世客陳留。惟清任歷校書郎。徐女兄之夫李宜。得以罪斥。惟清坐僚姻。貶播州尉。徐還鄉里。糲食。斥鉛膏。采絺。不御。會大赦。徐閒關迎。惟清。至荊州。聞惟清死。二髻奴刼徐歸下江。徐知之。數其罪。奴不敢逼。刼其貲。去。徐倍道。至播州。起繭。流血。得惟清尸。以喪還。閱歲。至洛陽。既葬。以無子終服。遂陳留。汴州刺史齊澣。高其節。頌而詩之。

崔繪妻

崔繪妻盧氏。鸞臺侍郎獻之女。獻有美名。繪喪。盧年少。家人欲醮之。盧稱疾。不許。女兄適工部侍郎李思冲。早亡。思冲方顯重。表求繼室。詔許。家內外姻皆然。可思冲舊幣三百。舉盧不可。曰。吾豈再辱於人乎。甯沒身爲婢。是夕。出自竇。糞穢。面還。崔舍斷髮。自誓。思冲以聞。武后不奪也。詔爲浮屠尼以終。

樊會仁母

樊會仁母敬。蒲州河東人。字象子。笄而生。會仁夫死。事舅姑。祥順。家以其少。欲嫁之。潛約婚於里人。至期。陽爲母病。使歸視。敬至。知見給。乃外爲不知者。私謂會仁曰。吾孀處不死者。以母老。兒幼。今舅將奪吾志。汝云何。會仁泣。敬曰。兒母啼。乃伺隙遁去。家人追及半道。以死自守。乃罷。會仁未冠卒。時敬母又終。旣葬。謂所親曰。母死。子亡。何生爲。不食數日。死。聞者憐之。

### 韋節婦

王琳妻韋氏。士族也。琳爲眉州司功參軍。俗僭侈盛飾。韋不知有簪珥。訓二子。堅冰有法。後皆名聞。琳卒時。韋年才二十五。家欲彊嫁之。韋固拒。至不聽音樂。處一室。或終日不食。卒年七十有五。著女訓行於世。

### 楚王妃

楚王靈龜妃上官者。下邳士族也。靈龜出繼哀王後。而舅姑在。妃朝夕侍奉。謹甚。凡珍美。非經獻。不先嘗。靈龜卒。將葬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逝者有。



知魂可無託乎。乃備禮合葬。聞者嘉歎。喪除。兄弟共諭妃少。又無子。可不有行。泣曰。丈夫以義婦人。以節。我未能殉溝壑。尙可御粧澤。祭他胙乎。將自剗。則衆遂不敢強。

謝泌妻 (以下宋)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始笄。家貧。事姑孝謹。盜起。焚里舍。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之。侯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見一篋在側。發之。皆金珠。族婦以爲己物。侯悉歸之。婦分其一以謝。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之。侯曰。兒以賤婦人得歸。隱居。賢者之門。已幸矣。忍去。而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

崔氏

崔氏。合淝包纒妻。纒樞密副使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子。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明公也。婦得齒賤。獲執澣滌。

之事幸矣。况敢汙家乎。生爲包婦。死爲包鬼。誓無它也。其後稚兒亦卒。母呂自荆州來。誘崔欲嫁其族人。因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歿。姑老矣。將舍而去乎。呂怒詛罵曰。我寧死。決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到荆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願以屍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

康住住 (以下全)

康住住。鄜州人。夫早亡。服闋。父取之歸家。許嚴沂爲妻。康氏誓死弗聽。欲還夫家。不可得。乃投崖而死。詔有司致祭其墓。

張氏

李英妻張氏。英初爲監察御史。在中都。張居濰州。貞祐元年冬。大元兵取濰州。入其家。張氏盡以所有財物與之。旣而令張氏上馬。張曰。我盡以物與汝。猶不見贖邪。答曰。汝品官妻。當復爲夫人。張曰。我死則爲李氏。鬼頓坐不起。遂見殺。

追封隴西郡夫人。諡莊潔。英仕至御史中丞。

雷節婦

雷婦師氏。夫亡。孝養舅姑。姑病。刲臂肉飼之。姑卽愈。舅姑旣歿。兄師逵。與夫姪規其財產。乃僞立媒證。致之官。欲必嫁之。縣官不能辨曲直。師氏畏逼。乃投縣署井中死。詔有司祭其墓。賜諡曰節。

史氏

李文妻史氏。同州白水人。夫亡服闋。誓死弗嫁。父強取之歸。許邑人姚乙爲妻。史氏不聽。姚訴之官。被逮。遂自縊死。詔有司致祭其墓。

狄恆妻 (以下元)

狄恆妻徐氏。天台人。恆早沒。徐氏守節不再醮。至正二十年。鄉民爲亂。避難于牛囤山。爲賊所執。驅迫以前。徐給之曰。吾渴甚。欲求水一杯。賊令自汲。卽投井而死。時年十八。

## 劉氏

齊關妻劉氏。河南人。關應募爲千夫長。戰死澤潞間。劉氏貧無所依。守志不奪。有來強議婚者。劉氏給曰。吾三月三日有心願償畢。當從汝所言。是日徑往彰德天寧寺。登浮圖絕頂。祝天曰。妾本河南名家劉氏女。遭世亂。適湖南齊關。爲妻。今夫已死。不敢失節也。遂投地而死。

## 趙美妻

趙美妻王氏。內黃人。至治元年。美溺水死。王氏誓守志。舅姑念其年少無子。欲使更適人。王氏曰。婦義無再醮。且舅姑在。妾可棄而去耶。舅姑乃欲以族姪與繼婚。王氏拒不從。舅姑迫之力。王氏知不免。卽引繩自經死。

## 潘氏

汪琰妻潘氏。徽州婺源人。年二十八而琰卒。潘氏誓不他適。以其夫從兄之子元圭爲後。元圭時始三歲。鞠之不啻己出。潘氏卒。年六十二。元圭之子良垕有

子燕山。燕山卒時。妻李氏年二十四。無子。乃守志。自誓。父母欲奪而嫁之。不聽。燕山兄子惟德。娶俞氏。惟德早死。二子甚幼。俞氏守節。辛勤不墜家業。故人賢汪氏之門。而稱曰三節。同郡歙縣吳子恭之妻蔣氏。年二十八而夫亡。孀居五十年。年七十八卒。至正十四年。旌表門閭。

張買奴妻

王氏。燕人。張買奴妻也。年十六。買奴官錢塘。病歿。葬城西十里外。王氏每日被髮。步往奠之。伏墓大慟。欲絕。久而致疾。舅姑力止其行。乃已。服闋。舅姑謂之曰。吾子已歿。新婦年尙少。宜自圖終身計。毋徒淹吾家也。王氏泣曰。父母命。妾奉箕箒於張氏。今夫不幸早逝。天也。此足。豈可復履他人門乎。固不從。執居三十年。貞白無少玷。又有馮翊王義妻盧氏。睢陽劉澤妻解氏。東平楊三妻張氏。並守志有節。命旌其門。

馮靜君

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山陰縣尹。山東李如忠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大德五年。如忠病篤。謂馮曰。吾已矣。其奈汝何。馮氏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歿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聞如忠歿於官。家多遺財。相率來山陰。馮氏方病。乘間盡取其貲。及子任以去。馮不與較。一室蕭然。唯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泣。隣里不忍聞。久之。鬻衣權厝二柩。戢山下。攜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羸形苦節。爲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孤苦。欲使更事人。馮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嘆息。

### 郎氏

郎氏。湖州安吉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浙東。以郎氏從。至元間。朱歿。郎氏護喪還至玉山里。留居避盜。勢家柳氏欲強聘之。郎誓不從。夜弁裝奉柩遁。柳邀之中道。復死。拒得免。家居養姑甚謹。姑嘗病。郎禱天。割股肉進啖。而愈。後姑

喪以哀聞。大德十一年。旌美之。又有東平鄭氏。大甯杜氏。安西楊氏。並少寡守志。割體肉療姑病。

蒙古氏

只魯花真。蒙古氏。年二十六。夫忽都病卒。誓不再醮。孝養舅姑。逾一十五年。舅姑歿。塵衣垢面。廬於墓。終身。至元間旌之。其後又有翼城宋仲榮妻梁氏。舅歿。負土爲墳。懷孟何氏。大名趙氏。並以夫歿守志。養舅姑。以壽終。親負土築其墳。高三丈餘。

茅氏

朱虎妻茅氏。崇明人。大德間虎官部水監。坐罪籍其家。吏錄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師。太醫提點師甲乞歸家。欲妻之。茅氏誓死不從。母子三人以裾相結。連晝夜。倚抱號哭。形貌銷毀。師知不可奪。釋之。茅氏託居永明尼寺。憂憤不食卒。

段氏

段氏。隆興霍榮妻也。榮無子。嘗乞人爲養子。榮卒。段氏年二十六。養舅姑。以孝稱。舅姑歿。榮諸父仲汝貪其產。謂段曰。汝子假子也。可令歸宗。汝無子。宜改適。霍氏業汝無預焉。段曰。家資不可計。但再醮。非義。尙容妾思之。卽退入寢室。引針刺面。墨漬之。誓死不貳。大德二年。府上狀中書。給羊酒幣帛。仍命旌門。復役如制。又有興和吳氏。自刺其面。成紀謝思明妻趙氏。自髡其髮。冀甯田濟川妻武氏。溧水曹子英妻尤氏。嚙捐滴血。並誓不更嫁。各以有司爲請旌之。

### 霍氏二婦

霍氏二婦。尹氏楊氏。夫家鄭州人。至元間。尹氏夫耀卿歿。姑命其更嫁。尹氏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失節。妾不忍爲也。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爲非。汝獨何恥之有。尹氏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爾。姑不能強。楊氏夫顯卿繼歿。慮姑欲其嫁。卽先白姑曰。妾聞娣姒猶兄弟也。宜相好焉。今姒旣留。妾可獨去乎。願與共修婦道。以終事。吾姑姑曰。汝果能若是。吾何言哉。於是同處二十



餘年。以節孝聞。又有邠州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三婦。俱少寡。誓不他適。戮力蠶桑。以養舅姑。事聞。並命褒表。

周尤忽妻

崔氏。周尤忽妻也。丁亥歲。從尤忽官平陽。金將來攻。城克之下。令官屬妻子敢匿者死。時尤忽以使事在上黨。崔氏急。卽抱幼子禎。以詭計。自言於將。將信之。使軍吏書其臂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賂吏。使書之。紙吏曰。吾知汝誠賢婦。然令不敢違。令崔自揜袖。吏懸筆而書焉。旣出。有言其詐者。將怒。命追之。崔與禎伏土窖三日。得免。旣與尤忽會。未幾。尤忽以病亡。崔年二十九。卽大慟。柩前。誓不更嫁。斥去麗飾。服皂布弊衣。放散婢僕。躬自紡績。悉以資產。遺親舊。有權貴使人諷求娶。輒自爬毀其面。不欲生。四十年。未嘗妄言笑。預告會治家。教子有法。人比古烈婦云。

袁天佑妻

焦氏。涇陽袁天祐妻也。天祐祖父始。皆從軍役。祖母楊氏。母焦氏。並家居守志。至元二十三年。天祐復從征。死甘州。妻焦氏年少。宗族欲改嫁之。焦氏哭且言曰。袁氏不幸三世早寡。自祖姑以來。皆守節義。豈可至吾而遂廢乎。吾生爲袁氏婦。死則葬袁氏土。爾終不能改容事他人也。衆不敢復言。

### 周氏

周氏。澤州人。嫁爲安西張興祖妻。年二十四。興祖歿。舅姑欲使再適。周氏弗從。曰。妾家祖父皆早世。妾祖母妾母。並以貞操聞。妾或中道易節。是忘故夫而辱先人也。夫忘故夫。不義。辱先人。不孝。不孝不義。妾不爲也。遂居嫠三十年。奉舅姑。生事死葬。無違禮。其父與外祖皆無後。葬祭之禮。亦周氏主之。

### 吳氏 (以下明)

潞州廩生盧清妻吳氏。舅姑歿於臨洛。寄瘞旅次。授徒自給。後失廩。充掾於汴。憤恥發狂死。吳聞訃。痛絕。哭曰。吾舅姑委骨於北。良人死。忍令終不返乎。乃寄。

幼孤於姊兄。鬻次女爲資。獨抵臨洺。覓舅姑。瘞處不得。號泣中野。忽一丈夫至。則清所授徒也。爲指示。收二骸以歸。復冒暑之汴。負夫骨還。三喪畢。舉忍餓無他志。學正劉崧言於知州馬暎。贖其女。厚恤之。年七十五乃卒。

黑頭節婦

歐陽氏九江人。彭澤王佳傅妻也。事姑至孝。夫亡。氏年方十八。撫遺腹子。紡績爲生。父母迫之嫁。乃針刺其額爲誓。死守節。字墨涅之。深入膚裏。里人稱之爲黑頭節婦。

鍾氏四節

鍾氏桐城陶鏞妻。鏞以罪被戍。卒於外。鍾年二十五。子繼甫在抱。負鏞骨四千餘里歸葬。乃斷髮杜門。年八十二。以節終。繼亦早卒。妻方氏。年二十七。子亮甫。二歲。其兄憐之。微叩其意。方以死誓。景泰中。亮舉鄉試。業於太學。卒。妻王氏。年二十八。妾吳氏。二十二。皆無子。扶櫬歸葬。貧不能支。所親勸之嫁。兩人哭曰。而

不知我之爲節婦耶。乃共紡績自給。越二十六年。縣令陳勉以聞。詔旌三代。人稱之曰四節里。

### 潘節婦

潘氏海甯人。年十六。歸許釗。生子淮。甫期年。釗卒。旣歿。潘自經死。已兩日矣。有老嫗過之。曰。是可活也。投之藥。更甦。釗族兄欲不利於孤。嗾潘改適。潘毀容自矢。族兄者夜率勢家僕數十人。誣以債。椎門入。潘負子。冒風雨。踰垣。逸前距大河。追者迫。潘號慟。投於河。適有木浮。至。憑以渡。達母家。遂止不歸。淮年十九。始歸。補諸生。娶婦。生五子。潘年五十。宗人聚而祝。族兄者亦至。潘曰。氏所以得有今日。賴伯氏玉成。目淮酌酒飲。伯卒。爵北向拜曰。未亡人三十年來。瀕死者數矣。而顧強生。獨以淮故耳。今幸成立。且多子。復何憾。語畢。入室。頃之。宴徹。諸宗人同淮入謝。則縊死室中矣。

### 馮節婦

馮氏。宣城劉慶妻。年十九。天亡。誓守節。其娣姒諷之曰。守未易言。非咬斷鐵釘者不能。馮卽投袂起。拔壁上釘。齧之。割然有齒痕。復抉臂肉釘著壁上。曰。脫有異志。此卽狗彘肉。不若已。而遺腹生子曰大賢。長娶李氏。大賢又夭。姑婦相守。至老卒。取視壁釘肉。尙靱。不腐。齒痕如新。

金傑妻徐氏

徐氏慈谿人。定海金傑妻也。成化中。傑兄以罪逮入京。傑往請代。瀕行。徐已有身。傑謂曰。予去生死不可知。若生男。善撫之。金氏鬼庶得食也。已而悔曰。我幾誤汝。吾去無還理。卽死。善事後人。徐泣曰。君以義往。上必義君。君兄弟當同歸。無過苦也。卽如君言。妾有死耳。敢忘付託耶。已果生男。亡何兄得還。傑竟庾死。徐撫孤慟曰。我本欲從汝父地下。奈金氏何。強營葬事。服闋。父母勸他適。截髮斷指。自誓食澹茹苦六十餘年。視子孫再世成立乃卒。

湯信慧

湯信慧上海人。通孝經。列女傳。嫁華亭鄧林。林卒。婦年二十五。一女七歲。鄧族利其居。迫使歸家。婦曰。我鄧家婦。何歸乎。族知其不可奪。買其居於巨室。婦泣曰。我收夫骨於茲土。與同存亡。奈何棄之。欲自盡。巨室義而去之。婦尋自計曰。族利我財耳。乃出家資。盡畀族人。躬績紉以給。歲大水。居荒野沮洳中。其女適人者。操舟來迎。不許。請暫憩舟中。亦不許。曰。我守此六十年。因巨浸以從。汝父所甘心焉。復何往。母女方相牽。未捨水。至湯竟溺死。

孫氏女 (以下清)

杭州孫氏女。年十五。嫁同城高在端。甫五月而粵賊陷城。夫婦偕遁。中途遇賊。婦逸而在端。陷焉。賊平後。偵知在端已死。婦賃屋獨居。抱他人子爲子。時其母亦孑然無依。乃迎之來。同居一室。婦上事其母。下撫其子。惟倚鍼黹爲活。篝火夜作。達旦不休。其性倜儻。遇人則談笑自如。詼諧閒作。母疑其志可奪。陰遣其中表某甲爲謀。勸改嫁。婦不可。因此浸失母意。恆以細事譙訶之。婦自夫死。悲

傷成疾。又日夜操作。兼爲其母所勸。如是十餘年。病轉劇。念子已長大可自立。已病如此。生亦無味。乃乘夜投繯焉。是時其母已寢。忽若有大聲呼之起者。急與其子及同居之徐叟偕入婦室。則婦已懸於梁。有一衣繭綢袍之老者。以手藉其足。三人者入。老者始不見。乃解其縣。幸不死。自言初縊時。見有老者力止之。曰。汝子不惡。汝再苦守十年。必有佳境。神明不負汝善節也。此老者疑爲社公矣。

劉氏女

四川石泉縣劉氏女。許同邑羅氏子。與女同齡。年十五。遘疾而卒。女欲奔赴。父母不可。意常戚戚。家人慮其死。嚴守之。父母潛受他姓之聘。祕不使知。女微聞之。佯爲歡笑。父母以爲無他也。其明年三月十六日。距羅氏子歿週歲矣。適父母兄嫂俱外出。女挈其妹如鄰媪家。先是媪有子。失足墮江死。其婦聞之。亦投江以殉。蓋其家屋後濱江。女素所知也。語媪曰。頃傷於手。聞媪後園多藥草。願

往求焉。妹時年十二矣。詫曰。姊傷手。吾奚不知。索觀之。女歛手袖中。不使見。旋乞火燃香。執之而出。媪詰何爲。曰。辟穢氣耳。妹覺有異。從之出後戶。女插香於地。拜且泣。妹問之。不答。趨走江邊。妹摻執其袪。女急解外衣。擲付妹。曰。好事。父母吾去矣。一躍入水。其族祖劉翁。自隔江望見之。疑是女。急使人援之。出面如生。而氣已絕。其上下衣縫紉不可解。亦不甚濡。但肩背間有方尺許者。稍漬水耳。蜀俗。死於外者。不以尸入室。議殯於門外。其嫂曰。小姑從容就義。雖死猶生。請以尸入。我任其咎。乃奉尸俛於堂。親故來弔者。咸歎美之。而父母所許之某氏子亦至。願一見其面。或曰。不可。或曰。是固舊姻也。庸何傷。時女已小歛。某氏子至女側。女口鼻忽出血。嚙其面。某氏子驚仆。輿歸逾月。竟死。道光壬辰年。有司以女貞烈聞於朝。旌其閭。命下之前一夕。其母夢女來。曰。女奉上帝命。爲瀕江之神。不克在父母左右矣。語已而拜。拜畢。有從者數十輩。爲女易冠服。色皆純白。衣竟欲去。母挽留之。忽然而寐。以爲積想所致。而瀕江中有人墮水者。往



往遇神拯之而免。其神人之狀。則少女而白衣。知卽劉女也。嗣後靈蹟甚著。邑人醵金建廟。顏曰湔江水神廟。香火頗盛。至乙未歲。其姪劉斗山明經。自他所聞其里火。不及車馬。徒步而歸。未至家已暮矣。至一橋。見有人迎面來。肥而短。其身正方。旣過。念世間安有如此人。豈鬼邪。回顧之。見兩燐火大如杯。投之以石。其人復來。與相對而立。燐火熒然。瞋目視之。則縮小如豆。稍瞬復大。如是久之。其人長嘯而去。斗山不覺自隨之行。俄聞水聲。悟曰。此必溺鬼也。却立不前。而昏無所覩。覺有數人牽曳之。正危窘間。忽聞呼曰。娘娘來矣。皆散去。有人撫其背曰。兒何好事邪。彼不相侮。擊之何爲。幸兒有後福。彼尙不敢肆。否則吾來亦無及也。兒可速歸。慰汝祖母。且告家人。勿遷吾墓。斗山豁然如夢醒。知爲其姑也。歸入門。則祖母方泣。詢之。言夢汝姑來。是以悲也。女墓濱水。其旁多他姓冢。葬後江水齧其處。成一小嶼。四面皆水環之。似不欲與相混者。家人慮其淪入水中。議遷葬。聞斗山言乃止。後斗山二子方幼穉。自鄰村歸。春漲暴至。陷於

水。有女子抱持之。行半里許。登岸語之曰。我乃爾祖姑也。斗山之母歎曰。吾小姑已成神。尙不忘母家如此乎。斗山之母。卽前此定議殯女尸於堂者也。斗山於丁酉歲得拔貢生。神所謂有後福者。其謂此邪。余與斗山有同歲之誼。亦常相識於吳中。此事則斗山言於徐誠庵。誠庵筆之於書。余得知之。

### 張氏二節婦

廣東開平縣城外。有張橋邨。皆張姓所居。鉅族也。有張某者。聘楊氏女。未娶而卒。楊女衰絰入門。拜見舅姑。築室於夫之墳塋。居三日。乃還。張氏因擇近支一人爲之後。楊撫之。至於成人。爲聘蘇氏女。婚有日矣。而子又卒。蘇女請仍以其日至夫家成服。楊曰。是又一我也。此事不易。固却之。蘇女不可。乃如其志。姑婦二女。並以未嫁女守義。可謂難矣。聞蘇女嗣子。已有聲鬻序間。或兩節婦之報也。

### 汪翁妾

鄞有汪翁。富於財。妻死無子。納一妾生子而殤。及翁死。族人利其財。逼嫁其妾。翁死後三七之日。其家作佛事。親族畢集。妾出徧拜之。泣而言曰。未亡人雖小。家女亦知從一而終之義。誓死不出此門。願長齋奉佛。以了餘生。但求諸尊長見憐。與我一室之地。我便削髮修行。家中貲產。所不問也。言已。袖中出剪刀。剪髮投地。哭而入內。時其年甫二十也。衆人中亦有爲感泣者。乃掃除屋西偏一小樓。使居之。嗚呼。是亦居然一燕子樓矣。

魏氏

錢唐茂才張亮采之妻魏氏。嘉慶丙子舉人。湖州府訓導。名彭年者女孫。咸豐壬子舉人。兩淮候補鹽大使名大縉者長女也。於同治癸亥歲歸亮采。次年七月。亮采病。魏割股肉以進。竟不效。亮采垂死。泣謂魏曰。吾死無他恨。惟恨兩親在堂。不得終事。願汝以婦代子矣。言已而卒。魏欲死之。衆以其夫遺言勸勉。乃不死。事舅姑極孝。姑病禱於神。請以身代姑病。良已至。已歲。舅卒。光緒己卯。

歲姑卒。魏歎曰。吾事畢矣。於其年三月二十三日仰藥死。年三十有八。距其姑之死。甫十八日。距其夫之死。則十六年矣。死後檢遺篋。得其親筆書一紙。規畫其亡姑窀穸事甚詳。蓋其死志素定也。

### 卞節婦

卞節婦姓孫氏。浙江歸安人。父崑字均亭。母氏談名印梅。才女也。有九疑仙館詩集。頗行於時。湖州府志有傳。婦年二十有四。歸於卞。爲廣西候補主簿卞君乃諄繼配。歸三載。而卞君以病乞歸。旣歸。病不瘳。婦事之謹。膳羞手治之。藥餌口嘗之。道光十有七年二月。卞君卒。蓋距來歸時僅六載耳。慟甚。以姑老子幼。忍不死。事其姑孫氏益嚴。有所使不宿而辦。有酒食。必先以進。子祖海甫六齡。卞君元配陳氏所出也。愛之如己出。幼則飲食教誨之。長而娶婦。生子女矣。猶治其家事。至老不倦。於是鄉人士君子聚而言曰。如節婦者。所謂青年守志。白首完貞者歟。且守節逾三十年。於例符矣。乃於同治十二年八月。言於官。聞於

朝依令甲旌其門。而縣令許公盛復大書四字以褒美之。曰貞心勁節。

胡氏女

湖州胡氏女。歸杭州潘某。潘故長齋。既婚後。婦亦願長齋。未幾潘以疾卒。婦謂徒死不如立節。遂屏棄衣飾。兼戒烟火食。日費一錢買腐。蒸飯釜啖之。不知饑。家居敬事大士像。持梵唄外。爲女紅。餘錢輒施僧。一日謁靈峰寺。僧命法名曰寂念。預置移龕。寄他處。康熙辛未六月既望。移龕至。旋請師來舉火。遂用香煎湯浴畢。倩隣婦扶入龕。手拈香三炷。俄頃火延龕頂。出五色烟。香氣四達。男女送者數百人。咸異之。時年四十有一。

魏氏兩節婦

錢唐魏氏。有兩節母。皆姓王氏。皆賢明。閑習禮法。有古賢婦風。其一節孝王太孺人。仁和人。年二十有三。歸贈修職郎國學生魏君。魏君諱謙豫。字謹齋。性峭直。不能容人過。孺人每以和劑之。其始歸。不逮事姑。而事無巨細。必由舊。春秋

祭祀終其身無損益。秋或薦蟹。必陳醯若薑。曰。吾家故事也。謹齋從父山東兗沂曹濟道春松君。丁母憂。里居。督家人嚴。羣從稟命惟謹。孺人所居爲聽事之樓。飭婢媪屏聲息。俟閒灑掃。客至不知樓之有人也。春松君亟稱之。孺人歸三年而謹齋君卒。遺腹生女。未適人而夭。謹齋有弟曰漁塘。諱謙泰。生子錫庚。遂以爲後。俄而錫庚殤。越十有五年。始後錫曾。錫曾曰。吾本生曾祖復堂公諱浚。中年喪子。吾曾祖秋浦公。命第三子筠軒公諱蓉者後之。筠軒公生五子。早卒。吾祖瑤舟公經理其內外事。本生祖妣趙太安人德之。故錫曾之爲謹齋公後。趙太安人之意也。又十有二年。而漁塘始以孺人苦節。籬郡縣達大府。聞於朝。旌如例。明年漁塘卒。漁塘故母事孺人。或稍拂孺人意。必斂容靜聽。俟孺人言已乃退。孺人亦不藏怒於胸中。言已又躬視小郎飲膳。問旨否如平常。自錫庚之殤也。漁塘竟無子。及錫曾生次子本詒。議以爲錫庚後。仍歸之漁塘。告廟之日。本詒殤焉。孺人哭之慟。蓋傷漁塘後嗣之艱也。咸豐三年。賊陷金陵。浙西聳。

孺人命錫曾奉謹齋及漁塘夫婦之柩。卜葬於錢塘縣九條沙之原。自御肩輿繞墓域行一周。曰。葬事畢。吾責謝矣。謹齋於昆弟中最長。故孺人晚歲行輩最尊。族人有所事。必請於孺人。有議分祭田者。一言折之。遂已。生平營喪事八。葬事一。婚嫁事六。卒年七十有二。

其一王太孺人。亦仁和人。年二十一。歸贈修職郎貢生魏君爲繼室。魏君諱兆奎。字月躔。初娶於汪。於周皆無子。孺人少於月躔君九歲。歸十六年。而月躔君卒。時姑趙太安人猶在堂。老耄失明。未之知也。人亦祕不以聞。孺人飲泣承堂上。歡或問及月躔君病狀。必勉作數語以對。踰年始知之。撫孺人曰。兒殉累汝矣。吾憐汝。吾憐汝。孺人有六子。錫名。錫爵。錫曾。錫普。錫疇。錫祿。女子子一人。錫疇。幼殤。錫曾以趙太安人之命。出後月躔君從兄謹齋。語詳節孝王孺人傳。功令婦人年三十以內。夫死不嫁。旌其門。月躔君之卒也。孺人年三十有六矣。故旌不及焉。孺人撫諸孤成立。以婚以嫁。然以少時從父宦游滇中。習知仕宦艱

阨之狀。故其教諸子。各就材質所及。不責以仕進。性不喜逸樂。雖生長官舍。而日事黻繡。晚歲鍼鉅不去諸手。猶以婦功課諸婦及諸女孫焉。汪於周兩外家。無敢失禮。爲長子娶婦周。卽周孺人姪也。女適張氏。其姑卽周孺人妹。且詩曰。不思舊姻。吾以思舊姻也。遇汪孺人之姝適錢氏者尤厚。及遭寇亂。命錫爵收養其孫。臨歿謂錫普曰。汪氏母周氏母與汝父分葬。宜謹視松楸。無忘吾言。杭之初陷也。月躔弟茗卿歿未久。柩在城中。孺人命錫名百計出之。娣婦王亦旋卒。合而葬之。當是時。寇氛甚惡。錫名冒險從事。人以爲難。蓋體孺人意焉。孺人始時子婦壻女咸在。孫女二十五人。外孫男女六人。歲時伏臘。畢集於前。爲孺人壽。極門庭之盛。亂後零落。或死於病。或死於餓。或死於難。至今存者僅子二人。錫爵錫曾孫五人。本濂本存本恂。本初本參而已。孺人亦遇賊。赴水者再。皆救而免。以錫曾在閩候補鹽場大使。乃航海至閩。從錫曾居。其年春秋已六十有一。感念今昔。俯悼卑幼。盡然傷心。未幾病卒。病中自言吾分內之事都畢。無



所罣礙。臨屬纊。尙召集諸孫。分賜瓜果。問佳否焉。

# 二十五朝奇女傳卷之二

## ●剛烈列傳

鴛幃月冷。詩曾自誓夫柏舟。鸞鏡塵封。心更難移乎井水。毀容見志。史不絕書。斷腰全身。情尤可憫。嗚呼。巍巍懷清之臺。獨夫難犯。寂寂望夫之石。百世猶傳。凡茲巾幗遺徽。盡是山川鍾毓。播諸彤管。藉慰貞靈。因作剛烈傳第二。

### 齊杞梁妻（以下周）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水經沐水注引作其妻將赴之道。逢齊莊公公將弔之。）杞梁妻曰。今殖有罪。（今疑令之誤。水經注引作如）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之。（就舊誤。枕從後漢書劉瑜傳注文。選洞簫賦注求通親親表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二

十一人事部一百二十八禮儀部二十八校改字之舊脫從文選注引校增）  
內誠動人（文選注誠作誠）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十  
水經注後漢書注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太平御覽人事部並作七）既葬曰吾  
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  
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  
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  
聊與子同歸。（毛詩句末皆有兮字。古今注云。其妹明月。悲姊之貞操。爲作歌）  
此之謂也。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穆字誤。伯莒之戰在魯定公四年。穆公卒於文公六年。  
相去一百十六年矣。史通云。校以年代。殊爲乖刺。是唐時本已誤。）楚平王之  
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爲伯莒之戰。（公羊釋文云。左傳作柏舉）

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一本下有受字。後人增入也。渚宮舊事二無受字。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棐枷。異巾櫛。所以施之也。施一本作遠。渚宮舊事作絕。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喪。一本作失。渚宮舊事亦作失。亂亡與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誅渚宮舊事作放。事作禁。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壹舉渚宮舊事作一朝。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

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呂榮 (以下漢)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嘆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命。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爲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

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以駟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白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弈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輓鞭撲交下。 (周禮考工記曰。輓長六尺。鄭衆曰。謂輓端壓牛領者。) 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 荀采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尙豐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弈喪妻。爽以采許之。 (魏書弈字伯益。壽之子也。爲太子文學。早卒。) 因詐稱病篤。召采。

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勅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弈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弈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爲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韓樹南

韓樹南。南鄭人。趙子賤妻也。子賤初爲郡功曹。李固之誅。詔書下郡。殺固二子。憲公季公。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敕更驗實。就殺之。及固小子。變得還。子賤慮變報仇。賃人刺之。變覺告郡。殺子賤。初樹南諫子賤。子賤不從。及臨死。許共并命。兄弟媿侍婢視守之。經百餘日。乃怠曰。兄媿念一死萬不得生。不敢復圖死也。上下以爲信然。無幾時。於幕下。

自殺。

杜慈

杜慈。涪。杜季女。巴郡虞顯妻也。十八適顯。顯亡無子。季欲改嫁與同縣楊上。慈曰。受命虞氏。虞氏早亡。妾之不幸。當生事賢姑。死就養成室存亡等。但欲在終供養。亡不有限。願不易圖。季知不可告而奪也。乃密謀與強逼迫之。慈縊復死。

史映周妻 (以下魏)

榮陽史映周妻。同郡耿氏女。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歎。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榜門閭。

許延妻杜氏 (以下晉)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爲益州別駕。爲李驥所害。驥欲納杜氏爲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驥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甯當人活我杜家女。豈爲賊。



妻也。驤怒遂害之。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也。咸有寵於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賈渾妻

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爲介休令。被劉元海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何不促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襄城王恪妃（以下隋）

襄城王恪妃者。河東柳氏女也。父旦。循州刺史。妃姿儀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法。相娉以爲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恪復徙邊。帝

令使者殺子於道。恪與辭訣。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哭。恪慟既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之後。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爲之涕流。

### 華陽王楷妃

華陽王楷妃者。河南元氏之女也。父巖。性明敏。有氣幹。仁壽中。爲黃門侍郎。封龍涸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爲民。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而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踰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論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宇文化及之逆。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辭色彌勵。因取甓。自毀其面。血淚交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將見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 裴倫妻

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小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涇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爲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於井中。

趙元楷妻

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儵。家有素範。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爲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賊請以爲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卽死。遭爲賊婦。終必不能羣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牀。簣之上。將凌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解縛。賊遽

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 周迪妻 以下唐

周迪妻某氏。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掠賣以食。迪飢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給，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柶矣。迪裹餘體歸葬之。

### 李延壽妻

李延壽妻王者。當楊行密時，延壽事行密，爲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寧國節度使田頰謀絕之，以歸唐。事泄，行密以計召延壽，欲與揚州。延壽信之，將行。王曰：今若得揚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願日一介爲驗，許之。及爲行密所殺，介不至。王曰：事敗矣。卽部家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

民發百燎。焚牙居。呼天曰。我誓不爲讎人辱。赴火死。

楊烈婦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十。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尙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尙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萬歲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爲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不

下。賊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立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慷慨。知君臣大義云。

### 薄氏

鄒待徵妻薄者。從待徵官江陰。袁晁亂。薄爲賊所掠。將汙之。不從。語家媪使報待徵曰。我義不辱。卽死於水。賊去得其尸。義聲動江南。聞人李華作袁節婦賦。

### 李湍妻

李湍妻某氏。湍籍吳元濟軍。元和中。自拔歸烏重胤。妻爲賊縛。而齎食之。將死。猶號。湍曰。善事烏僕。射觀者歎泣。重胤請以其事屬史官。詔可。

### 盧烈婦

李拯妻盧者。美姿。能屬文。拯字昌時。咸通未擢進士。遷累考功郎中。黃巢亂。避

地平陽。僖宗召爲翰林學士。帝出寶雞。陷於嗣襄王焜。焜敗。拯死。盧伏尸哭。王行瑜兵逼之。不從。脅以刃。斷一臂死。

封絢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說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當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韋雍妻

韋雍妻蕭。張弘靖鎮幽州也。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蕭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蕭意象晏然。觀者哀歎。是夕死。大和中。楊志誠表其烈。詔贈蘭陵縣君。雍字和叔。擢進士第。

盧氏

房立齡妻盧氏。失其世。立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別一日。示立齡。明無它。會立齡良愈。禮之終身。

魏烈婦

樊彥琛妻魏者。揚州人。彥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帶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乃引刀。斬其指。軍伍欲疆妻之。固拒不從。乃以刃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見害。聞者傷之。

玉英

符鳳妻某氏。字玉英。尤姝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爲獠賊所殺。脅玉英欲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



舟。罵曰。受賊辱。不如死。遂自沈於海。

竇氏二女

竇伯女仲女。京兆奉天人。永泰中。遇賊行剽。二女自匿山谷。賊迹而得之。將逼以私。行臨大谷。伯曰。我豈受污於賊。乃自投下。賊大駭。俄而仲亦躍而墜。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門閭。免其家徭役。官爲庀葬。

李裴雙烈

盧甫妻李氏。秦州成紀人。父瀾。永泰初爲蘄令。梁宋兵興。瀾諭降劇賊數千人。刺史曹昇襲賊敗之。賊疑瀾賣已。執瀾及其弟渤。兄弟爭相代死。李見父被執。亦請代父。遂皆遇害。又有王泛妻裴者。亦俘賊中。欲污之。罵曰。吾衣冠子。豈愛生。受污邪。賊臨以兵。罵不止。乃支解焉。宣慰使李季卿聞狀。詔贈李孝昌縣君。裴河東縣君。瀾渤並贈官。

張氏 (以下宋)

張氏。鄂州江夏民婦。里惡少謝師乞過其家。持刀逼欲與爲亂。曰。從我則全。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可。它也。至以刃斷其喉。猶能走。擒師乞以告鄰人。既死。朝庭聞之。詔封旌德縣君。表墳曰烈女之墓。賜酒帛。令郡縣治奠。

### 郝節娥

郝節娥。嘉州娼家女。生五歲。母娼苦貧。賣於洪雅良家爲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娼。娥不樂。娼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粗細之事。又輒精巧。粗可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終以爲良。可乎。母益怒。且箠且罵。洪雅春時爲蠶叢嗣。娼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娼與娥徐往。娥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摔不使去。不得已留坐中。時時顧酒食。輒唾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過鷄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脫。陽渴求飲。自投于江以死。鄉人謂之節娥云。

### 開封朱氏

朱氏。開封民婦也。家貧。賣巾屨簪珥以給其夫。夫日與俠少飲博。不以家爲事。

犯法徒武昌。父母欲奪而嫁之。朱曰。何迫我如是耶。其夫將行。一夕自經死。且曰。及吾夫未去。使知我不爲不義屈也。吳充時爲開封府判官。作阿朱詩以道其事。

貝州趙氏

趙氏。貝州人。父嘗舉學究。王則反。聞趙氏有殊色。使人劫致之。欲納爲妻。趙曰。號哭慢罵。求死。賊愛其色不殺。多使人守之。趙知不脫。乃給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故信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于賊。益使人守視。益具聘帛。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此矣。問其故。答曰。豈有爲賊污辱至此而尙有生理乎。家人曰。汝忍不爲家族計。趙曰。第亡患。遂涕泣登輿而去。至州。解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死矣。尙書屯田員外郎張寅有趙女詩。

新鄭丁氏

張晉卿妻丁氏。鄭州新鄭人。參知政事度五世孫也。靖康中。與晉卿避金兵於

大隗山。金兵入山。爲所得。挾之鞍上。丁自投於地。戟手大罵。連呼曰。我死。卽死。耳。誓不受辱於爾輩。復挾上馬。再三罵不已。卒乃忽然舉挺。縱擊。遂死杖下。

### 項氏

項氏。吉州吉水縣人。居永昌里。適同里孫氏。宣和七年。爲里胥所逮。至中途。欲侵凌之。項引刀自刺而死。郡以聞。詔贈孺人。旌表其廬。

### 王氏二婦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元初。金人至汝州。二婦爲所掠。擁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屍皆浮出。不壞。人爲收葬之。城外江上。爲雙塚以表之。

### 吳永年妻

何氏。吳人。吳永年之妻也。建炎四年春。金兵道三吳。官兵遁去。城中人死者五十餘萬。永年與其姊及其妻何。奉母而逃。母老待挾持而行。卒爲賊所得。繫其姊及何。何給謂賊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惟命爾。賊信之。行次水濱。謂其

夫曰。我不負君。遂投於河。其姊繼之。

徐閔中女

徐氏。和州人。閔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元三年春。金人犯維揚。官軍望風奔潰。多肆虜掠。執徐欲汙之。徐瞋目大罵曰。朝廷蓄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旣不能赴難。又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頭。以快衆憤。爲汝辱。以苟活耶。第速殺我。賊慚恚。以刃刺殺之。投江中而去。

榮蕤妹

榮氏。蕤女弟也。自幼如成人。讀論語孝經。能通大義。事父母孝。歸將作鹽主簿馬元穎。建炎二年。賊張遇寇儀真。榮與其姑及二女走維揚。姑素羸。榮扶掖。不忍舍。俄賊至。脅之不從。賊殺其女。脅之益急。榮厲聲詬罵。遂遇害。

趙淮妾

趙淮妾。長沙人也。逸其姓名。德佑中。從淮戍銀樹埧。淮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帥

阿尤使淮招李庭芝。淮陽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其尸江濱。妾俘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其死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輿如上。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 譚氏婦

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至元十四年。江南既內附。永新復嬰城自守。大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甌。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熾炭。其狀益顯。

吳中孚妻

吳中孚妻。隆興之進賢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亂。攜孤女。自沈于縣之染步。曰。義不辱吾夫。

劉同子妻

劉同子妻林氏。福州福清人。其父公遇。知名士。同子爲福建招撫使。起義兵。同子亡命。自經死。有司執其妻。具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爲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爲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吾與兄忠義之心。則一也。死且求治。汝於地下。可生爲汝等。凌辱耶。遂遇害。

林老女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婚。紹定三年夏。寇犯邑。入山避之。猝遇寇。欲汙之。不從。度不能脫。給曰。有金帛埋於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甯死於家。決不辱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 吳琪妻

譚氏。英州真陽縣人。曲江村士人吳琪妻也。紹興五年。英州饑。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琪竄去。譚不能俱。與其女被執。譚有姿色。盜欲妻之。譚怒罵曰。爾輩賊也。我良家女。豈若偶耶。賊度無可奈何。害之。同時有南雄李科。謝氏保昌故村人。囚於虔盜中數日。有欲犯之。謝唾其面曰。甯萬段我不殉也。盜怒挫之而去。

## 劉生妻

劉生妻歐陽氏。吉州安福人。生俱新樂鄉。以事出。惡少來。欲侵凌之。歐陽不辱而死。邑人劉寬作詩以弔之。時紹興十年也。

## 四烈婦

董氏。近州滕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盜李昱攻剽滕縣。悅其色。欲亂之。誘諭再三曰。汝不我從。當挫汝萬段。女終不屈。遂斷其骨。劉氏子聞女死狀。大慟。曰。烈女也。葬之。爲立祠。三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



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賊至宣避之。曹堅臥不起。衆賊劫持之。大罵不屈。爲所害。四年盜祝友聚衆於滁州龔家城。掠人爲糧。東安縣民丁國兵者及其妻爲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祠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卽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涂端友妻

涂端友妻陳氏。撫州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黃山寺。賊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叱曰。汝輩鼠竊命若蜉蝣。我良家女。義豈爾辱。縱殺我官兵。卽至爾。其免乎。賊知不可屈。乃幽之屋壁。居數日。族黨有得釋者。咸齎金帛以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聞貞女不出閨閣。今吾被驅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復罵賊不絕。竟死之。

## 永豐師氏

師氏。彭州永豐人。父驥。政和二年。省試第一。宣和中。爲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疏。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害而去。女適范世雍子孝純。建炎初。還蜀。至唐州。方城縣。會賊朱顯終掠方城。孝純先被害。賊執師氏。欲強之。許以不死。師罵曰。吾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吾夫已死。宜速殺我。賊知不可屈。遂害之。

## 樂氏二烈女

南豐樂氏女。父以鬻菓爲業。紹定二年。盜入境。其父買舟挈家走建昌。盜掠其舟。將逼二女。俱不從。一赴水死。一見殺。

## 蕭意辛（以下遼）

耶律奴妻蕭氏。小字意辛。國舅駙馬都尉陶蘇幹之女。母胡獨公主。意辛美姿容。年二十。始適奴。事親睦族。以孝謹聞。嘗與娣姒會。爭言厭魅。以取夫寵。意辛曰。厭魅不若禮法。衆聞其故。意辛曰。脩己以潔。奉長以敬。事夫以柔。撫下以寬。

母使君子見其輕易此之爲禮法自然取重於夫以厭魅獲寵獨不愧於心乎。聞者大慚初奴與樞密使乙辛有隙及皇太子廢被誣奪爵沒入興聖宮流烏古都上以意辛公主之女欲使絕婚意辛辭曰陛下以妾葭莩之親使免流竄實天地之恩然夫婦之義生死以之妾自笄年從奴一旦臨難頓爾乖離背綱常之道於禽獸何異幸陛下哀憐與奴俱行妾卽死無恨帝感其言從之意辛久在貶所親執役事雖勞無難色事夫禮敬有加於舊壽隆中上書乞子孫爲著帳郎君帝嘉其節召舉家還子國隱乾統間始仕保大中意辛在臨漢謂諸子曰吾度盧彥倫必叛汝輩速避我當死之賊至遇害。

蕭按蘭

耶律中妻蕭氏小字按蘭韓國王惠之四世孫聰慧謹愿年二十歸於中事夫敬順親戚咸譽其德中嘗謂曰汝可粗知書以前貞淑爲鑑遂發心誦習多涉古今天慶中爲賊所執潛置於履誓曰人欲汙我者卽死之至夜賊遁而免。

久之。帝召中爲五院都監。中謂妻曰。吾本無宦情。今不能免。我當以死報國。汝能從我乎。按蘭對曰。謹奉教。及金兵徇地嶺西。盡徙其民。中守節死。按蘭悲戚。不形於外。人怪之。俄躍馬突出。至中死所自殺。

### 蕭訛里

耶律朮者妻蕭氏。小字訛里。本國舅孛董之女性。端慤有容色。自幼與他女異。年十八歸朮者。謹裕貞婉。娣姒推尊之。及居朮者喪。極哀毀。旣葬。謂所親曰。夫婦之道。如陰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表則裏無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朮者早歲登朝。有才不壽。天禍妾身。罹此酷罰。復何依恃。儻死者可見。則從不可見。則當與俱侍婢。慰勉竟無回意。自刃而卒。

### 王烈婦 (以下金)

李寶信妻王氏。寶信爲義豐縣令。張覺以平州叛。王氏陷賊中。賊欲逼室之。王氏罵賊。賊怒。遂支解之。大定十二年。贈貞烈縣君。

韓慶民妻

韓慶民妻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姓氏。慶民事遼。爲宜州節度使。天會中攻破宜州。慶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將士。其妻誓死不從。遂自殺。世宗讀太宗實錄。見慶民夫婦事。嘆曰。如此節操。可謂難矣。

尹氏

尹氏。完顏猪兒之妻也。猪兒系出蕭王。天興二年正月。從哀宗爲南面元帥。戰死黃陵岡。其妻金源郡夫人。聞猪兒死。聚家資焚之。遂自縊。年三十一。猪兒贈官。弟長住卽日詔補護衛。

白氏

白氏。蘇嗣之之母。許州人。宋尙書右丞子由五世孫婦也。初東坡穎濱叔黨。俱葬郊城之小峨眉山。故五世皆居許昌。白氏年二十餘卽寡居。服除。外家迎歸。兄嫂竊議改醮。白氏微聞之。牽車徑歸曰。我爲蘇學士家婦。又有子。乃欲使我。

失身乎。自是外家。非有大故。不往也。嘗於宅東北爲祭室。畫兩先生像。圖黃州龍川故事。壁間香火。嚴潔。躬自灑掃。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過其家。奠之。天興元年正月庚戌。許州被兵。嗣之爲汴京廂官。白拜辭。兩先生前曰。兒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矣。敢以告。卽自縊於室側。家人并屋焚之。年七十餘。嗣之本名宗之。避諱改焉。

### 欒氏

相琪妻欒氏。有姿色。琪爲萊州掖縣司吏。貞祐三年八月。紅襖賊陷掖縣。琪與欒氏及子。俱爲所得。賊見欒悅之。殺琪及其子。而誘欒奮起。以頭觸賊。而仆罵曰。我豈爲犬彘所汗者哉。賊怒殺之。追封西河縣君。謚莊潔。

### 烏古論氏

烏古論氏。伯祥之妹。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之妻也。伯祥朝貴。中聲譽籍甚。胡土門死。王事崔立之變。衣冠家婦女。多爲所汗。烏古論氏謂家人曰。吾夫不辱。

朝。廷。我。敢。辱。吾。兄。及。吾。夫。乎。卽。自。縊。一。婢。從。死。

溫特罕氏

溫特罕氏。夫完顏忙哥五孕山宣差提控回里不之子也。系出蕭王忙哥叔父。益都節度。秦州爲大元兵所攻。適病不能軍。忙哥爲提控獨當一面。兵退而益都死。忙哥以城守功。世襲謀克。收充奉御。及崔立之變。忙哥義不受辱。與其妻訣。妻曰。君能爲國家死。我不能爲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將安歸。是日夫婦以一繩同縊。婢從之。

完顏妻

參政完顏素蘭妻。亡其姓氏。當崔立之變。謂所親曰。吾夫有天下重名。吾豈肯隨衆陷身以辱吾夫乎。今日一死固當。但不可無名而死。亦不可離吾家而死。卽自縊于室。

齊氏 (以下元)

王履謙妻齊氏。太原人。治家嚴肅。克守婦道。至正十八年。賊陷太原。齊氏與二婦蕭氏呂氏及二女避難於趙莊石巖。賊且至。度不能免。顧謂二女曰。汝家五世同居。號爲清白。豈可虧節辱身以苟生哉。長女曰。吾夫已死。今爲未亡人。得死爲幸。呂氏曰。吾爲中書左丞之孫。義不受辱。齊氏大哭。乃與二婦二女及二孫女。俱投岩下以死。

### 金氏母女

金氏。詳定使四明程徐妻也。京城既破。謂其女曰。汝父出捍城。我三品命婦。汝儒家女。又進士妻。不可受辱。抱二歲子及女赴井死。

### 岳氏

徐揉頭妻岳氏。大都人。兵入都城。岳氏告其夫曰。我等恐被驅逐。將奈何。其夫曰。事急惟有死耳。何避也。遂火其所居。夫婦赴火以死。其母王氏二女一子。皆抱持赴火死。



羅妙安

鄭琪妻羅氏。名妙安。信州弋陽人。幼聰慧。能暗誦列女傳。年二十歸琪。琪家世宦族。同居百餘口。羅氏執婦道無間言。琪以軍功擢鉛山州判官。羅氏封宜人。至正二十年。信州陷。羅氏度弋陽去州不遠。必不免於難。輒取所佩刀。淬礪令銛甚。琪問何爲。對曰。時事如此。萬一遇難。爲自全計耳。已而兵至。羅氏自刎死。時年二十九。

申氏安氏

李弘益妻申氏。冀寧人。至正二十年。賊陷冀寧。申語弘益曰。君當速去。勿以我婦人相累。若賊入吾室。必以妾故害及君矣。言訖投井死。弘益既免於難。再娶安氏。居二歲而弘益以疾卒。安氏時年三十。泣謂諸親曰。女子一適人。終身不改。不幸夫死。雖生亦何益哉。乃竊入寢室。膏沐薰裳。自縊於柩側。

袁氏

李馬兒妻袁氏。瑞州人。至正二十二年。李病沒。袁氏年十九。誓不再嫁。以養舅。姑有王成者。聞袁氏有姿色。挾勢欲娶之。袁氏曰。吾聞烈女不更二夫。寧死不。失身也。遂往夫墓。痛哭。縊死樹下。

### 李世安妻

王氏。成都李世安妻也。年十九。世安卒。夫弟世顯欲收繼之。王氏不從。引刀斷髮。復自割其耳。創甚。親戚驚嘆。爲醫療百日乃愈。

### 柯烈婦

柯節婦陳氏者。長樂石梁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賊劫石梁。其夫適在縣郭。陳氏出避賊。道與賊遇。被執以行。陳氏且行且罵。賊亂捶之。挾以登舟。罵不已。忽振厲。自投江中。其父方臥病。見其女至。呼之不應。駭曰。吾豈夢耶。旣而有自賊中歸者。言陳氏死狀。乃知其鬼也。明日屍逆流而上。止石梁岸傍。時盛暑。屍已變。其夫驗其背有黑子。乃慟哭曰。死是吾妻。昇歸斂之。

從信妻

李冬兒甄城人。丁從信妻也。年二十三。從信歿。服闋。父母呼婦問之曰。汝年少居孀。又無子。何以自立。吾爲汝再擇壻。何如。冬兒不從。詣從信冢。哭欲縊墓樹。上家人防之。不果。日暮。還從信家。夜二鼓。入室。更新衣。自經死。

王氏

李君進妻王氏。遼陽人。大德八年。君進病卒。人葬將發引。親戚隣里咸會。王氏謂衆曰。夫婦死同穴。義也。吾得從良人。逝不亦可乎。因撫棺大慟。嘔血升許。卽仆于地死。衆爲斂之。與夫連柩出葬。過者數百人。莫不洒泣。

移刺氏

移刺氏。同知湖州路事。耶律忽都不花妻也。夫歿。割耳自誓。旣葬。廬墓側。悲號不食死。

趙哇兒

趙氏。名哇兒。大甯人。年二十。夫蕭氏病劇。謂哇兒曰。我死汝年少。若之何。哇兒曰。君幸自寬。脫有不可諱。妾不獨生。必從君地下。遂命匠制巨棺。夫歿。卽自經。死。家人同棺斂葬焉。

### 王醜醜

闕文興妻王氏。名醜醜。建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爲其萬戶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吊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給賊曰。俟吾葬夫。卽汝從也。賊許之。遂脫得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旣熾。卽自投火中。爵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侯。諡曰英烈。王氏曰貞烈夫人。有司爲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 楊氏

楊氏。東平須城人。夫郭三。從軍襄陽。楊氏留事舅姑。以孝聞。至元六年。夫死。戍所。母欲奪嫁之。楊氏號痛自誓。乃已。久之。夫骨還。氏曰。新婦年少。終必他適。可。

令吾子鰥處地下耶。將求里人亡女骨合瘞之。楊氏聞益悲。不食五日。自經死。遂與夫共葬焉。

周氏

周氏灤平石城人。年十六。適李伯通。生一子名易。金末。伯通監豐潤縣。國兵攻之。城破不知所終。周氏與易被虜。謂偕行者曰。人苟愛其生。萬一受辱。不如死也。卽自投於塹。主者怒。拔佩刀三。刖其體而去。得不死。遂攜易而逃。間關至汴。績紕以自給。教易讀書有成。

朱錦哥

趙彬妻朱氏。名錦哥。洛陽人也。天歷初。西兵掠河南。朱氏遇兵五人。被執。逼與亂。朱氏拒曰。我良家婦。豈從汝賊耶。兵怒。提曳箠楚之。朱氏度不能脫。印給謂之曰。汝幸釋我。舍後井傍。有瘞金。當發以遺汝。兵信之。乃隨其行。朱氏得近井。卽抱三歲女。踴身赴井中死。

五十三妻

貴哥蒙古氏同知宣政院事羅五十三妻也。天歷初。五十三得罪貶海南。籍其家。詔以貴哥賜近侍卯罕。卯罕親率車騎至其家迎之。貴哥度不能免。令婢僕以飲食延卯罕於廳事。如廡。自經死。

侯氏

有侯氏者。鈞州曹德妻。德病死。侯氏語人曰。年少夫亡。婦人之不幸也。欲守吾志。而亂離如此。其能免乎。遂縊死於墓。

衣氏

衣氏。汴梁儒士孟志剛妻。志剛卒。貧而無子。有司給以棺木。衣氏給匠者曰。可寬大其棺。吾夫有遺衣服。欲盡置其中。匠者然之。是夕。衣氏具鷄黍祭其夫。家棺所有悉散之。隣里及同居王媪曰。吾聞一馬不被兩鞍。吾夫既死。與之同棺。共穴可也。遂自剄死。

湯輝妻

湯輝妻張氏。處州龍泉人。會兵亂。其家財先已移入山砦。夫與姑共守之。舅以疾未行。張歸。任藥膳。且以輿自隨。既而賊至。卽命以輿載其舅而已。遇賊。賊以刀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請受刃。賊未忍殺。張懼。汚卽奪其刃。自割死。年二十七。

張訥妻

張訥妻劉氏。藍田人。訥爲監察御史。早卒。劉守志不二。河東受兵。劉氏二子衡。衍。俱以事出外。度不能自脫。遂與二婦孫氏。姚氏。決死。盡發貲囊。分給家人。婦姑同縊焉。

陶宗媛

陶宗媛。台州人。儒士杜思綱妻也。歸杜。四載而夫亡。矢志守節。台州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爲游軍所執。迫脅之。媛曰。我若畏死。豈留此耶。任汝殺我。

以從姑於地下。爾遂遇害。其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 朱氏母女

黃仲起妻朱氏。杭州人。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其女臨安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找別母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爲我看守。日暮我當至也。朱氏聞之。懼受辱。遂與女俱縊死。妾馮氏見其母子已死。嘆曰。吾生何爲受辱耳。亦自縊死。繼而仲起弟妻蔡氏抱幼子立童與乳母湯氏皆自縊。及暮賊至。見諸屍滿室。執仲起將殺之。哀求得脫。賊遂盡掠其家財而去。

### 劉公翼妻

劉公翼妻蕭氏。濟南人。有姿色。雜通書史。至正十八年。聞毛貴兵將壓境。豫與夫謀曰。妾詩書家女。誓以冰雪自將。儻城陷。被執。悔將何追。妾以二子一女累君。去作清白鬼於泉下耳。夫曰。事未至。何急於此。居亡何。城陷。蕭解條自縊死。

### 劉烈婦



安志道妻劉氏。廣州人。志道及劉氏之弟明理。並登進士第。劉氏避兵匿岩穴中。軍至欲污之。劉氏曰。我弟與夫。皆進士也。我豈受汝辱乎。軍士以兵磨其體。烈大罵不輟聲。軍怒乃鈎斷其舌。含糊而死。

何氏

何氏者。處之龍泉縣季銳妻也。因避兵於邑之繩門巖。賊至。何氏被執。欲污之。乃與子榮兒。女回娘。投崖而死。

張正蒙妻

張正蒙妻韓氏。紹興人。正蒙嘗爲湖州德清稅務提領。至正十九年。紹興兵變。正蒙謂韓氏曰。吾爲元朝臣子。於義當死。韓氏曰。爾果能死於忠。吾必能死於節。遂俱縊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既亡。吾何以獨生。亦投崖而死。

焦士廉妻

焦士廉妻王氏。博興人。養姑至孝。至正十七年。毛貴作亂。官軍競出虜掠。王氏

被執給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共取也。信之。隨王氏至墓所。王氏哭曰。我已得死所矣。實無藏銀。汝可於此殺我。乃與妾杜氏皆遇害。

### 華氏

有華氏者。大同張思孝妻。爲貂高兵所執。以不受辱。見殺其婦劉氏。僵壓姑屍。尤罵不已。兵併殺之。後家人殮其屍。婦姑之手猶相持不捨。

### 禹素清

吳守正妻禹氏。名淑靖。字素清。紹興人。至元十六年。徙家崇德之石門。淑靖嘗從容謂守正曰。方今羣盜蜂起。萬一不測。妾惟有死而已。不使人污此身也。是年夏。盜陷崇德。淑靖倉皇攜八歲女登舟以避。有盜數輩奔入其舟。將犯淑靖。淑靖乃抱幼女投河死。

### 于同祖妻曹氏

于同祖妻曹氏。茶陵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間。同祖在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

二十年。茶陵陷。曹氏聞婦女多被驅逐。謂其夫及子曰。是尙可全生乎。我義不辱身。以累汝也。顧舅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剄死。妾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剄。絕而復蘇。曰。得從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趙氏

宋謙妻趙氏。大都人。兵破大都。趙氏子婦溫氏。高氏。孫婦高氏。徐氏。皆有姿色。合謀曰。兵且至矣。我等豈可辱身以苟全哉。趙卽自經死。諸婦四人。諸孫男女六人。衆妾三人。皆赴井而死。

許氏

趙洙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之姪女也。至正十九年。紅巾賊陷遼陽。洙時爲儒學提舉。夫婦避亂。匿資善寺。洙以叱賊見害。許氏不知也。賊甘言誘許氏。令指示金銀之處。許氏大言曰。吾詩書冠冕。故家不幸。遇難。但知守節而死。他皆不知也。賊以刃脅之。許氏色不變。已而知其夫死。因慟哭。仆地罵聲不絕。口且

曰。吾母居武昌死於賊。吾女兄弟亦死。賊今吾人又死焉。使我得報汝。當醢汝矣。遂遇害。寺僧見許氏死狀。哀其貞烈。賊退。與洙合葬之。

### 丁尙賢妻

丁尙賢妻李氏。汴梁人。年二十餘。有姿容。至正十五年。賊至欲虜之。李氏怒曰。吾家六世義門。豈能從賊以辱身乎。於是闔門三百餘口。俱被害。

### 呂彥能姊

呂彥能者。陵州人。至正十八年。賊犯陵州。彥能與家人謀所往。其姊久嫠居。寓彥能家。先曰。我喪夫二十年。又無後。不死何爲。苟辱身。則辱吾弟矣。赴井死。其妻劉氏語彥能曰。妾爲君家婦。二十八年。茲不幸逢亂。離必不負君。君可自往。妾入井矣。彥能二女及子婦王氏二孫女。皆隨劉氏。溺井。一門死者七人。

### 也先忽都

也先忽都。蒙古欽察氏。大寧路達魯花赤鐵木兒不花之妻。以夫恩封雲中郡

君夫坐事免官。居大甯。至正十八年。紅巾賊至也。先忽都與妾玉蓮走尼寺中。爲賊所得。令與衆婦縫衣。拒不肯爲。賊嚇以刃也。先忽都罵曰。我達魯花赤妻也。汝曹賊也。我不能爲針工。以從賊。賊怒殺之。玉蓮因自縊者。凡三賊併殺之。先是其子完者帖木兒。年十四。與父出城。見執於賊。完者拜哭。請以身代父死。賊愛完者姿秀。遂挈以從。久之乃獲脫。歸訪母屍。并玉蓮葬焉。

毛氏

周婦毛氏。松陽人。美姿色。至正十五年。隨其夫避亂麻鷺山中。爲賊所得。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詈曰。碎骨賊。汝碎則臭。我碎則香。賊怒。刳其腸而去。年二十九。

高麗氏

高麗氏。宣慰副使孛羅帖木兒妻也。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其夫死於兵。謂人曰。夫旣死矣。吾安能復事人乎。乃積薪塞戶。以火自焚而死。

卜顏的斤

觀音奴妻。卜顏的斤。蒙古氏。宗王黑閭之女。大都被兵。卜顏的斤謂其夫曰。我乃國族。且年少。必不容於人。豈惜一死。以辱家國乎。遂自縊而死。時張棟妻王氏。語家人曰。吾爲狀元妻。義不可辱。赴井死。其姑哭之。慟亦赴井死。

潘妙圓

徐允讓妻潘氏。名妙圓。山陰人。至正十九年。與其夫從舅避兵山谷間。舅被執。夫泣以救舅脫。夫被兵所殺。欲強辱潘氏。潘氏因給之曰。我夫旣死。我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可無憾也。兵信之。聚薪以焚其夫。火旣熾。潘氏且泣且語。遂投夫以死。

蔡氏

諸暨蔡氏者。王琪妻也。至正二十二年。張士誠陷諸暨。蔡氏避之長甯鄉山中。兵猝至。有造紙鑊方沸。遂投其中而死。

蔡三玉

蔡三玉。龍溪陳端才妻也。盜起漳州。掠龍溪。父廣瑞與端才各竄去。三玉獨偕夫妹出避隣祠中。盜入斫夫妹。見三玉美。不忍傷。與里婦歐氏同驅納舟中。行至柳營江。迫妻之。三玉佯許。諾因起更衣。自投江水而死。越三日。屍流至廣瑞舟側。廣瑞識爲女。收斂之。歐氏脫歸言狀。有司高其操。爲請表之。乃命旌門復役。仍給錢以葬。

高氏婦

有高氏婦者。同郡人也。攜其女從夫出避亂。見道旁空舍。入其中。脫金纏臂與女。且語夫。令疾行。夫挈女稍遠。乃解足紗自經。賊至焚其舍。夫抵儀真。夜夢婦來告曰。我已縊死彼舍矣。其精爽如此。

劉氏二女(以下明)

劉氏二女。興化人。嘉靖四十一年。與里中婦同爲倭寇所掠。繫路傍神祠中。倭

飲酣。遍視繫中。先取其姊。姊厲聲曰。我名家女也。肯污賊乎。倭笑慰之曰。若從我。當詢父母歸汝。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時尙論歸耶。倭尙撫背作款曲狀。女怒。大罵。時黃昏。倭方縱火。女卽赴火死。已復侵其妹。妹又大罵。倭露刃脅之。不爲動。曰。欲殺卽殺。倭欲強犯之。女給曰。吾固願從。俟姊骨燼。乃可。否則不忍也。倭喜。負薪益火。火熾。女又赴火死。時同死者四十七人。二女爲最。

### 孫烈女

孫烈女。五河人。性貞靜。不苟嬉笑。母朱卒。繼母李。攜前夫子鄭州兒來。州兒恃母欲私女。嘗以手挑之。女忿批其頰。一日。女方治麵。州兒從後接之。女揪髮。覓刃。州兒齧其臂得脫。女奔訴於姊。姊觸地慟哭曰。母不幸。父又他出。賊子敢辱我。必手刃之。而後死。姊曲撫慰。乃以臂痕示李。使戒戢之。州兒不悛。給李曰。兒採薪臂力不勝。置遺束於路。李往取之。歸則戶扃甚嚴。從母舒氏亦趨至。曰。初聞如小犢悲鳴。繼又響震如雷。必有異。并力啓之。州兒死闔下。項幾斷。女亦倚壁。



死。蓋州兒誑母出。調女。女陽諾。而使之閉門。既躡。其後而殺之也。

孫氏母女

孫氏。吳縣衛庭珪妻。隨夫商販。寓潯陽小江口。竊王陷九江。庭珪適他往。所親急邀孫共逃。孫謂兩女金蓮玉蓮曰。我輩異鄉人。汝父不在。逃將安之。今賊已劫隣家矣。奈何。女曰。生死不相離。要當爲父全此身耳。於是母子共一繩自束。赴河死。

龔烈婦

龔烈婦。江陰人。年十七。嫁劉玉家。貧。力作養姑。姑亡。相夫營葬。夫又亡。無以爲歛。里有羨婦色者。欲助以棺。龔覺其意。辭之。既又強之。龔恐無以自脫。乃以所生六歲男三歲女寄食母家。是夜積麥藁屋中。舉火自焚。抱夫屍死。

宣烈婦

宣氏。嘉定張樹田妻。夫素狂悖。與宣不睦。夫病。宣晨夕奉事。及死。誓身殉。時樹

田友人沈思道亦死。其婦孫與宣以死相要。各分尺帛。孫先自經。或勸宣曰。彼與夫相得。故以死報。汝何爲效之。宣歎曰。予知盡婦道而已。安論夫之賢不賢。卒縊死。

### 郭烈婦

郭氏。大田人。鄧茂七之亂。鄉人結寨東巖。寨破。郭裸幼兒走。且有身。爲賊所驅。郭奮罵。投百尺巖。下與兒俱碎。亂石間。胎及腸胃。迸出。狼藉巖下。賊據高瞰之。皆歎曰。真烈婦也。瘞之而去。

### 莊烈婦

莊氏。海康吳金童妻。成化初。廣西流寇掠鄉邑。莊隨夫避新會。備劉銘家。銘見莊美。欲犯之。屢誘不從。乃令黨梁狗。同金童入海捕魚。沒水死。越三日不還。莊求之海濱。屍浮岸側。手足被縛。腫腐不可辨。莊以衣識之。歸攜女赴水。抱夫屍而沒。翌日。三屍隨流。遶銘門。去而復還。土人感異。殯祭之。然莫知銘殺也。後梁

狗漏言。有司並捕考。處以極刑。

陳氏女

陳氏祥符人。字楊瑄。未嫁而瑄卒。女請死。父母不許。欲往哭。又不許。私剪髮屬媒氏置瑄懷。汴俗聘女以金書生年月日畀男家。號定婚帖。瑄母乃以帖裹其髮置瑄懷以葬。女遂素服以居。無何。父母謀改聘。女縊死。後五十三年。至正德中。瑄姪永康改葬瑄。求陳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及定婚帖。鮮完如故。葬三年。歧穀了瓜。產墓上。

馬烈婦

余佈妻馬氏。吳縣人。歸五年。夫死無子。家酷貧。姑欲奪其志。有田二畝半。得粟不以與婦。馬不爲動。姑潛納他人聘。一夕。鼓吹臨門。趣治裝。馬入臥室。自經死。几上。食器。糠粃。尙存。

盧佳娘

福清李廣妻盧佳娘。婚甫十月。廣暴卒。盧慟絕。復甦。見廣口鼻出惡血。悉飮食之。既歿。哭輒僵仆。積五六日。家人防懈。潛入寢室。自經。

### 丁錦孥

唐方妻。浙新昌丁氏女。名錦孥。洪武中。方爲山東僉事。坐法死。妻子當沒爲官婢。有司按籍取之。監護者見丁色美。借梳掠髮。丁以梳擲地。其人取掠之。持還。丁罵不受。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辱我。非死無以全節。肩輿過陰澤崖峭。水深。躍出赴水。衣厚不能沈。從容以手歛裙。隨流而沒。年二十八。時稱其處爲夫人潭。

### 馬月娥

月娥。西域人。元武昌尹職馬祿丁女也。少聰慧。聽諸兄誦說經史。輒通大義。長。適蕪湖葛通甫。事上撫下一。秉禮法。長姒盧。率諸婦女。悉受其教。太祖渡江之六年。僞漢兵自上游而下。盧曰。太平有城郭。且嚴兵守。可恃。使月娥挾婦女往。

避之。未幾寇至城陷。月娥歎曰。吾生詩禮家。可失節於賊邪。抱幼女赴水死。諸婦女相從投水者九人。方盛暑。屍七日不浮。顏色如生。滬人爲巨穴合葬之。故居之南。題曰十女墓。娥弟丁鶴年幼通經史。皆娥口授也。後通甫與盧皆死於寇。

程烈婦

程氏。揚州胡尙綱妻。尙綱嬰危疾。婦刲腕肉噉之。不能咽而卒。婦號痛不食。二日。懷孕四月矣。或曰。得男可延夫嗣。徒死何爲。答曰。吾亦知之。倘生女。徒苟活數月耳。因復食。達月果生男。明年殤。卽前語翁姑曰。媳不能常侍奉。有娣姒在。無悲也。復絕食。二日。其姑撫之曰。爾父母家二百里內。若不俟面訣乎。婦曰。可急迎之。日飲米瀋一匙以待。逾十有二日。父母遣幼弟至。婦曰。是可白吾志。自是滴水不入口。徐檢篋中簪珥。令辦後事。以其餘散家人。并鄰嫗嘗通問者。復自卜曰。十八九日皆良。吾當逝。向曾刲肉救夫。夫不可救。以灰和之。置牀頭。可

附。吾左腕以示全歸。遂卒。

阿保（以下清）

阿保者。小家女也。父母早卒。育於比隣金氏媪。及長。頗有姿。媪欲倚之爲錢樹子。阿保泣曰。豢養之恩。沒齒不忘。雖鬻我爲妾。爲婢。我不敢怨。若令墮入煙花。則刀鋸鼎鑊。不能奪我志也。媪無如何。鬻於某姓爲妾。而大婦妬甚。日加鞭笞。體無完膚。阿保惟飲泣而已。一日婦乘夫外出。送之歸。金媪而以逃亡告其夫。阿保俟夫歸。作書曰。陳杳無復書。亦未知其得達否。金媪乃僞爲其夫書。命其他適。阿保得之。卽日仰藥死。嗚呼。此女節烈之行如此。而淹沒無聞。談者並姓氏里居而失之。是可慨矣。

吳瓊香

吳瓊香者。湖南沅陵士族女也。幼孤。依其舅寓居武陵。咸豐四年。粵寇至。舅家咸避去。獨女隨其舅居危城中。城破。女謂舅速去。舅曰。若母以汝託吾。吾舍汝

去。何。面。目。見。汝。母。於。地。下。乎。女。曰。甥。累。舅。非。一。日。今。危。急。之。際。豈。忍。復。以。辱。軀。爲。舅。累。哉。入。室。雉。經。死。越。數。日。賊。入。其。居。時。方。酷。暑。訝。其。屍。久。而。不。臭。解。視。之。衣。皆。縫。紉。胸。前。一。詩。云。城。破。身。難。辱。途。危。志。愈。貞。千。秋。名。節。重。兩。字。死。生。輕。未。報。君。親。德。羞。懷。兒。女。情。願。將。三。尺。組。畢。此。百。年。身。

王氏

粵東丁維勳。賈於滬上。娶婦王氏。甫踰年。丁病瘵。王扶持維謹。丁自知不起。語王。盍自爲計。王以死自誓。越日疾亟。又言之。王曰。君何不諒之。甚。乃趨別室。縊而死。丁大感慟。將殮。力疾起拜。無何亦死。此婦殉夫於夫未死之前。似乎太早。然因其夫再三勸令自爲計。故以死自明。亦田先生不使人疑之意也。余幼時嘗作秋胡婦詩曰。桑下相逢本偶然。黃金翻似試嬋娟。妾身願學田光死。一使人疑不值錢。此婦殆亦此意矣。

粵人某甲。遊於滬。悅一妓名紫娟。脫藉攜之歸。將偕老矣。俄某以訟事破家。鬻於平康。以其貲料理訟。始解娟入青樓。鬱鬱不自得。甲時往慰喻之。擬重爲脫籍。而苦無資。乃復至滬。將釀於舊友。而無成。娟在粵。日夕企望。忽有傳甲已在滬。物故者。遂服阿芙蓉膏死。同伴覺之。救治復蘇。其事傳聞至滬。人咸義之。助甲使歸。復圓破鏡焉。此女以旣嫁之雲英。爲下車之馮婦。未免可惜。然本妓也不能責以不貞。且其自鬻也。所以解其夫之訟。其再入風塵而不死也。所以待其夫之贖。則其固未嘗一日忘其夫也。善善從長。仍以貞烈許之可矣。

### 徐烈女

徐烈女。浙江歸安人。小槎大令之女也。有齋表度。其妓秉德。禮已習於牖下。言不出於柴外。許嫁同里鄭氏。五兩之幣旣將。三周之輪未御。其時蘇臺告陷。菰城戒嚴。附近保聚。咸遭磷轢。烈女家在雙林鎮。厥土衍沃。其民饒富。爲所覬覦。非伊朝夕。咸豐十年。十有二月之八日。賊果大至。雖開黃皮之室。難敵赤眉之



兵。空。驅。黑。雲。之。都。莫。與。白。波。之。賊。金。鏞。雨。集。彤。珠。星。流。田。單。鐵。車。固。非。素。具。袁。閔。土。室。豈。能。久。匿。烈。女。潛。出。後。戶。將。投。清。流。爲。賊。所。遮。抗。志。不。屈。蒙。袂。疾。走。負。石。自。投。越。三。日。賊。退。家。人。求。得。其。屍。茹。清。飲。潔。衣。苔。帶。藻。肌。骨。未。殞。刃。痕。猶。新。烏。乎。可。謂。烈。女。矣。台。臣。上。聞。璽。書。褒。美。所。司。旌。表。一。如。律。令。

倪烈婦

烈婦王氏。杭之仁和人也。花開夢裏。本是水仙。生到小家。恥名碧玉。及笄適邑人倪德昌。琴瑟之調未久。藁砧之病先侵。安否如何。猶作低聲之問。傷哉貧也。何來高手之醫。三月眉齊。一朝鏡破。車停隔巷。尙是新入。賦寫空閨。已種寡婦。當是時也。婦豈不能效摩笄之烈。爲絕絃之聲。劍雌雄而俱沈。石陰陽而并碎。徒以家無築里。堂有姑妯。敢拋白髮尊章。去殉黃泉夫壻。然而荒年穀貴。巧婦炊難。採芑勝而無花。種蕪菁而不實。儉同坡老。挂屋無錢。貧等魯公。舉家食粥。寒衾不絮。冷突將塵。彼不諒者。未免因苦節之難貞。疑甘言之可動。春已深而

而雉媒集。夜方靜而鳩鳥飛。竟以雪裏幽蘭。視作風中弱絮。而謀皆成於唾耳。事難得於察眉。婦不之覺也。直至厥明期訂。薄暮翁婦待一宿之酒成。便六萌之車到。而後以謀告婦。婦慨然曰。舅姑之命。吾何言哉。於是微而五忽之絲。麤而七升之布。悉皆攜出。燈前歸之堂上。舅姑感其意厚。亦復心非木石。涕下萑蘭。而初不料載色載笑。已存必死之心。一鉢一鍼。便是無言之訣也。三更漏盡。一盃燈殘。報人定而遠寺鐘鳴。問夜作而鄰家火熄。婦乃撒恩恩之環。瑱縫密。密之夜。裳制兩淚。而無言啓雙扉。而竟出一橋橫。亘萬戶。齊扁黑月。不光青天。無色寂寂。啼鳥之夜。森森擲鷓之風。鬼車繞樹。而飛鳴訛火。因風而明滅。膽怔。佂其欲碎。心搖落。以難持。然而一死是期。百端俱絕。竟褰裳以往。遂懷石以投。於道光八年某月日。赴太平橋水死。嗚呼烈哉。夫使婦而出尹姑之門。適金張之族。受公宮四教。讀女誡七篇。節雖高。事猶易耳。乃以閤閤刺草之家。窮巷樅樞之女。所習惟翦繡之事。所聞惟邱里之言。兼之住近愁台。生疑苦縣。二十四

番之信初傳。便驚春去。七十二毒之嘗已徧。絕少甘回。能無夜夜金釭。含愁獨對。年年石闕。墮淚難乾。而乃水與同清。死拚不朽。自譜沈湘之操。高歌河女之章。珊瑚生海底。而愈堅。金石流波中。而自定。然後知連城之壁。不必產管涔之山也。夜光之珠。不必出孟津之水也。今日者。絲綸恩重。綽縵風高。登太史之書。懷清台古。入將軍之畫。正節圖新。然而婦之烈人。能道之。婦之孝。世未知之。當里人爲婦請旌也。其大旨謂舅姑不憐。嫠緯惟識。錢刀脅以曲從。加之恫喝。以致烈婦盟心白水。畢命清流。而忽焉樹策策以俱鳴。燈昏昏以欲滅。若或瞰乎室外。如將嘯乎梁間。始悟婦不欲成一己之名。而彰二人之失也。因改逼嫁爲勸嫁。嗚呼。惡聲無出。純臣去國之心。令名是貽。孝子事親之義。可謂賢矣。敘其大略。傳以小。文庶後人仰松柏之節高。憫卷施之心苦。毋忘太平橋畔。有此貞魂也。

范婉如

范某。年四十無子。止一女名婉如。頗婉孌可愛。有甥李仙槎。五歲而孤。偕其母以歸。與婉如年相若。交相憐也。仙槎性柔和。范妻亦喜之。呼爲李郎。仙槎母將死。泣謂范曰。吾惟此子。恨不見其娶婦。婉如我所愛也。異日無令歸他族。吾死日暝矣。仙槎已長。范予千金使營什一利。而仙槎不善經營。數年折閱殆盡。范因憾之。寢前議。仙槎聞之。仰藥死。婉如亦縊以殉。范大悔恨。合葬之。

### 符烈婦

符烈婦。姓牛氏。河南嵩縣人。父牛元吉。婦生三歲。許嫁同縣貢生符篆玉之子錫蕃。道光十二年。歸符氏。年十七時。舅姑皆在。且有祖姑。老而多病。婦奉侍甚謹。祖姑臨終。謂其姑曰。新婦真孝婦也。婦歸十年。而錫蕃卒。無子。婦欲死之。其生母雷謂之曰。爾尙有舅姑。且壻無嗣。奈何死乎。婦曰。諾。已而嗣其夫先之子。廷揚爲子。婦親教之。或廷揚讀書稍懈。輒流涕。撻母子。常相抱而哭。咸豐二年。舅姑相繼卒。時廷揚已屢應童子試矣。婦出所蓄私貲爲廷揚。援例入成均。

五年九月服闋。婦如母氏省其生母。數日始歸。歸則與娣姒輩語家事。又諄諄訓其子。若歸語甚悉。聞者咸謂偶語及之。未之異也。十月五日夜。縊而死。年四十歲。距未亡十有三年矣。婦歷十三年之久。竟成初志。從容就義。可謂心堅金石者矣。於是皆大驚歎。聞於有司。有司具其事以上。

羅氏

嚴循閑妻羅氏。華容人也。循閑性通敏。好滑稽。以羅貌寢。弗善也。期年生一女。遂不入其室。羅獨與女居室中。如未亡人。然事舅姑。彌謹。中饋之事。無闕。循閑多賓客。客至。循閑未嘗入。而謀然飲饌。悉具。雖黽勉同心者。或未逮也。久之。循閑病。羅侍牀側。煑藥。進糜。夙夜不稍懈。如是者二百餘日。而循閑病益篤。羅抱其女哭。而言於姑曰。脫有不諱。願姑善視此女。及循閑死。羅哭極哀。兩手拊地。十指冰裂。爪甲盡脫。姑令婢媪環守之。是夜人定。守者稍倦。縊死。棺側遂合葬焉。里人爲之誄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韓烈婦

韓烈婦。姓費氏。江蘇吳縣人。父某。官直隸長垣縣知縣。幼讀書。明大義。年十二。其母徐。及其生母李。相繼逝。哀慟如成人。及長。許嫁同縣韓少蓮。韓父蓮洲君。曾權知河南溫縣。前卒。少蓮奉其母錢宜人。依其姊壻居保定。光緒九年八月。就姻於長垣。既成禮。甚相得。而少蓮故羸弱。途中又感疾。俄病篤。婦百計醫療。剖肱肉。羹以造。竟罔效。明年正月丁亥。遂卒。婦慟甚。誓從死。家人環護。未得聞。婦私念。吾父年七十矣。若死於此。傷老父心。不可。乃忍不死。奉其夫之喪歸於保定。拜其姑。時錢宜人。瘍生於指。婦晨夕吮血。傅藥。不脫。經帶者旬有五日。姑疾愈。承姑命。奉喪歸蘇州。而貧不能成行。輶軸之費。撤環瑱佐之。乃克歸於先兆。族長老聚謀。謂婦之賢。不可無後。以其夫兄之子濟修子焉。濟修方從其父居河南。婦寄以五經一表。硯一枚。曰。期爾繼乃父書香也。濟修未及歸。而婦竟以八月己卯。仰藥死。檢篋中得遺書。言曩所以不死者。恐傷親心。且以夫柩未。

歸耳。今則可矣。婢媼輩幸無救治。我徒苦我。使再死無謂也。其附身附棺之物。皆躬自料量。人無知者。蓋其死志久定矣。年二十有七。自成婚至徇夫以死。甫一稊耳。有絕命詩八章。濟修刻以傳於世。讀者悲之。

論曰。余讀烈婦絕命詩。知其母疾篤時。亦嘗有割股之事。以十二齡女子。而能辦此。天性固過人哉。其夫有妾曰麟徵。遺詩中猶及之。勉以事姑。其賢孝又可知也。成婚四月。遽失所天。艱難歸里。從容赴義。嗚呼。雖古烈丈夫。何以加茲。

徐仲婉

徐烈婦。名仲婉。平湖人。嫁同里趙寶善。夫兄寶源。亦娶於徐。於婦爲從姊妹。甚相得也。其舅宦於蜀。姑從之。婦每以手書問起居。書法秀勁。舅姑得之甚喜。寶善能畫花鳥。婦輒摹其粉本。繡之於縑。生動有致。見者咸歎美焉。生子女各一。寶善卒。婦曰。妣吾姊也。吾兒不患無母。惟逝者。夔夔無侶。吾當相從地下耳。家人共守之。不得死。日久守稍懈。竟自經焉。發其匣。得數紙書。留別其父母舅姑。

者又爲韻語訓其孤。并處分身。後事戒勿以佛事溷喪禮。夫烈婦殉夫。世多有之。若徐者。賢而有才。尤難得也。

### 秦烈婦

秦烈婦崔氏。直隸阜城人也。光緒初。畿輔大無。江南諸長者。輸錢粟以振焉。無錫秦君暉齋。實預其事。而厥弟某。字旭山者。與之俱。旭山勇於義。凡散錢發粟。必周行。糜鬻飲食。必謹。阜人崔公維新歎曰。是誠善士。以女女之。卽烈婦也。光緒四年。成婚於河閒府。其年十月南歸。而旭山以久勞於外。歸未久。卽病。婦侍疾。寢食皆廢。俄而旭山卒。婦以頭觸棺。血漉漉。誓俱死。家人爭護持之。旣葬。語人曰。我以喪葬大事。苟延殘喘。今事畢矣。上無養親之職。下無撫孤之任。不死何爲。幸無我阻也。家人百方慰解。泣然曰。旣娣姒輩苦勸。願少留盡禮。世俗自初喪始。每七日必設祭。婦哭拜如禮。將及五七。遂絕食。勸之不聽。強之則蒙被臥。如是四日。一息僅存。會大雨雪。雪自屋竿入。積牀下盈寸。婦乘人。不見。掬食。



無算。翌日體熱如火。又五日始卒。時光緒五年正月庚戌也。距旭山之亡匝月。乃悟所謂盡禮者。自一七至五七。稍盡祭禮也。結縈百日。遽隕所天。竟以身殉。絕食不死。食雪以速之。宛轉九晝夜。始得從亡者於九泉。烏乎慘矣。

咸甯女

湖北咸甯有某氏女。頗娟好。粵寇之亂。有賊數人。突入其家。見女豔之。欲劫之去。其父母村農也。駭癡不曉事。謂賊曰。吾女已許嫁某村某氏子矣。安能從汝。賊曰。易耳。吾往某村殺某氏子。則爾女可從我矣。父母曰。雖殺某氏子。亦不汝從。賊曰。然則并汝二人殺之。爾女可從我矣。女見事急。從容謂父母曰。吾父母何老悖如此。我得嫁將軍。異日爲妃爲后。未可知也。豈戀此田舍郎哉。又謂賊曰。我從將軍去。父母老悖。不足與語。父母牽女衣而哭。女揮手曰。兒此去大好。何用悲苦。然父母宜卽日他徙。不然地方官府知兒從賊。必以爲父母罪矣。言已。從竟去。甫行數里。又謂賊曰。吾固許嫁某氏子。今從將軍去。異日某氏必向

賊從之。女平時固常至婿家。且爲其姑所憐愛。及是乃走詣其姑告別。且謂之曰。舅姑宜卽日他徙。不然地方官府知兒從賊。必以爲舅姑罪矣。其姑聞之泣。女不顧而行。賊欲犯之。輒好語之。曰。我固從欲。然須成禮。不可苟合。行一二日。賊又欲犯之。女度父母舅姑皆已他徙。乃抗聲大罵曰。狗奴。我良家女。且已許嫁某氏。予豈從汝輩犬彘哉。賊見其意驟變。大駭。尙以其貌美。不忍殺。以甘言勸慰。女罵益厲。自以頭觸賊刃。遂見害。

## 二烈女

乙酉四月二十五日。揚州城破。先一夕。外攻甚急。錢應式坐庭前。達曙。聞八十。三礮聲。出視。一礮穿城。遇人有執飲食者。著其身去。半復穿牆數重。應式入。急更衣坐。忽覩青衣二人。各長五寸許。躍而前。倏騰應式上。上。應式驚。以袂拂之。墮地。復騰而上。又拂之。躍入積薪中。遂不見。時城破。外謹甚。應式倉皇出。一人頭懸鄰舍間。近視亡有。是日下令屠城。越三日。鄰舍果懸一頭。而應式女淑賢。

伏節死外家。卡氏女過舍相要以死。其後人以爲二青衣者。疑卽二烈女生魂。  
南昌王干一先生云。

孫秀姑

錢塘孫烈女。小字秀姑。幼許楊文龍。以待年未婚。與無賴閹士積比鄰。孫年十四。閹豔其色。乘孫晚浴。穿地檻戲持其足。孫泣訴於姑。次日閹來請罪。孫怒持茶甌擊閹。又自知孱弱不能拒絕。進密縫上下衣袴。旣又聞閹惡聲。隨入房。漬鹽水飲畢。腸潰而死。聞於官。時盛暑。棺罅滲漏無屍氣。并無一蚊蠅敢近。閹家人密以死犬置隱處。欲使腐臭外聞。卒不解。中丞聞上。置之法。建坊西湖以表之。

# 二十五朝奇女傳卷之三

## 貞潔列傳

白水盟心。北宮何妨不嫁。青燈守志。東隣未許相窺。抱十年不字之貞。精誠可鑑。徇從一而終之義。矢誓無渝。少婦樓頭。淚痕化碧。清風嶺上。血印留紅。斯真命薄如雲。味甘如薺者也。因作貞潔傳第三。

##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禮儀部二十引注云。其人媒氏往求命之者。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易緯通卦驗文。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

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婦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太平御覽作宜。韓詩外傳同儀。宜古字通用。詩角弓如食宜。飫韓詩作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韓詩同見外傳。一服虔據以注左氏宣元年經見正義）此之謂也。

###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左傳賈服注云。大夫以上無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義。本此見曾子問正義）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有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於一本作如）致命於伯姬。（公羊何休注云。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禮記坊記注云。是時宋共

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鄭義本此。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下上疑脫地字。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顧校云十當爲七。春秋成九年伯姬歸於宋十五年宋公固卒。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顧校曰。景當作平。平公以魯成十六年卽位。宋災在襄三十年。乃平公之三十三年。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求一本作而。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本穀梁傳。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春秋之。亦本穀梁傳。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爾止。不愆於儀。伯

姬可謂不失儀矣。

衛寡夫人（寡舊誤宣從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二校改與後魯寡陶嬰  
梁寡高行陳寡孝婦一例寡隸書作寡形與宣相似而譌易序卦巽爲  
宣髮今本作寡髮可證詩攷後序引作宣且是其見本已誤近刻御覽亦  
誤作宣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  
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願請二字舊誤倒  
從逸齋詩補傳引校改）夫人曰。唯夫婦同庖。（八字舊脫從逸齋詩補傳引  
校增太平御覽有唯夫婦爲同庖六字亦脫三字）終不聽。衛君使人懇於齊  
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後君。（後字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使人告女。女終不鑒  
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詩攷逸齋詩補傳引兩  
匪字作非）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王安人曰

也疑已字之誤。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一疾病部正夫下有之字）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太平御覽不重采字）雖其臭惡，（其太平御覽作甚）猶始於採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况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韓詢序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見文選辨命論注，蓋魯韓詩同）太平御覽乃作而顧氏謂其母作誤讀八字爲句。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

###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毛詩作露。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段校曰。躡。上當有不字。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於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后之二字誤倒。結其衿縞。誡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誡之兩階之

問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縞。 (爾字誤當從段校改作示下示之衿鞶同士昏禮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注云視今文作示) 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誠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示之衿鞶。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 (三顧二字疑衍或二是曲字之誤) 親迎之綏。 (迎是授字之誤) 自御輪三曲顧姬與。 (與是輿字之誤白虎通義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 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從。東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 (文遵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注注引曹大家玉環佩佩玉有環) 內飾則結紐綢繆。 (後漢書齊武王縝傳注引無環字紐字) 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駟。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

多矣。夫無禮而生。不如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駟已上。姬氏蘇。(氏字疑衍)然後乘而歸。問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駟。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太平御覽文部十四引注云。昭王平王子共王孫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注云。漸臺水上之臺。)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符上舊衍其字。從藝文類聚。人都二。太平御覽(校刪)。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藝文類聚作命曰。召若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人事都八十一無一字。)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

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反取符。還則水大至。 (反字還字  
舊脫從太平御覽校增) 臺崩。夫人流而死。 (太平御覽地都二十五作沈水  
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 (太平御覽作嗟乎。夫人守義而死) 不爲苟生。處約  
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之謂也。

### 漢孝平王后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爲人婉嫵。有  
節行。 (嫵舊誤淑。從北堂書鈔后妃部二說文繫傳心都引校改漢書外戚傳  
同文。選女史箴注引曹大家曰。婉柔利嫵深邃也。洞簫賦注引曹注作嫵。嫵正  
字。嫵嫵皆俗誤字) 平帝卽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 (只字疑  
誤。漢書無此字) 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 (夏侯藩)  
宗正 (劉宏) 尙書令 (平晏) 納采。太師 (孔光) 大司徒 (馬宮) 大司空 (甄豐)

以下四十人。(漢書作四十九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遣司徒司空(皆當有大字)左右將車。(孫建甄邯)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司徒授璽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畢。大赦天下。賜公卿下至趨宰執事。(趨漢書作騶)皆有差。后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漢書作椽飾二字。師古曰椽盛飾也。急就篇椽飾刻畫無等。雙疑此脫飾字。又譌椽爲豫耳)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漢書旁上有其字)因廢疾。(漢書作發病發廢。古通用)不有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爲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污者矣。詩曰。髡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兕先氏 (以下魏)

涇州貞女兕先氏。許嫁彭老生爲妻。媵幣旣畢。未及成禮。兕先率行貞淑。居貧常自春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禮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尙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過。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珠璣。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無彊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 封卓妻

渤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

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爲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其一)封生令達。卓爲時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實有華宗。挺生淑媛。(其二)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旣引。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遣止一暮。(其三)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其四)時值險屯。橫離塵網。伏鑽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良嬪洞感。發於夢想。(其五)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會淺。美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是効。(其六)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結念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其七)茫茫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游。異哉貞婦。曠世靡儔。

(其八)

張貞婦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形容毀頓。水不沐浴。疏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靳康女 (以下晉)

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氏。將納靳女爲妻。靳曰。陛下旣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尙污宮伐樹。而况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尹虞二女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敗。二女爲弢所獲。並有國色。弢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有死而已。弢並害之。

辛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爲劉曜所害。辛氏有死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



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卽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旣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堂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

呂纂妻楊氏

呂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豔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氏與侍婢十數人。殯纂於城西。將出宮。超慮齎珍物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漸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殺。時呂紹妻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爲尼。呂隆見而悅之。欲穢其行。張氏曰。欽樂至道。誓不受辱。遂昇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死。

### 董貞婦（以下唐）

賈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 王貞婦（以下宋）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佑二年冬。大元兵入浙東。婦與其舅姑夫會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皙美。欲內之。婦號姜。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衰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卽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岷。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稍懈。嚙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陰雨。卽增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胸山劉氏

劉氏。海州胸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犯山東。郡縣震響。公緒偕義來歸。偶劉歸甯。倉卒不得與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後累功至正使。劉留北方。音問不通。或語之曰。人言貴易交。富易妻。今陳已貴。必他娶矣。盍改

適曰。吾知守吾志而已。違卹乎。他公緒亦不他娶。子庚浸長。輒思念啼泣。傾家貲。結任俠。奔走淮甸。險阻備嘗。如是者十餘年。遂得迎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嘗編葦蕭以自給。

### 許古妻（以下全）

許古妻劉氏。定海軍節度使仲洙之女也。貞祐初。古挈家僑居蒲城。後留劉氏母子於蒲。仕於朝。既而兵圍蒲。劉謂二女曰。汝父在朝。而兵勢如此。事不可保。若城破。被驅一爲所汙。奈何。不若俱死。以自全。已而攻城益急。於是劉氏與二女相繼自盡。有司以聞於朝。四年五月。追封劉氏爲郡君。諡曰貞潔。其長女諡曰定姜。次肅姜。以其事付史館。

### 葛妙真（以下元）

葛妙真。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卽悲憂。祝天誓不嫁。終身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一卒。

畏吾三姬

畏吾氏三女。家錢塘。諸兄遠仕不歸。母思之疾。三女欲慰母意。乃共斷髮誓天。終身不嫁。以養母。同力侍護四十餘年。母竟以壽終。事上並賜旌異。

白貞婦

白氏。太原人。夫慕釋氏道。棄家爲僧。白氏年二十。留養姑不去。服勤績紵以供租賦。夫一日還。迫使他適。白斷髮誓不從。夫不能奪。乃去。姑年九十卒。竭力營葬。畫姑像祀之終身。

李智貞

李智貞。建甯浦城人。父子明。無子。智貞七歲。能讀書。九歲母病。調護甚謹。及卒。哀慟欲絕。不茹葷三年。治女工。供祭祀。及奉父甘旨。不乏。鄉里稱爲孝女。父嘗許爲鄭全妻。未嫁。從父客邵武。邵武豪陳良。悅其慧。強納采。求聘。智貞斷髮拒之。且數自求死。良不能奪。卒歸全。事舅姑。父母皆有道。泰定間全病歿。智貞悲

泣不食數日而死。

### 柳氏女

有柳氏者。薊郡人。爲戶部主事趙野妻。未成婚而野卒。柳哭之。盡哀。誓不再嫁。其兄將奪其志。柳曰。業已歸趙氏。雖未成婚。而夫婦之禮已定矣。雖凍餓死。豈有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我年二十六而寡。今已逾半百。得死此疾。幸矣。遂卒。

### 范妙元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歸於江。及門。未合。昏。夫忽以癩疾卒。范曰。我旣入江氏之門。卽江氏婦矣。豈以夫亡有異志哉。遂居江氏之家。撫諸姪。江森。江道如。己子。卒年九十五。

### 李順兒

李順兒者。許州儒士李讓之女也。性聰慧。頗涉經傳。年十八未嫁。至正十五年。

賊陷鈞州。密邇許昌。父謂其母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此女必累我。女聞之泣曰。父母可自逃難。勿以我爲憂。須臾於後園內自經而死。

趙女

趙氏者平陽人。年二十未嫁。寇亂。趙被驅迫以行。度不能免。給賊曰。吾取所藏金以遺汝。賊信之。遂還投於廁而死。

陳淑眞

陳淑眞。富州陳璧之女。璧故儒者。避亂移家龍興。淑眞七歲。能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龍興。淑眞見隣嫗倉皇來告。乃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泣然流涕曰。吾絕絃於斯乎。父母怪問之。淑眞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不死。賊抽矢脅之上岸。淑眞不從。賊射殺之。時同郡李宗頤妻夏氏。名婉常。亦儒家女。與女匿居後圃中。賊至。挾其女共投井死。

脫脫尼

脫脫尼雍吉刺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六。夫哈刺不花卒。前妻有二子。皆壯無婦。欲以本俗制收繼之。脫脫尼以死自誓。二子復百計求遂。脫脫尼恚且罵曰。汝禽獸行。欲妻母耶。若死。何面目見汝父地下。二子羞懼謝罪。乃析業而居。三十年以貞操聞。

### 周氏女

周如砥女。年十九未適人。至正二十年。鄉民作亂。如砥與女避於邑西之客僧嶺。女爲賊所執。賊曰。吾未娶。當以汝爲妻。女曰。我周典史女也。死卽死。豈能從汝耶。賊遂殺之。如砥時爲紹興新昌典史。

### 王賽兒

王士明妻李氏。名賽兒。房山人。至正二十五年。竹貞軍至縣。李氏及其女李家奴。皆被執。士明隨至軍。軍怒逐之。李氏謂其女曰。汝父旣爲軍所逐。吾與汝必不得脫。與其受辱。不若死。女曰。母先殺我。李氏卽以軍所遺鑲刀殺其女。遂自



殺竹貞聞之。爲之葬祭。仍書其門曰。王士明妻李氏貞節之門。有司上其事。爲樹碑焉。

王安哥

偃偃王氏女。名安唐。從父避兵印山丁家洞。兵入搜得之。見安唐色美。出驅使欲污之。安哥不從。投澗死。

張貞女

張氏女。高郵人。城亂。賊知張女有姿豔。叩其家索之。女方匿複宇間。賊將害其父母。女不得已。乃出拜賊。賊卽伏地呼其父母爲丈人媪。而以女行。女欣欣然從之。過橋投水死。

劉氏二女

劉氏二女。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龍興人。皆未許嫁。陳友諒寇龍興。其母泣謂二女曰。城或破。置汝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登樓相

繼自縊。婢鄭奴亦自縊。

### 宋氏

王宗亡妻宋氏。進士宋仁之女也。宋仁家永平。永平受兵。宋氏從夫避於山。夫婦爲軍所虜。行至玉田縣。有窺宋氏色美。欲害宋仁者。宋氏顧謂夫曰。我不幸至此。必不以身累君。言訖。遂攜一女投水死。時年二十九。

### 湯嬌

湯嬌者。龍泉人。有姿容。賊殺其父母。以刃脅之。嬌不勝悲咽。乞早死。因以頭觸刃。賊怒斫殺之。其妹亦不受辱而死。

### 安正同

王時妻安氏。名正同。磁州人。平章政事祐孫女也。至正十九年。時以參知政事分省太原。安氏從之。二十年。賊兵寇太原。城陷。衆皆逃。安氏與其妾李氏同赴井死。事聞。贈梁國夫人。諡莊潔。

趙玉兒

趙氏女。名玉兒。冠州人。嘗許爲李氏婦。未婚夫死。遂誓不嫁。以養父母。父母歿。負土爲墳。鄉里稱貞孝焉。

陳旺妻女(以下明)

唐氏。汝陽陳旺妻。隨其夫以歌舞逐食四方。正德三年秋。旺攜妻及女環兒。姪成兒。至江夏九峯山。有史聰者。亦以傀儡爲業。見婦女皆豔麗。而旺且老。因給旺至青山。夜殺之。明日聰獨返。攜其婦女幼姪。入武昌山吳王祠。持利刃脅唐。唐曰。汝殺吾夫。吾不能殺汝。以復讎。忍從汝亂邪。遂遇害。賊裏以蓆置荆棘中。明日徒蓑衣圍。又迫環兒。臨以刃。環兒哭且詈。聲震林木。賊亦殺之。瘞糞壤中而去。其年冬至。賊被酒。成兒潛出告官。禽於葛店市。伏誅。

陳佳妻

王氏。慈谿人。聘於陳。而夫佳病。其父母娶婦以慰之。及門。卽入。待湯藥。未幾。佳

卒。王年甫十七。矢志不嫁。姑張氏曰。未成禮而守。無名女曰。入陳氏門。經事君子。何謂無名。姑乃使二女從容諷之。婦不答。截髮毀容。姑終欲強之。窘辱萬狀。二小姑陵之若婢。稍不順。卽爪其面。姑聞。復加箠楚。女口不出。怨言曰。不逼嫁。爲婢亦甘也。夜寢。處小姑牀下。受溼得偃疾。私自幸曰。我知免矣。鞠從子梅爲嗣。教之。成化初。領鄉薦。卒。昌其家。

### 張貞女

張氏秀水人。年十四。受同邑諸生劉伯春聘。伯春負才名。必欲舉於鄉而後娶。未幾卒。女號泣截髮。自爲詩祭之。持服三年。不踰閭。不苟葷服。閔卽絕飲食。父母強諭之。終不食旬日而卒。

### 歐陽金貞

金貞父梧。江夏人。幼卽授以孝經。列女傳。稍長。字羅欽仰。欽仰從梧之官柘城。梧艱歸。舟次儀真。欽仰墮水死。金貞年甫十四。驚哭。欲赴水從之。父母持不許。

又欲自縊。父母曰：汝未嫁，何得爾？對曰：女自分無活理，卽如父母言，願終身稱未亡人。大聲哀號不止。及殮，剪髮繫夫右臂以殉。抵家，告父母曰：有婦以事姑也。姑旣失子，可并合無婦乎？願歸羅以畢所事。父母從之。後父知廣元縣，姑病卒。女乃歸寧。有諷他適者曰：事姑畢矣，更何待？女曰：我昔殮羅郎時，有一束髮以纏其手，誰能掘塚開棺取髮還我，則易志矣。遂止。生平獨臥一樓，年六十餘卒。

黃善聰

黃善聰者，南京人。年十三失母。父販香廬鳳間，令善聰爲男子裝，從遊數年。父死，善聰習其業，變姓名曰張勝。有李英者，亦販香，與爲伴侶者踰年，不知其爲女也。後偕返南京省其姊，姊初不之識，詰知其故，怒詈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拒不納。善聰以死自誓，乃呼鄰嫗察之，果處子也。相持痛哭，立爲改裝。明日英來，知爲女，怏怏如失。歸告母求婚，善聰不從，曰：若歸英如瓜李，何隣里交勸執。

益堅。有司聞之。助以聘。判爲夫婦。

### 王妙鳳

王妙鳳。吳縣人。適吳奎。姑有淫行。正統中奎商於外。姑與所私飲。并欲污之。命妙鳳取酒挈瓶不進。頻促之。不得已而入。姑所私戲紵其臂。妙鳳憤。拔刀斫臂。不殊。再斫。乃絕。父母欲訟之官。妙鳳曰。死則死耳。豈有婦訟姑理耶。逾旬卒。

### 唐貴梅

唐貴梅者。貴池人。適同里朱姓。姑與富商私。見貴梅悅之。以金帛誘其姑。誨婦淫者百端。勿聽。加箠楚。勿聽。繼以炮烙。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某受商賂。拷之幾死者數矣。商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勸婦首實。婦曰。若爾妾之名。幸全如播。姑之惡。何夜易服。自經後園梅樹下。及旦。姑起。且將撻之。至園中。乃知其死。尸懸樹三日。顏如生。

### 楊貞婦

嘉靖二十三年。有嘉定張氏者。嫁汪客之子。其姑多與人私。諸惡少中有胡巖者。最桀黠。羣黨皆聽其指使。於是與姑密謀。遣其子入縣爲卒。而巖等日夕縱飲。一日呼婦共坐。不應。巖從後攫其梳。婦折梳擲地。頃之。巖逕入。犯婦。婦大呼。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婦自投於地。哭終夜不絕。氣息僅屬。詰日。巖與姑恐事洩。繫諸牀。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婦。槌斧交下。婦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利刃刺我。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核其陰。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火其室。隣里救火者。踰門入。見嚇然死人。驚聞於官。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具得其實。皆以次受刑。婦死時年十九。邑故有烈婦祠。婦死前三日。祠旁人聞空中鼓樂聲。火炎炎從祠柱中出。人以其爲貞婦死事之徵云。

謝萬程妻（以下清）

王全。河南南陽府某縣人。有子七歲。寇掠之去。仍棄之中路。有翁嫗持而養之。遂以爲子。義不得返。全無子。乃議買妾。唐縣有謝萬程者。事親孝。父死貧無以

斂。日其妻李氏而泣。李知之。請自鬻爲喪具。於是全力出白金二十四兩。買李以歸。李哭請於全。曰。妾生士家。知詩禮。翁死。不得已而鬻身。君誠能全妾之節。君德洪大。必昌厥嗣。妾願早夜供績。緝償君貲。全許之。俄而全子以翁媪皆死。復歸於王。而全之兄曰大有者。小人也。以全私納亡人。訟於官。南陽郡丞張公三異鞠之。全曰。此非亡人。吾子也。向掠於賊。今歸耳。問少婦何人。曰。此唐縣謝萬程之妻。鬻於我爲妾。而不我妾也。張公召萬程問之。萬程具言所以鬻其妻者。張公歎曰。古有傭身以葬其親者。世傳爲孝。爾若此。可謂孝矣。乃笞大有。命全子仍歸全。謝妻仍歸謝。而旌於謝萬程之門。曰。節孝雙齊。

### 蘭陵女子

常州一女子。談者失其姓名。自幼爲父母鬻於妓船。女絕色也。船媪頗珍之。稍長。導以淫。不從。日楚撻之。卒不可。而客來見女者。豔其色。爭啗以利。冀當女意。故雖不薦枕席。而所得纏頭。倍他妓。媪以故稍寬之。女亦私積蓄。陰自爲計。咸



豐已未歲。媪載女至湖州。有市人陸姓者。溫溫然善伺人意。貌亦都雅。女年幼。於世情未閱歷。見之以爲佳士也。遂與訂嫁。娶陸去。女白媪曰。某日陸郎以洋錢二百來贖兒。兒卽辭母去。苟不見許。兒死於母無益也。媪知不可奪。諾之。女慮媪中變。遍詣鄰舟告以故。且言別至期。陸不至。使招之來。問爽約之故。陸言無資。女出私蓄洋百五十畀之。期於明日來。陸得錢卽赴博場。頃刻而盡。他妓有知其事者。以告女。女猶不信。明日陸仍不至。使招之。則徒手來。問昨所贈曰。罄矣。女哭失聲。陸乘間亡去。女仰藥死。湖郡諸耆老聞之。皆閔女而惡陸之無行。強使經紀其喪焉。

劉氏婦

津門流妓。多出楊柳青。獨流諸處。其地淫風流行。過於溱洧矣。乃有劉氏婦者。亦楊柳青人。其姑傭於某氏。某氏子。知其子婦之美。乃以重金啗其姑。使召子婦來供縫紉之役。其子婦初意不願。姑強之乃往。始卅無所事。鍼黹稀少。而飲

饌豐腆。亦頗相安。數日後。某氏子於薄暮入其室。挑以言。婦不從。直前犯之。婦奪門而出。奔回其家。某氏子仍使其姑勸諭之。姑告其子。子亦以爲可。母子二人朝夕聒焉。婦投水死。嗟乎。碧玉小家之女。又居採蘭贈芍之鄉。而堅白自持如此。人之貞淫。固由於天賦歟。

### 王蕙芳

貞女王蕙芳。常州人。父遭兵亂。挈家避滬瀆。遂家焉。貧不能自存。乃鬻女於王姓者爲女。時女甫四歲。及長。豐姿秀麗。嫺習女紅。王頗愛之。無何王卒。其妻舊居北里。搔首弄姿。非良婦也。攜女再嫁。女心非之。而不敢言。其後夫素有登徒子之名。見女美。屢挑之。女懼。不免於同治癸酉歲二月十三日夜縊而死。

### 譚

何明達。桂林人。商於嶺南。挾資數千。頻年折閱。耗其大半。旅况無聊。偶作狹邪游。至一所曰巢雲別館。有妓名翠蓮。頗楚楚有致。何流連久之。忽見一婦自簾

外過。淡粧素服。豐韻天然。何見而好焉。倩翠蓮爲之先容。翠蓮曰。是必無成。問何故。曰。伊因家難。鬻身於此。有能拔出污泥中者。則委身事之。若視作路旁柳。伊不屑也。何曰。若然。此女有大志節。宜詢其顛末。乃呼問之。婦自言。譚氏。夫廣西人。姓王名基。客游至此。娶妾甫兩載。因事被逮於官。非百金不能出獄。妾念夫婦之義。自鬻以拯之。夫出。囹圄妾墮火坑矣。言已。泣下。何曰。爾夫與吾同鄉。吾不忍於家室流離。但不知爾夫已西歸否。曰。聞猶未也。何乃辭出。竟訪得其夫。助資使贖婦以歸。市井細民。有此高行。雖士大夫或不及矣。

李氏女

番禺李氏女。許嫁趙氏子。趙氏以貧故。謀食海外。歲久不歸。音問遂絕。女待至二十八歲。父母欲別嫁之。女不可。乃使媒妁言於趙氏。先娶婦入門。以待其子之歸。蓋亦粵俗然也。女於是或居夫家。或居母家。又歷十餘年。而趙氏子果由海外附輪船以歸。行至中途。輪船飄沒。同舟之人。皆死於海。惟趙抱一木浮遊。

數十里。遇他船得主。還家後。與女重行合卺之禮。夫婦皆年將五十矣。趙之遇難不死。或鬼神哀憐貞女。故陰相之。使得完聚歟。

### 袁氏女

蘇州袁氏女。許嫁吳氏子。未婚嫁而遇庚申之亂。兩家咸徙避。及亂定。女從父兄復還。父故業賈。復理舊業。居積頗贏。而吳氏則人亡家破。僅存老孀婦。卽女之姑也。女請於父。願適吳氏事孀姑。父不可。且謀別嫁之。女斷髮自誓。因亦不強也。同治十三年。有吳氏親串自秦中歸。言與吳氏子同被掠。轉展至江西。吳氏子於某年月日死。女聞大慟。謂父曰。今日當從兒志矣。如不許。願死之。父不得已歸諸吳焉。此女不以貧富生死易心。可謂賢矣。

### 蓮娘

樊君玉農。由河南南府知府回湖北咸寧縣籍持服。而滿洲人德公實來代理府事。未逾月有妾投井死。先是有王公者。與德公之父同官江西。實有異姓昆弟。

之誼。其王媪與德公之母亦以姊妹相稱。後王公以事遺戍。有僕負羈縲以從。臨行叩首於其主母曰。奴從主人去。無所顧戀。惟一女名蓮。所愛憐也。幸主母善視之。王媪曰。若從主人去。若女卽吾女也。於是遷蓮於閨中。以女畜之。且教之讀書。蓮長而美。德見而豔之。德故呼王媪爲姨。請於姨願委禽焉。德美風儀。且能爲詩。喜金石書畫。亦翩翩佳公子也。然性儇薄。得新則棄舊。初娶婦極相愛重。後又納廣陵倡女爲妾。與其婦化離。王媪固知之。謂曰。汝已娶妻。將以阿蓮爲妾乎。德曰。不然。前所娶婦不安於室。久歸母家。姨所知也。蓮妹歸我。卽我妻矣。王媪曰。廣陵之婦。口舌可畏。阿蓮非其敵也。德曰。彼婦已物故久矣。王媪使偵之其家。果無廣陵之婦。乃諾其請。德以禮娶歸。視如嫡。而廣陵婦實未死。已更易滿洲裝束。故王以偵者不解也。其性陰險。凡德所愛寵者。必以術閒之。德怒。則或以贈僚友。或以配家奴。若有子女。知不可去。則用計并殺其母子。如是者非一人矣。蓮始至。廣陵婦謬相敬重。不敢均禮。久之。微用其離間之策。而

德甚愛蓮。不能動。廣陵婦乃益自卑下。日爲櫛髮。俄而髮臭。俄而體臭。然他人固不聞也。惟德則聞之。不知其何術也。俄而并其室中亦臭。德遂不復入蓮室。久而厭之。乃以與其弟。弟於兄弟行居八。人呼之曰八爺。蓮號泣不從。德語之曰。吾與若緣盡矣。吾弟八爺年少未娶。從八爺不勝從我乎。乃擇吉日將使成禮。而所謂八爺者亦喜甚。未及期。先入蓮室以甘言悅之曰。若意中欲何好物。當爲若購之。蓮不應。固問之。乃大言曰。他無所需。爲我買好棺一具足矣。八爺悚然而出。會王媪之子來爲河南府丞。王媪將與偕至。蓮每日問王氏已至未。乃王氏未至。而所期已及。蓮知不及待。一日挈一小婢入後圃。圃故有井。蓮趨赴井所。而命婢至他處採花。婢去稍遠。卽奮身入於井。婢回救無及矣。奔告於德。使人出之井。其內衣皆縫紉嚴密。知其死志久定也。蓮旣死。而王媪至。大罵於河南府之堂。呼德之小名曰阿巧。償吾女之命。德叩頭服罪。且爲蓮盛喪葬之儀。使其弟八爺以妻服服之。蓮以小家女。深明大義。從容死節。視彼持梁鬻

肥之子何如哉。是可嘉矣。惜不得其姓氏。當時聞署中人稱爲王姑娘。以其來從王媪家故云爾。實非其姓也。

### 伊翠姑

唐西鎮人伊介春。有女曰翠姑。自幼許嫁木氏子。木所居曰鎖條橋。相距非遠。後木氏家日落。介春私與其妻議。欲絕其婚。翠姑微聞之。鬱鬱不樂。咸豐之季。賊陷杭州。鄉間皆大亂。介春率妻女奔滬瀆。遂別爲女相攸。有成議矣。翠姑知事迫縊而死。

### 豈氏

貞婦豈氏。年六歲。童養於夫家。其夫郭自立。家貧出謀食。久不歸。貞婦依孀姑以居。姑以子不知存亡。勸婦嫁。婦泣曰。如婦嫁。誰奉姑耶。卒不嫁。以紡織供姑甘旨。姑沒。喪之如禮。而其夫竟不歸。同治十三年。直隸總督大學士李鴻章。以貞婦事言於朝。旌如例。是歲也。郭貞婦年六十有四。

## 孟縣貞女

孟縣貞女。不知其姓氏。故援明史招遠孝女之例。以縣名冠之。自幼許嫁某氏子。未嫁而某氏子卒。貞女年甫十四。請於父母。欲往。父母不許。固請不已。其叔父曰。奈何。吾家有此貞女。而不成其志。力勸其父母許之。遂如夫氏。舅姑皆不欲。其舅獨以婉言遣之。姑則出惡聲焉。貞女痛哭不肯反。其夫之叔父曰。奈何。吾家有此貞婦。而不成其志。力勸其舅姑留之。姑遇貞女虐。飢寒不之恤。而役之如婢妾。冬日手足皸瘃。而操作不倦。無怨言。姑以其勤慎。稍憐愛之。然役之如故。有夫弟纔八九歲。女視之猶弟也。未幾舅姑相繼死。女主家政。喪祭皆以禮。及服闋。夫弟年十六矣。女卽爲之娶婦。婦至亦頗婉婉。女每事必教導之。且曰。不久當以家政付姊。新婦曰。我年幼無所知。仍當歸娣。女曰。未亡人數載。以來心力交瘁。此後餘生無幾。爾夫婦不當代我勞乎。自是女稍稍謝去家事。日事縫紉。一衣一襦皆新作之。然悉以布無寸錦尺帛焉。旣畢。乃歸其母家。先是。



女。閒。一。歸。甯。未。暮。必。反。母。留。之。宿。辭。以。舅。姑。及。舅。姑。死。辭。以。家。事。又。其。歸。也。惟。居。母。所。雖。兄。弟。之。闕。不。履。也。至。是。乃。徧。詣。其。伯。叔。兄。弟。留。連。數。日。而。還。其。叔。父。使。人。遺。以。紅。紬。一。端。傳。語。曰。叔。氏。問。姑。娘。使。得。否。女。大。喜。受。之。亦。傳。語。曰。敬。謝。叔。父。使。得。使。得。俗。語。以。可。用。爲。使。得。亦。莫。之。異。也。還。至。夫。氏。與。小。郎。夫。婦。言。家。事。甚。悉。其。夜。著。所。製。衣。襦。以。叔。父。所。遺。紅。紬。自。縊。甫。就。縊。卽。見。其。舅。姑。至。又。偕。一。少。年。至。曰。此。爾。夫。也。已。而。又。有。長。老。數。輩。至。室。中。無。慮。數。十。人。俄。而。中。霤。井。竈。之。神。悉。至。社。公。亦。至。皆。力。阻。之。砰。然。一。聲。懸。絕。於。梁。女。墜。於。地。小。郎。夫。婦。聞。聲。趨。至。破。扉。而。入。見。狀。大。驚。急。扶。女。起。則。已。蘇。矣。夫。婦。厥。角。痛。哭。請。毋。死。女。慰。之。曰。我。不。死。矣。乃。述。所。見。曰。神。鬼。皆。阻。我。我。豈。得。死。哉。因。解。衣。就。寢。達。旦。晏。然。次。日。女。大。治。酒。食。祭。其。先。并。中。霤。井。竈。一。一。祭。之。人。問。故。曰。謝。其。祐。也。其。夕。竟。縊。而。死。疑。已。以。必。死。之。故。祭。告。鬼。神。故。鬼。神。亦。不。復。阻。之。矣。年。二十。有。二。其。叔。父。遺。以。紅。紬。大。有。王。炎。午。生。祭。文。山。之。意。使。與。死。同。音。使。得。者。死。得。也。於。是。一。

縣轟然歎其貞烈矣。

### 貞婢

貞婢字秋蘭。閩人。家貧。幼卽鬻於會稽何秀才家爲侍兒。秀才早卒。家止主母一人。與婢相依爲命。跣步弗離。秋蘭年十六七。頗饒姿態。適髮逆搆亂。有自城遷避居鄉者。何婦利其賃值。假以旁舍。其人見秋蘭豔。涎之。百計誘惑。犯以非禮。秋蘭泣訴於主母者屢矣。一日薄暮。秋蘭自外購物歸。中道爲所要留。啗以巨金。不爲動。繼而漸至用強。秋蘭大聲呼救。地僻人稀。寂無聞者。適秀才族弟路經室外。聞呼。識秋蘭聲。排闥直入。拯之以出。使稍緩須臾。殆矣。翌日告諸族嫂。揮賃屋者使去。何婦固出自寒門。自夫逝世後。家日益落。漸至甕殮不給。或日已逾午。炊烟恆斷。有江右巨賈聞秋蘭美而賢。願奉以重金。納爲筵室。婦商之。秋蘭初不語。淚涔涔下。曰。主之待婢。無異母之於女。婢之視主母。亦猶女也。數年以來。形影相隨。甘苦與共。婢已矢事主母。終其身。不願他適矣。何忍。

矢身於齷齪。賈人哉。且鬻婢資。恐有罄時。又將奈何。不如留婢。以十指助薪水。需婦曰。能如是乎。汝真爲我所生矣。相抱而泣。嗣後遂以母女稱。秋自縫紉之外。兼工刺繡。售之鋪中。得善價。夙興夜寐。寒暑無間。竟以勞殞。其生越一年。何婦亦卒。夫撒環瑱。以事母。至老弗嫁。以效北宮。嬰兒子。此人之所難也。女且不能。况乎婢乎。如秋蘭者。世有幾人哉。洵可傳矣。

盜女

嘉興張天成。秀水吏胥。三考雜職。積蠹起家。把持官府。魚肉鄉里。人人側目。康熙三十年。有賊犯被獲。天成時爲刑書。捕後拘其夫婦到官。天成見盜婦色美。力爲保釋。盜亦免刑。拘禁在獄。因與盜婦通姦。日久思欲佔娶。遂買獄卒。斃盜於獄。而已爲收斂。委曲挽人說合。竟取爲妾。盜婦時有女。年十二三歲。天成亦喪妻無子。螟蛉方姓之男爲子。卽以其女許爲妻。迨女年長有色。天成又欲姦之。碍方在家。因尋釁逐之。時與挑誘盜婦覺之。頗加防閑。天成日撻其婦。飢寒

狼狽。不數月而死。康熙丁丑九月間。女年已十九。日夕黷之。其女百計堅拒。度不可脫。初八日。女謂天成曰。我父母俱亡。方子又逐我身。自應屬父矣。盍以明日重陽佳節。盡醉合歡可乎。天成大喜。遂治菊觴。父女暢飲。至夜。女令父先寢。父屢促之。女明燭登牀。作羞澁迎拒之態。父興勃發。再四相促。女曰。我處子也。未免驚懼。盍先以勢示我。父喜甚。裸被出之。女預藏剃刀。以被冒父首。左手執其勢。右手執刀。卽時割下。天成負痛起。扼女喉。氣絕。少頃。割處血流不止。昏暈僕地。女得復甦。遂持勢并刀出。喊鄰右。衆咸入驗。無不駭異。卽引女至秀水縣。陳令名縉者。陳詢驗既確。卽告郡公。大爲嘆賞。立呼方姓之子。當堂完姻。天成被創深重。三日痛苦難堪。服毒畢命。縣令親往驗訖。以張氏家財之半。給方夫婦。而以半給其母終老。本府黃郡尊亦給匾旌獎。合郡傳爲奇節。且以爲天成姦殺盜夫婦之報云。



# 二十五朝奇女傳卷之四

## ●孝行列傳

家有孝子。非家之幸也。是孝之一字。謂爲家庭中不祥之物。亦無不可。况屬於女子之身乎。夫至以深閨一弱女兒。而能不畏危險。不顧利害。或犧牲其一生之幸福。或舍棄其一己之生命。非矢志不嫁。以養其父母。卽含冤忍辱。以報其讎仇。其奇行偉績。有非鬚眉丈夫所能及者。此又孝行之尤者。也不祥云乎哉。因作孝行傳第四。

### 孝女曹娥（以下漢）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婆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尙。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

### 文明王皇后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郟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持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爲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既笄。歸於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冲。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爲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宮卿。重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爲衛尉。太僕劉原爲太僕。宗正曹楷爲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叅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四年。崩。時年五十二。合葬崇陽陵。

龐涓母

酒泉龐清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讎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讎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讎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嘆。以束帛禮之。

### 齊太倉女

齊太女倉者。漢太倉令漭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漭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漭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尙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去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



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無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別足者鉗。溇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孝女叔先雄

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

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 楊敬揚

敬楊涪郭孟妻。楊文之女也。始生失母。八歲父爲口盛所殺。無宗親。依外祖鄭。行年十七。適孟。孟與盛有舊。盛數往來孟家。敬楊涕泣謂孟曰。盛凶惡薄命。爲女。非男比。但惡讎未報。未嘗一日忘也。雖婦人拘制。然父子恩深。恐卒狂惑。益君禍。恚君宜疎之。孟以告盛。盛不納。安漢元年。盛至孟家。敬揚以大杖打殺盛。將自殺。孟止之。與俱逃。涪令雙勝出追。聞其故而止。安慰二門。會赦得免。中平四年。涪令向遵爲立圖表之。

### 貞孝女宗（以下魏）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於州里。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

人扶不起。又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乃遣歸甯。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八旬方達。攀櫬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蓋爲其廢養絕類也。李旣非嫡子。而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則無以勸引。澆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爲孝德里。標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女勝

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鄰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申請。爲營墓立碑。自爲製文表其門間。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爲孝女冢。

孝女王舜（以下隋）

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有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讐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牆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嘆。特原其罪。

劉昶女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尙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爲將帥。位望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爲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居士轉恣。每

大言曰。男兒要當辯頭反縛。籩條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趨捷者。號爲餓鶻隊。武力者。號爲蓬轉隊。每鞞鷹繼犬。連騎道中。歐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誨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老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甯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甘脆。有人告居士與其徒。游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爲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帝謂昶曰。今日之事。當復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答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治之甚急。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奉持。詣大理。餉其父。見獄卒。長跪以進。欬歔。嗚咽。見者傷之。居士坐斬。昶竟賜死于家。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諭之。其女言

父無罪。坐子以及於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而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高妹妹（以下唐）

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爲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尙何知而拜之。問父在。所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謚曰愍。諸儒爭爲之誄。彥昭從玄佐救甯陵。復汴州。累功授潁州刺史。朝廷錄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陝州都督。

李玄貞

女道士李玄貞。越王貞之玄孫。曾祖珍子。越王第六男也。先天中。得罪配流嶺南。玄真祖父皆亡。歿於嶺外。雖曾經恩赦。而未昭雪。玄真進狀曰。去開成三年。

十二月內。得嶺南節度使盧鈞。出俸錢接措。哀妾三代。旅櫬暴露。各在一方。特與發遣歸。就大塋合祔。今護四喪已到長樂旅店。權下未委。故越王墳所在。伏乞天恩。允妾所奏。許歸大塋。妾年已六十三。孤孀家貧。更無依倚。詔曰。越王事跡。國史著明。枉陷非辜。尋已洗雪。其珍子他事配流。數代漂零。不還京國。玄真弱女。孝節卓然。啓護四喪。綿歷萬里。況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猶或嗟稱。朝廷固須恤助。委宗正寺京兆府。與訪越王墳墓報知。如不是陪陵。任祔塋。次卜葬。其葬事仍令京兆府接措。必使備禮葬畢。玄真如願住京城。便配咸宜觀安置。

王和子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皆防秋。屯涇州。吐蕃寇邊。並戰死。和子年十七。單身被髮。徒跣。裳抵涇屯。日丐貸護二喪。還葬于鄉。植松柏。剪髮壞容。廬墓所。節度使王智興白狀。詔旌其門。

謝小娥

段居貞妻謝。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貞本歷陽俠。少年重氣決。娶歲餘。與謝父同賈江湖上。並爲盜所殺。小娥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免。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爲十二言。持問內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佐。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試以是求之。小娥泣謝。諸申乃名盜亡命者也。小娥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于江州。春于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日以謹信自效。蘭寢倚之。雖包苴無不委小娥。見所以段謝服用。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期。伺其便。它日。蘭盡集羣。偷釀酒。蘭與春醉臥廬。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牆救。禽春。得贓千萬。其黨數十。小娥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其烈。白觀察使。使不爲請。還豫章。人爭聘之。不許。祝髮事浮屠。道垢衣糲飯。終身。

### 楊含妻



楊含妻蕭。父歷爲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十六。與媚皆韶淑。毀貌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庸。次宣州。戰烏山。舟子委柩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壙。納棺成墳。蒔松柏朝夕。臨有馴鳥。縞兔菌芝之祥。長老等爲立舍。歲時進粟。縑喪滿。不釋縗。人高其行。或請昏。女曰。我弱不能北還。君誠爲我致二柩葬故里。請事君子。於是含以高安尉罷歸。聘之。且請除素。蕭以親未葬。許其載。辭其采。已葬。乃釋服而歸。楊云。

鄭孝女

鄭孝女。兗州瑕丘人。父神佐。爲官兵。戰死慶州。時母已亡。又無兄弟。女時年二十四。卽翦髮毀服。身護喪。還鄉里。與母合葬。廬墓下。手樹松柏成林。初許適牙兵李立慶。至是謝不嫁。大中中。兗州節度使蕭俶狀于朝。有詔旌表其閭。

山陽女

山陽女趙者。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飢而盜。救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

邪。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爲官。所賜願毀服。依浮屠法。以報。卽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 李妙法

李孝女者。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刳徙它州。聞父亡。欲問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旣至。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以視宗族。不許。復持刀刺心。乃爲開。見棺舌去塵髮。治拭之。結廬墓左。手植松柏。有異鳥至。後母病。或不食飲。女終日未嘗視。七箸及亡。刺血書於母臂而葬。廬墓終身。

### 張儉女

于敏直妻張氏。皖城公儉女也。生三歲。每父母病。已能晝夜省視。顏色如成人。及長。愈恭順。仁孝儉病。篤聞之。號泣幾絕。儉死。一慟而遂。卒。高宗懿其行。賜物百段。以狀屬史官。

### 夏侯母女

劉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也。碎金其字。父長雲爲鹽城丞。喪明。時劉已生二女矣。求與劉絕。歸侍父疾。又事後母以孝稱。五年父亡。毀不勝喪。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左。寒不綿。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物二十段。粟十石。表異門閭。後其女居母喪。亦如母行。官又賜粟帛表其門。

鄭義宗妻

范陽盧氏。鄭義宗妻。士族也。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夜有盜劫其家。人皆匿竄。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以身左右翼之。賊怒。摔捶之。幾死。賊去。人問何爲不懼。答曰。人所以異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鄰里急難。尙相赴。况姑可委棄邪。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其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衛無忌

衛孝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璧。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

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徒雍州。賜田宅。州縣以禮嫁之。

### 楊紹宗妻

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在祿而母亡。繼母鞠愛。父征遼歿。繼母又卒。王年十五。乃舉二母柩而立。父象招魂以葬。廬墓左。永徽中。詔楊氏婦。在隋時。父歿遼西。而能招魂克葬。至祖父母塋。隧親服。板築哀感。行路因賜物段并粟。以旌表其門。

### 賈孝女

賈孝女。濮州鄆城人。年十五。父爲族人立基所殺。孝女弟彊仁尙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及彊仁能自樹立。教伺立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彊仁詣縣言狀。有司論死。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憫嘆。詔并免之。內徙洛陽。

### 饒娥

饒娥。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生小家。勤織紝。頗自修整。父勸漁於江。遇風濤舟覆。

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電。水蟲多死。父屍浮出。鄉人異之。歸。具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爲立碑云。

汴女

汴女李者。年八歲。父亡。殯於堂。十年。朝夕臨。及笄。母欲嫁之。斷髮丐終。養居母喪。哀號過人。自庀葬具。州里送葬者千餘人。廬於墓。蓬頭跣而負土。以完園塋。蒔松數百。武后時。按察使薛季昶表之。詔樹闕門閭。

童八娜（以下宋）

童八娜。鄞之通遠鄉。建輿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虎尾。祈以身代之。虎爲釋其大母。銜女以去。始林栗侍親官其地。嘗日覩之。已而爲守。以聞於朝。祠祀之。

呂良子

呂仲洙女。名良子。泉州晉江人。父得疾瀕殆。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刲股爲粥。

以進。時夜中羣鵲繞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燁煜如月者三。越翌日。父瘳。女弟細良亦相從拜禱。良子郤之。細良恚曰。豈姊能之。兒不能耶。守真德秀嘉之。表其居曰懿孝。

### 朱雲孫妻

蕪湖有朱雲孫妻劉氏。姑病。雲孫刲股肉作糜以進而愈。姑復病。劉亦刲股以進。又愈。尙書謝諤爲賦孝婦詩。

### 羅江張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於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爲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劾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爲坑。縛母於其內。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

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污辱。甯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冤於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勘官李志甯疑其獄。夕具衣冠。禱於天。俄假寐坐廳事。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甯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朱娥

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早亡。養於祖媪。娥十歲。里中朱顏與媪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娥號呼。突前擁蔽其媪。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甯殺我。毋殺媪也。媪以娥故。得脫。娥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揮斷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其後會稽令董皆爲娥立像於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聶舜英（以下金）

聶孝女字舜英。尙書左右司員外郎天驥之長女也。年二十三。適進士張伯豪。伯豪卒。歸父母家。及哀宗遷歸德。天驥留汴。崔立劫殺宰相。天驥被創甚。日夜悲泣。恨不卽死。舜英謁醫救療。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天驥竟死。時京城圍久。食盡。閭巷間有嫁妻易一飽者。重以崔立之變。剽奪暴凌。無復人理。舜英頗讀書。知義理。自以年尙少。艾夫旣亡。父又死。非命比爲兵所汙。何若從吾父於地下乎。葬其父之明日。絕脰而死。一時士女賢之。有爲泣下者。其家以舜英合葬張伯豪之墓。

馮妙眞

馮妙眞。刑部尙書延登之女也。生十有八年。適進士張慥。興定五年。慥爲洛川主簿。大元兵破葭州。綏德。遂入鄜延。鄜人震恐。具守備。守臣以西路輸芻粟不時至。檄慥詣平涼督之。時延登爲平涼行省員外郎。慥欲偕妙眞以往。妙眞辭。



曰。舅姑老矣。雖有叔姒。妾能安乎。子行。妾留奉養。十一月洛川破。妙真從舅姑。匿窟室。兵索得之。妙真泣與舅姑訣曰。婦生不辰。不得終執箕箒。義不從辱。卽攜三子赴井死。縣人從而死者數十人。明年春。槪發井得屍。殯於縣之東郭外。死時年二十四。

秦氏二女（以下元）

秦氏二女。河南宜陽人。逸其名。父嘗有危疾。醫云不可攻。姊閉戶默禱。鑿已腦和藥進飲。遂愈。父後復病。欲絕。妹割股肉置粥中。父小啜。卽甦。孫氏女。河間人。父病癩十年。女禱於天。求以身代。且吮其膿血。旬月而愈。許氏女。安豐人。父疾。割股啖之。乃痊。張氏女。廬州人。嫁爲高屋妻。母病日喪明。張氏歸省。抱母泣。以舌舐之。目忽能視。州縣各以狀聞。褒表之。

趙孝婦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麁

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於家。南鄰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

### 郭氏

王德政妻郭氏。大名人。少孤。事母張氏孝謹。以女儀聞於鄉。及笄。富貴家慕之。爭求聘。張氏不許。時德政教授里中。年四十餘。貌甚古陋。張氏以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爲壻。使教之。宗族皆不然。郭氏慨然願順母志。旣壻。與德政相敬如賓。囑教二弟有成。未幾德政卒。郭氏年方二十餘。勵節自守。甚有貞名。大德間表其家。

### 聞氏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尙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

嫁之。聞氏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恥。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也？卽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備工，爲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又有劉氏，渤海李五妻也。少寡，父母使再醮，不從。舅患疽，劉禱於天，數日潰，吮其血，乃愈。旣而親挽小車，載舅詣岳祠，以答神貺。

馬英

馬英，河內人，性孝友。父喪哀毀，二兄繼歿，英獨事母甚謹。又奉二寡嫂與居，使得保全。嫠節及喪母，卜地葬諸喪，親負土爲四墳，手植松柏，廬墓側終身。

丁氏

丁氏，新建鄭伯文妻也。大德間，伯文病將歿，丁氏與訣曰：妾自得侍巾櫛，誓與偕老。君今不幸，疾若是，脫有不諱，妾當從。但君父母已老，無他子，婦侍養，妾苟

復自亡。使君父母食不甘味。則君亦不瞑目矣。妾且忍死以奉其餘年。必不改事他人。以負君於冥冥也。伯文卒。丁氏年二十七。居喪哀毀。服既除。父母屢議奪嫁之。丁氏每聞必慟哭曰。妾所以不死者。非苟生有他志也。與良人約。將以事舅姑耳。今舅姑在堂。固無恙。妾可棄去而不信於良人乎。父遂止。舅姑嘗病。丁氏夙夜護視。衣不解帶。及死。喪葬盡禮。事上表其門。

### 朱妙淨

朱淑信。山陰人。少寡。誓不再嫁。一女妙淨。幼哭父。雙目並失明。及長。擇偶者不至。家貧歲凶。母子相依。以苦節自厲。士人王士貴。重其孝。乃求娶焉。

### 童孝婦

俞士淵妻童氏。嚴州人。姑性嚴。待之寡恩。童氏柔順以事之。無少拂其意者。至正十三年。賊陷威平。官軍復之。已乃縱兵剽掠。至士淵家。童氏以身蔽姑。衆欲污之。童氏大罵。不屈。一卒以刀擊其左臂。愈不屈。又一卒斷其右臂。罵猶不絕。

衆乃皮其面而去。明日乃死。

袁孝女

袁氏孤女。建康路溧水州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瘓。臥於床者數年。女事母至孝。至正十二年。兵火延其里。憐婦強携女出避火。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同死而已。遂入室抱母共焚而死。

徐彩鸞

李景文妻徐氏。名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略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爲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徐氏從嗣源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害嗣源。徐氏前曰。此吾父也。甯殺我。賊舍父而止。徐氏語父曰。兒義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徐氏。至桂林橋。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於水。賊競出之。旣而乘間復投水死。

楊泰奴（以下明）

仁和楊得安女泰奴。許嫁未行。天順四年。母疫病不愈。泰奴三割胸肉食。母不效。一日薄暮。剖胸取肝一片。昏仆良久。及甦。以衣裹創。手和粥以進。母遂愈。母宿有膝攣疾。亦愈。

### 章銀兒

章銀兒。蘭谿人。幼喪父。獨與母居。邑多火災。室盡燬。結茅以棲。母方疾。隣居又火。銀兒出視。衆呼令疾避。銀兒曰。母疾不能動。何可獨避。亟返入廬。欲扶母出。然燄息覆其廬。衆莫能救。火光中遙見銀兒抱其母。宛轉同焚死。

### 周祥妻

張氏。儀真周祥妻。姑病醫百方不效。一方士至其門曰。人肝可療。張割左脅。下得膜如絮。以手探之。沒腕取肝二寸許。無少痛。作羹以進。姑病遂瘳。

### 諸娥

孝女諸娥。山陰人。父士吉。洪武初爲糧長。有黠而逋賦者。誣士吉於官。論死。二

子炳煥亦罹罪。娥方八歲。晝夜號哭。與舅陶山長。走京師。訴寃。時有令。寃者非臥釘板。勿與勘問。娥轉輾其上。幾斃。事乃聞。勘之。僅戍一兒而止。娥重傷。卒。里人哀之。肖像配曹娥廟。

高孝婦

高氏女武邑人。適諸生陳和。和早卒。高獨持門戶。奉翁姑甚孝。及宣德時。翁姑並歿。氏以禮殯葬。時年五十矣。泣謂子剛曰。我父洪武間。舉家客河南虞城。父死。旅葬城北。母以棗木小車輞識之。比還家。母亦死。弟懦不能自振。吾三十年。不敢言者。以汝王母在堂。當朝夕侍養也。今大事已畢。欲舁吾父遺骸歸合葬。剛唯唯。從母至虞城。抵葬所。塚纍纍不能辨。氏以髮繫馬鞍。逆行自朝及夕。至一小塚。鞍重不能前。即開其塚。所識車輞宛然。遠近觀者咸驚異。助之。歸啓母窆同葬。

石孝女

石孝女。新昌人。襁褓時。父潛坐事籍沒。繫京獄。母吳。以漏籍獲免。依兄弟爲生。一日。父脫歸。匿吳家。吳兄弟懼。連坐。殺置大窖中。母不敢言。及女長。問母曰。我無父族何也。母告之故。女大悲憤。永樂初。年十六。舅氏主婚配族子。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吳也。奈何爲父仇婦。母曰。事非我主。奈何。女頷而不答。嫁之日。方禮賓。女自經於室中。母仰天哭曰。吾女之死。不欲爲仇人婦也。號慟數日。亦死。有司聞之。治殺潛者罪。

### 徐孝女

徐孝女。嘉善徐遠女也。年六歲。母患臙瘡。女問母何以得愈。母謾曰。兒吮之。乃愈。女遂請吮。母笑拒之。女悲啼不已。母不得已。聽之。吮數日。果愈。

### 劉孝婦

孝婦。新樂韓太初妻也。太初元時爲知印。洪武初。例徙知州。挈家行。劉事姑。謹。姑道病。刺血和藥。以進。抵知州。夫卒。劉種蔬給姑食。越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



晝夜奉湯藥驅蚊蠅不離側。姑體腐蛆生席間。爲齧蛆不復生。及姑疾篤。剖肉食之。少甦。踰月而卒。殯之舍側。欲還葬舅家。力不能舉喪。哀號五載。太祖聞之。遣中使賜衣一襲。鈔二十錠。命有司還其喪。旌門閭。復徭役。

曹靜宜婉宜

姑熟曹氏兩孝女。長曰靜宜。自幼許嫁姚氏。因兵亂阻隔。及亂定。姚氏子來爲贅壻。居久之。始知其已娶妻生子矣。父母怒。責壻無禮。靜宜曲爲解之。姚氏子羞憤而去。遂絕。靜宜居家事父母維謹。并以母病代操家政。咸井井焉。婉宜者。其第三妹也。幼慧甚。讀書過目成誦。父母奇愛之。苛於擇壻。故未許人也。同治七年父卒。婉宜誓以身殉。家人以母在勸止之。乃與靜宜長齋奉佛。共誦金剛經。爲亡父資冥福。無何母又卒。二女乘人不備。同時仰藥死。靜宜有臨終留別兄弟書曰。妹不幸爲女子身。自有知識。卽念女子同受罔極之恩。而獨無以爲報。深覺歉然。稍長。見母有痰疾。發無定時。必有人晝夜經心。方免不測。誠恐一

朝遠嫁不得侍奉母疾而幼字姚氏親命難違無術分身焦思萬狀及贅壻後欲令別置媵妾以便他日歸甯天幸其先已娶妻並生子女維時衆歎遇人不淑咸議士也無良而妹獨欣天假之緣得遂養親之志是以力阻正名之議安心在家侍奉滿冀雙親壽享期頤永敘天倫之樂何圖天降鞠凶慈父見背喪服未終老母又染沈疴殆將不起嗚呼吾父吾母旣違定省於堂前生佛生天誓必相從於地下從此色笑常親亦復何恨惟念在室養親義非姚氏之人生事死殉可謂曹門之女所存原聘金簪二枝望卽檢還姚氏永斷葛藤以明決絕三妹於父歿之日百計求死不得此番恐亦不免矣哀哉兄弟疊遭大故雙折連枝悲傷之情不堪設想竊有一言勸慰者泉下庭幃有妹等侍奉足可放心兄弟等子職所當盡者不徒在哀毀二字但能修身訓子積德顯親自足慰父母之靈而妹等亦從旁含笑矣二妹已爲孔氏婦有其當盡之職務宜節哀自愛勿蹈非禮死別須臾臨穎愴然。

周叔英

周孝女名芝。字叔英。杭州仁和人。贈知府署安義縣知縣周君之第三女。母姚恭人。幼嫁德清俞曲園太史子。婦性淑慎。寡言笑。不喜發人過。女功餘暇。好作字。或靜坐而已。姑極愛憐之。謂吾家得佳婦。咸豐六年正月。安義君死。寇難事。女聞訃。悲慟然。啓處飲食仍如故。四月十日。女晨起。盥櫛焚香於其父之位前。拜且哭。哭已。入所臥室。呼婢索茗飲。母入視之。側身臥床中。呼則曰。諾。問有恙乎。則曰。無。諸兄弟姊妹環問之。應皆如是。疑其得暴疾。有媪能以按摩治人疾。趣使治之。女向媪搖手示勿欲。召醫未至。其伯父慕陶。孝廉爲切脈。脈初如常。再按之。已無脈。比醫至。氣已絕矣。然側身臥如故。體仍溫。和貌益腴潤。鼻孔有物出。白而軟如絮。及歛。已隔宿矣。四枝猶能屈伸。雙目俱閉。或啓視之。童子尙瑩然也。女嘗語諸姊曰。人生無疾而終。至不易得。獨吾能之。餘人無此福也。將卒前一日。檢所用筆墨及其父手蹟。平時所摹寫者。屏當置一篋。以授其兄。復

謂諸兄弟曰。吾父大節。卓卓可傳。行狀不可不早定也。聞者亦不爲意。迨後思之。女若前知其將死者。又嘗咄咄獨語曰。宦遊何味。今之仕宦者。宜早勸令歸休矣。卒年十有八。

### 馮孝婦

吉龍大妻馮氏。武進人也。童養於吉氏。年十八。成昏禮。姑病偏廢。馮事之謹。舅姑皆愛之。而龍大者。好游蕩。飲博。博負。屢欲以婦媚客。償博進。婦不可。久之。龍大又狎一婦。引之至家。翁怒。欲逐之。馮曰。姑病甚。兒終日不能離。得此女佐井臼。甚善。勿逐也。乃自携臥具。置姑室中。夜則侍姑寢。晝操作如故。龍大時時毆辱之。婦無怨言。久之。所狎婦死。龍大益無賴。會翁病。龍大市毒藥。授婦。使飲翁。婦碎其器。跪而勸阻之。龍大愈怒。越日。別市毒藥。強婦進之。不進。且重毆。婦歎曰。我所以不死者。爲翁姑耳。今無冀矣。人視姑寢。爲加被。移溺器。近牀前。還室。龍大所舉藥。盡飲之。謂龍大曰。吾代翁矣。願以後勿萌此念。俄頃毒發。遂死。

傅氏女

傅氏女。乃湖南人。幼從其父宦於中州。父甚愛憐之。年十六而嫁。已就塗矣。父親送之數十里外。將返。解所衣半臂授之。曰。塗中以此禦寒。及既嫁。夫婦甚相得。又柔和善事其舅姑。一家無閒言。已而其父死。舅姑祕不以聞。其夫告之。女大慟。舅姑爭來慰藉。女曰。蒙舅姑過愛。新婦敢不自愛乎。乃止不哭。然不數月。竟奄然而死。死後。有小婢言女於密室中。縣其父所與半臂向之。而拜拜已。輒飲泣良久。始出。對舅姑。則愉色婉容。仍如平常。其在幽閒。無人之所未嘗。不涕淚橫集也。乃知此女以毀而卒。可謂孝矣。

筦庫吏女

山東藩司筦庫之吏某甲。生女甚美。自幼許嫁其從母之弟。未嫁而壻死。問名者踵相接。而女誓不他適。父母勸諭之。不從。遂爲別築一靜室居之。長齋事佛者數年。靈如古井矣。俄其父盜用官錢。事發繫囹圄。當死。計無所出。有富家子

謂之曰。吾喪耦未娶。爾能以女妻我者。我必爲代償官錢。父母商之女。女執不可。母泣曰。爾父無生理矣。父死。我亦必死。爾守未嫁之夫。而不顧父母之死乎。今舍此無他法。而爾執不可。我先死爾前矣。女飲泣數日。從之。旣嫁。事果得解。而女以違其初願。居恆鬱鬱。不數年竟死。自來表揚節婦者。必題以節孝二字。蓋女子奉父母之命。以身事人。不負其夫。即是不負其父母。故節卽孝也。乃如此女。則節孝不能兩全。是亦居人倫之變矣。然女子爲未婚夫守義。歷來議論頗有異同。此女改歸他族。於禮本無不可。使其執志不從。父死而母隨之。此恨豈有極歟。勉從親命以全孝。而又鬱鬱以死。則仍所以徇其節。君子於此女無譏焉。

### 董孝女

孝女董氏。直隸永平府樂亭縣人。父董桂林。早卒。女年甫十二。與寡母煢煢相依。有求婚者。輒泣曰。母無子。如女嫁。誰奉母耶。卒不嫁。以紡織供甘旨。歷四十

年。母卒。女罄所蓄以殮其母。而亡以營葬。乃殯於所居之室外。親封以泥。守之。又十有八年。時食必薦。鄉人憐其孝。咸賻之。乃克葬。

顧亞芬

顧孝女。名嗣徽。字亞芬。金匱人。年十六。隨父母避寇鄉間。父或以詩文課諸子。孝女輒效爲之。每出一語。雋永可喜。患難中以是博父母歡焉。及亂平還里。父母相繼病。女刲臂肉和藥以進。卒無效。父母死。女欲殉之。或尼之曰。母病以弱弟託汝。今家庭之間。櫟釜燃萁。情事孔亟。汝死如汝弟何。女乃不復言死。而兵燹後。室廬盡燬。所居一室。黑暗如漆。女又厭人事相擾。杜門塞竇。足不逾閫。日坐其中。焚膏讀書。服素而食。淡或勸以事佛。則曰。非吾所願也。弟自塾歸。必呼之。問所讀書。衣服飲食。調護惟謹。或弟有所需。而主者吝不與。則拔釵搜篋以給之。及爲弟畢姻。乃歎曰。今而後。可以見父母於泉下矣。仰藥死。所著有綠香吟草。臨終投之火。

## 樊和氣

樊和氣。湖北咸甯人。父名希森。以財雄於鄉。咸豐二年。粵寇至。希深全家遷居省城中。俄而賊圍省城。時和氣甫十三歲。父素所憐愛。謂之曰。吾全家無脫理。汝年幼。可偕僕媪輩逃匿。吾止汝一女。無俱死也。和氣曰。父言誤矣。父母止我一女。祖父母不止父一子乎。父宜亡去。存先人血食一家。細弱俱宜早死。免爲父累。父乃命我逃匿。設不幸落賊手。人必曰。樊氏女爲賊所得矣。此言爲。豈樂聞哉。已而賊圍益急。城且旦夕破。舉家和藥以待。及城陷。父將飲之。和氣奪其藥去。而謂其母曰。此母與兒輩所宜服也。兒請先母嘗之。言已。卽舉藥一引。而盡曰。此藥甘如飴耳。諸婦女亦有飲者。俄聞賊已封刃。且傳僞檄安民矣。乃各以藥解之。諸婦女皆蘇。惟和氣最先飲。毒深不可救。竟死。時倉卒不得棺。乃納其屍於廚中。而埋之屋後積灰之下。未幾賊至其居。舉家分散。各不能相顧。賊退。始先後歸。其家男婦數十人。皆幸無恙。獨和氣死耳。因復入城。至故所居。發



積灰求之。其櫛固在。啓之。屍尙未腐。面色如生。乃具衣衾改斂之。其手足猶可屈伸。惟腰間若有微創。蓋先時納屍櫛中。誤傷之也。然人雖見之。慮其母傷悼。亦不以告。久之。和氣見夢於其母曰。兒本仙女。死仍爲仙。今在杏花仙女處甚安樂。惟腰間微覺痛楚。亦無大苦。母勿念也。母覺以語人。不解腰痛之故。人始以所見告。益信夢之非妄也。

陳氏媪

山東有陳媪者。老寡婦也。有二子。其長子甲早卒。而甲婦甚賢。甲死後遺有千金。貸於人而食其息。姑婦二人頗足自給。次子乙及婦均不孝。陳媪自從甲婦居。乙不顧問。無何甲所遺千金盡爲人乾沒。甲婦無以爲生。鬱鬱不樂。久之遂成迷惘之疾。饑飽寒燠皆不自知。媪憐之。晝夜調護之。又苦無食。力作以自食。甲婦之母族謂陳媪曰。此非可長也。日以久疾累尊章。豈母家無人乎。迎之歸。媪自是從其次子居。乙夫婦雖不樂。然無以拒也。而乙婦悍甚。乙亦畏之。乙恆

外出。乙婦亦時還母家。每爲姑具五日之糧。則其返也必十日。具十日之糧。則其返也必二旬。媪於是恆不得飽。甲婦雖還母家。然猶念其姑。月必一來。來必居數日。每日巡行庭除間。見地上破瓠。或敗絮。或故紙。或枯木朽株。一一拾起。以奉其姑。且呼之曰。娘。俟此等物化爲金銀。我與娘皆不餓死矣。隣舍人聞之。皆爲歎息。而乙婦殊厭惡之。不爲具食。媪節食食之。故不能久留。留數日。輒好言遣之曰。吾兒家去。勿念老身。如是者十餘年矣。陳氏之鄰。故客舍也。會有達官稅駕於此。以病小留。盡得其狀。歎曰。是其罪在乾沒者。夫兩嫠婦所恃以活命者。而乾沒之。此非人矣。命有司窮治其事。悉反其金。陳媪得金。亟召甲婦告之。甲婦見多金。大喜。神識頓清。夙疾若失。仍奉姑同居。且嗣族人子爲子。娶婦生孫焉。乙客死於外。乙婦挾其資再嫁。而後夫好飲博。不事恆業。不數年罄其所贖。俄後夫亦死。乙婦不能自存。乞食有路。甲婦時時飲食之。未幾以痢死。

二十五朝奇女傳卷之四



# 二十五朝奇女傳卷之五

## ●賢明列傳

賢母良妻。其關係於國家人類。實非淺鮮焉。有良妻而家可以興。有賢母而種可以強。妻而良則母自賢矣。故必有良妻而後乃有賢母。有賢母而後乃有佳子弟。有佳子弟而後國乃昌。種乃強。此亂臣十人。必冠以婦人也。降及今世。女德有難言者。已因作賢明傳第五。

### 有虞二妃（以下虞）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嬖。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慢。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

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舜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怠。既納於百揆。賓於四門。進於林木。入於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嗣位。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封象於有庠。事瞽叟猶若初焉。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棄母姜嫄

棄母姜嫄者。邠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

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邠地。遂封棄於邠。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卽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爲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庶民。此之謂也。

### 契母簡狄

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爲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卽位。乃敕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爲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娥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

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啓母塗山（以下夏）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爲天子。而啓爲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湯妃有嬖（以下商）

湯妃有嬖者。有嬖氏之女也。殷湯娶以爲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有嬖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之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嬖之謂也。

周室三母（以下周）

三母者。大姜。大任。大妣。○大姜者。王季之母。有台氏之女。大王娶以爲妃。生大

伯仲雍。王季貞順率導。靡有過失。大王謀事遷徙。必與大姜。君子謂大姜廣於德教。○大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洩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大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於渭。造舟爲梁。及入。大姒恩媚。大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大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大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大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



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大妣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曰。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衛姑定姜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卻爨爲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敬嬖之子衍爲君。是爲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

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食飲。嘆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鱗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鱗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詩云。我言惟服。此之謂也。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於犬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

### 齊女傅母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

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絢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頤。衣錦絢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無子。姆戴嬀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母教猥升木。此之謂也。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絀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

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游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游處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彊。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爲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關內之師。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爲三公。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

方績。文伯曰。以敬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組織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宣叙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令。晝考其國。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隸。夕而習復。夜而討過。無憾。而後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自以怠。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纒。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

舍力。令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鼈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謂敬姜爲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樂。言尊賓也。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

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母乃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闔。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讌。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飲則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醕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

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隘。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人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 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街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游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孟子之少也。旣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



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甯。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甯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孟子旣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歸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

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此之謂也。

###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於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

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歸辨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閒視其居處。禮節甚修。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夕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日禮畢。事間。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酺釀醉飽。人情所有也。妾反太早。不敢復返。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朝謁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旣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於濟。飲餞於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

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故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君。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奔狄。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

聞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自子去晉。晉無甯歲。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此矣。姜曰。不可。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饜哉。遂行。過曹。宋。鄭。楚。而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爲文公。迎齊姜以爲夫人。遂霸天下。爲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曰。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羣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秦。獻卒。得因秦立。始卽位。穆姬使納羣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於

秦。秦與之。秦饑請粟於晉。秦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埽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罃。公子宏。與女簡璧。衰絰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匪以玉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姒。不能相教。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君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 楚莊樊姬

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卽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

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入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哉。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

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凰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頰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媿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媿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枲。治絲蠶。紝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貞順婦人之至行也。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若其以淫意爲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



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妒正爲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吾媼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晉趙衰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反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慢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

與盾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曰。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爲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 柳下惠妻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求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

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誄。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兮。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塹席橐。緼袍不表。覆以布被。首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邪引其被則斂矣。妻曰。邪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邪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

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 齊相御妻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旣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爲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甯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爲大夫，顯其妻以爲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

常嚮爲其善也。

楚接輿妻

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甌。妻戴紆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免置。椽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

## 楚老萊妻

楚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葭牆蓬室。木牀蓍席。衣緼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畚萊。挾薪樵而來。曰。何車迹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授人官祿。爲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据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此之謂也。

張湯母（以下漢）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爲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悛改。後果爲丞相嚴青翟及三長史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丞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妾。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雋不疑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於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下土也。

## 梁鴻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也。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寫。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賢。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簷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俟光。共遯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明德馬后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以承至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由此見寵。時及政事。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是時宮中尙無人。事皆自爲。舞衣袿裁成。手皆瘃裂。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雜錯。或因有所訴。恐萬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率皆羌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麤。疏反以爲綺。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窗。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因陳風邪霧露。

之戒。辭意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說。大義。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疾浮華。聽言觀論。輒摘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歎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間爲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衣夜起彷徨。思論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己輔佐。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弟黃門侍郎。訖永平世。不遷。明帝體不安。召黃門侍郎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曰。外戚橫恣。爲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饑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修。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饒。但市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

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蒼頭衣綠直領。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謹耳。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修祭祀。身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縉。尙未足耶。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於世俗乎。先是時。城門越騎校尉治母喪。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爲言。惶懼卽時削減成墳。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主衣紺縞直領。謫以不得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化不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蠶室濯龍中。后親往來。占視於內。以爲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術術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爲衆女師範。在國則可爲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

其相。此之謂也。

### 桓少君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鄰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甯復識挾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 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

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  
忤不能仰視。霸日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  
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  
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  
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  
是哉。遂共終身隱遁。

趙阿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  
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  
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  
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  
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姜詩妻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於官所居。治。鄉人爲立祀。

李穆姜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

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還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令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

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日。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苦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鷄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刳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卽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 馬倫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



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父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爲慙。隗旣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楊禮珪

禮珪。成固陳省妻也。楊元珍之女。生二男。長娶張度遼女。惠英。少娶荀氏。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財自富。禮珪敕二婦曰。吾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達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給吾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二婦再拜奉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悔革行。遭亂流行。宗表欲見之。必自嚴。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自親養牲釀。

酒。曰。夫。祭。禮。之。尊。也。年。八。十。九。卒。惠。英。亦。有。淑。訓。母。師。之。行。者。也。

### 杜泰姬

杜泰姬。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恆。爲。天。下。名。士。戒。諸。女。及。婦。曰。吾。之。委。身。在。乎。正。順。及。其。生。也。恩。自。於。撫。愛。其。長。之。也。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恭。敬。以。監。臨。之。勤。恪。以。勸。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皆。是。以。成。而。無。不。善。汝。曹。庶。幾。勿。忘。吾。法。也。後。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七。子。同。歲。季。考。上。計。無。不。修。敬。泰。姬。執。子。孫。禮。

### 秦瑛

秦瑛。南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母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子。元。珍。

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秦瑛之教流於三世。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爲語曰。三苗格止。四珍復起。

張氏禮修

禮修。趙嵩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修終無愠色。及甯父母。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寤。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惡姑知變。可謂婦師矣。後姑病。女來省疾。姑却之曰。我死固當絕於賢婦手中。後遭米賊。嵩死。乃碧塗面。亂首懷刀。託言病。賊不逼也。養遺生女。依父叔。立義終身者也。

文季姜

季姜。梓潼文氏女。將作大匠廣漢王敬伯夫人也。少讀詩禮。敬伯前夫人有子博。女紀流二人。季姜生康稚芝。女始示。凡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紀若一堂。祖

母性嚴。子孫雖見官二千石。猶杖之。婦跪受罰於堂。歷五郡。祖母隨之。官後以年老不願遠鄉里。姜亦常侍養。左右紀流出適。分已侍婢給之。博好寫書。姜手爲作表。於是內門相化。動行推讓。博妻韃爲楊進。及博子遵。婦蜀郡張叔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號之三母堂。亡。姜勅康稚芝婦事楊進如舅姑。中外則之。皆成令德。季姜年八十一卒。四男棄官行服。四女亦從官舍。交赴。內外冠冕百有餘人。當時榮之。王氏遂世興。

崔氏（以下魏）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司郡崔元孫之女。性嚴明高尙。歷覽書傳。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光。崔氏親授經義。學行修明。並爲當世名士。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民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人白其母。母曰。吾聞聞不如見。見山民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爲之

温靖。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厲物如此。竟以壽終。

鄭袤妻（以下晉）

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早亡。媵之爲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於叔妹羣娣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袤爲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袤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初孫氏痊於黎陽。及袤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所依邪。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爲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二。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蚶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鄭休妻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爲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漢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沉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虞潭母孫氏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

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也。仍盡發其家。僮合隨潭助戰。買其所服環珮。以爲軍資。於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不。潭卽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

李絡秀

周顛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顛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

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顓及嵩。謨而顓等旣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顓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中興時。顓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 何無忌母劉氏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爲桓立所害。劉氏母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旣知泣而撫之曰。我



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讐。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立。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麗華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傳母。恆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鸚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鸚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爲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

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及娥死。僞諡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與娥同名。拜左貴嬪。尋卒。僞追諡武德皇后。

鄭善果母（以下隋）

鄭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三。出適鄭誠。生善果。而誠討尉迴。力戰死於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穆欲奪其志。母抱善果。謂彥穆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且郡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爲無禮。甯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戶。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恆坐胡牀。

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卽。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如。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旣。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屬。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恆。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邪。答。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

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閣。內外姻戚於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唯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治廨宇。及分給寮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漸驕恣。清公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 陸讓母

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卽其孽子也。仁壽中。爲番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藉。爲司馬所奏。上遣使按之。皆驗。於是囚詣長安。親臨問讓。稱冤。上復令治書侍御史撫按之。狀不易前。乃命公卿百寮議之。咸曰。讓罪當死。詔可其奏。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曰。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以答鴻恩。而反違犯憲章。贓貨狼藉。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

不。應。亦。皆。誣。汝。若。言。至。尊。不。憐。愍。汝。何。故。治。書。覆。汝。豈。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以。爲。人。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盂。粥。勸。讓。令。食。旣。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治。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爲。民。復。下。詔。曰。馮。氏。體。備。仁。慈。夙。閑。禮。度。擊。讓。非。其。所。生。往。犯。憲。章。宜。從。極。法。躬。自。詣。闕。爲。之。請。命。匍。匐。頓。顙。朕。哀。其。義。特。免。死。辜。使。天。下。婦。人。皆。如。馮。者。豈。不。閨。門。雍。睦。風。俗。和。平。朕。每。嘉。歎。不。能。已。宜。標。揚。優。賞。用。章。有。德。可。賜。物。五。百。段。集。諸。命。婦。與。馮。相。識。以。寵。異。之。

董昌齡母（以下唐）

董昌齡母楊。世居蔡。昌齡更事吳少陽。至元濟時。爲吳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徙郾城。楊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福。當速降。無以我。

累兒爲忠臣。吾死不慊。會王師逼郾城。昌齡乃降。憲宗喜。卽拜郾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臣何能。帝嗟嘆。元濟囚楊。欲殺者屢矣。蔡平而母在。陳許節度李遜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 李京兆

楊三安妻李京兆。高陵人。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窶。晝田。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遠近嗟涕。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三百段。遣州縣存問。免其徭役。

### 李畬母

李畬母者。失其氏。有淵識。畬爲監察御史。得稟米量之三斛而贏。問之史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慚色。

### 謝枋得妻（以下宋）

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今日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徒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李聞之。撫二子。淒然而泣。左右曰。誰沒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逋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

雒縣王氏女

陳堂前。漢州雒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爲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歛泣告

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爾。今已無。可奈何。婦願幹蠱如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已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曰綱曰紱。篤學有聞。初堂前歸陳。夫之妹尙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禮嫁遣。舅姑亡。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靳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爲夫所罄。乃歸悔堂前。爲買田置屋。撫育諸甥。無異己子。親屬有貧窶不能自存者。救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家甘氏。貧而質其季女於酒家。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云。

耶律常哥（以下遼）

耶律氏太師適魯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風。及長。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苟作。讀通歷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咸雍間。作文以述時政。其略曰。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



懷遠則崇恩。尙德欲強國。則輕徭薄賦。四端五典。爲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實生民之命。淫侈可以爲戒。勤儉可以爲師。錯枉則人不敢詐。顯忠則人不敢欺。勿泥空門。崇飾土木。勿事邊鄙。妄費金帛。滿當思溢。安必慮危。刑罰當罪。則民勸善。不寶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磐石之業。制諸部強橫之心。欲率下則先正身。欲治遠則治朝廷。上稱善。時樞密使耶律乙辛。愛其才。屢求詩。常哥遺以回文。乙辛知其諷已。御之。太康三年。皇太子坐事。乙辛誣以罪。按無跡。獲免。會兄達魯謫冀州。常哥與俱。嘗布衣蔬食。人問曰。何自苦如此。對曰。皇儲無罪。遭廢。我輩豈可美食安寢。及太子被害。不勝哀痛。年七十卒於家。

邢簡妻

邢簡妻陳氏。營州人。父陘。五代時累官司徒。陳氏甫笄。涉通經義。凡覽詩賦。輒能誦。尤好吟詠。時以女秀才名之。年二十歸於簡。孝舅姑。閨門和睦。親黨推重。有六子。陳氏親教以經。後二子拘朴抱質。皆以賢位宰相。統和十二年卒。睿智

皇后聞之嗟悼。贈魯國夫人。刻石以表其行。及遷祔。遣使以祭。論者謂貞靜柔順。婦道母儀。始終無歉云。

林氏（以下元）

任仲文妻林氏。甯海人。家甚貧。年二十八而寡。姑患風疾。不良於行。林氏日暮。扶持。惟謹。撫育三子。皆有成年。一百三歲而卒。

蘇氏

武用妻蘇氏。真定人。徙家京師。用疾。蘇氏。剗股爲粥。以進。疾卽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之兄利其資。欲逼而嫁之。不聽。未幾。夫兄舉家死。惟餘三弱孫。蘇氏取而育之。德政長。事蘇氏至孝。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梁氏（以下明）

梁氏大城尹之路妻。嫁歲餘。夫乏食。出游山海關。賣熟食爲生。又娶馮氏生子。二十餘年不通問。氏事翁姑。艱苦無怨言。夫客死。氏徒步行乞。迎夫喪。往返二千餘里。迄扶柩攜後妻二子以歸。里人歎異。

成氏

成氏無錫人。定陶教諭縉女。登封訓導尤輔妻也。輔游學靖江。成從焉。江水夜溢。家倉卒升屋。成整衣欲上。問父等衣邪。衆謝不暇。成曰。安有男女裸而尙可俱生邪。我獨留死耳。衆號哭請不應。厥明水退。坐死榻上。

興安二女

崇禎中興安大水。漂沒廬舍。有結筏自救者。鄰里多附之。有二女子。附一朽木。倏沈。倏浮。引筏救之。年皆十六七。問其姓氏。不答。二女見筏上男子有裸者。歎曰。吾姊妹倚木不死。冀有善地可存也。今若此。何用生爲。攜手躍入波中。死。

朱孺人『以下清』

朱孺人。江蘇某縣人。適同縣黃鏞。字玉音。鏞父芝庭。芝庭有兄桂庭。無子。遂子之。桂庭卒。十有五年。孺人始來歸。事芝庭夫婦。能得其歡心。治家事咸修飭。道光六年。芝庭卒。鏞以毀致疾。孺人侍疾謹。湯藥非親嘗不以進。是歲冬。鏞卒。孺人年甫二十有九。一女才三歲。孺人痛不內勺飲。瀕死者數矣。父朱公勸之曰。爾已重身。幸生男。繇夫祀不愈於殉乎。孺人乃始啜粥。越八月。果生男。名曰溶。黃氏家故不豐。薄田數畝。不足以贍。孺人佐以織。凡三日必出布一匹。夜或無燈火。織猶未休。聞兒呱呱泣。則謹乳之。乳已復織。女至五六歲。課以女功。不少寬。溶七歲。出就傅。孺人時時以忠孝故事。陳說勉勵之。溶能丹青。至蘇州。售其技。母女二人謹守門戶。早納國課。嫁女娶婦。罔不肫飾。於三黨之戚。無所乞貸。而歲時饋問。未嘗失禮。然有喜慶事。具酒食招之。則不一往。曰。吾未亡人。惟五服內有長者之喪。可往拜奠。否則有何事而履人庭邪。由是人益高之。歲朝。族之長老。必衣冠而拜於其家。凡守節二十三年。於道光二十八年卒。至同治九

年。溶請於官。旌如例。

余氏婢

湖北咸甯余氏。有一婢。爲主母所憐愛。有欲以爲妾者。不許。其鄉間有余翁者。薄有田產。粗給衣食。年逾四十。無子。議買妾。又以買妾價昂。不如娶妻之省。聞余氏婢甚善。且其主人不責直。乃僞爲娶妻焉者。請於余氏。余氏欲一見其人。余翁自以年老。恐不當意。使其兒子往。乃許之。旣成婚。婢不見新婿。而顧見一老翁。在房中久坐不去。頗厭之。坐至丙夜。婢不能忍。謂此翁曰。夜旣深矣。翁何久坐此。翁不能答。而亦不去。良久。婢又促之。翁出。使其嫡妻以誠告之。妻入。自詭爲嫂。謂婢曰。吾姊胡不知邪。此翁卽婿也。婢曰。否。否。婿曩者至主家。吾曾見之。嫡妻曰。此翁之兄子也。翁使至若家相汝耳。豈汝主人以此給汝邪。婢惘惘不知所以。念旣已至此。距主家又遠。可奈何。遂從之。居數日。婢見所謂嫂者。時時在室。與其夫甚暱也。疑之曰。嫂叔之間。乃如是邪。已而又聞人呼其夫曰龍。

爺呼嫂則曰龍媽。乃問夫曰：呼汝龍爺何也？翁曰：龍吾小名耳。然則嫂爲龍媽何也？翁無以應。婢窮詰之。翁不得已言其實。嫡妻乃好語之曰：誠誑汝。然自此汝兩人爲夫婦。吾則嫂矣。婢曰：不可。豈宜以我故奪汝夫婦之倫？龍爺吾主翁。龍媽吾主母也。事其夫甚莊。事其嫡甚敬。後其主人余氏聞之。怒其欺己。欲返婢而絕其婚。婢不可。乃已。婢生一子。余翁夫婦大喜。三日洗兒。賀客滿坐。名之曰賀得。然家中增益一口。而歲比不登。余翁又老病。需醫藥。乃大困。方農時不能雇客作。婢以兒委嫡。自執耰鋤。從事南畝。暑雨祈寒。不少休息。俄而余翁死。經營喪葬。頗不苟簡。俄而嫡妻又死。婢曰：主翁主母一也。豈得有異？亦如之。連遭兩喪。薄田數畝。半鬻於人。衣食幾不給。賴賀得長大。助母力作。數歲之後。稍有贏餘。乃豫畜一童女於家。以配其子。賀得年十七八。將爲行合巹之禮。頗具酒食。會親友。吉期未及。寇警先至。時粵寇已陷武昌。分兵四出。咸甯亦陷。擾及鄉間。賀得竟爲所掠。於是所畜女仍歸母家。母家請絕。婢曰：以三年爲期。吾子

不歸。而後嫁之。已而人皆藉藉言賀得已死。婢終日哭且病。不能任耕作。無所得食。會其舊主人余母呂宜人。將從其壻樊君於河南。乃挈之至汴梁。婢遂居樊氏。其爲人極和婉。儕輩皆愛之。然其思子綦切。久之遂若有心疾者。或獨臥。或與人共坐。往往張目直視曰。賀得來矣。雖臥必躍而起。起而不見其子。則哭失聲。輒暈眩仆地。久之乃蘇。旣而又有自咸寧來者。言曩所畜女。已爲其母家所嫁。則又大悲。病遂篤。臨死之時。大呼曰。賀得今日眞來矣。乃絕。於是人皆謂賀得實死。故其母臨終見之。必其鬼也。然賀得實未死。婢死數載。而賀得自賊中脫歸。樊氏乃予以貲。使以其母之喪歸葬焉。賀得後娶一金陵人女。蓋亦賊所掠至湖北者。夫婦皆勤力。家復溫飽。且生數子矣。

韻珊

孫宜人諱采芙。字韻珊。江蘇儀徵人。故休甯張氏也。其先世以禹筮之商。至揚州。從其外家姓。遂姓孫氏。父諱庚。候選鹽大使。於六十一歲生宜人。母吳。生母

苟宜。人幼慧。其父課之讀。自經史外。凡醫卜星算之書。咸使涉獵。九歲辨四聲。十三歲能詩。尤工刺繡。道光二十八年。歸績谿胡君爲繼室。胡君名培。系字子繼。績谿胡氏。自明諸生東峯先生以來。以經學世其家。子繼學有根柢。克紹先業。一時稱嘉耦焉。當娶宜人時。方寓杭州。其母章吳兩宜人。皆在里中。已而相繼卒。宜人慟曰。吾竟不獲親事吾姑乎。凡遇時物。非薦之寢。不敢嘗。終其身如是。宜人家故饒富。靡衣鮮食。及歸胡。而子繼方窮困。無儋石儲。宜人安焉。攻苦食淡。未始有不豫色。客至。質衣裝供膳飲。必豐腆。衣皆手製。箴管線。續寒暑不去手。子女衣履無不鮮黠。而已所衣者。褸裂挾斯。非甚敝不易。自其四十歲時。子繼爲製白鵝補服一襲。宜人服之十餘年。未嘗更也。道光三十年。子繼爲夫已氏所齧齧。誤傳已死。宜人脫耳上金環吞之。及暮。子繼至。亟飲蓴羹下之。宜人曰。吾與君相依。爲命脫有不諱。吾義不獨生。今兩無恙。豈非天乎。咸豐三年。子繼館於杭州同知繆武烈公所。聞安慶陷。時宜人方歸寧於揚。武烈曰。賊順。



流下。揚州危矣。助子繼資使迎宜人。子繼至揚州。揚已戒嚴。二月戊戌。犁日。聞人聲喧闐曰。至矣。至矣。則皆走。城中爲空。子繼偕宜人登舟。至仙女廟而揚陷。乃道通州。由蘇達杭。自是子繼游歷浙東西諸郡縣。紹興諸暨湖州龍游壽昌海鹽秀水石門衢州。又嘗至江蘇之溧陽。所如輒與宜人俱。時子女皆幼。閒關戎馬閒。不遑啓處。同治元年。子繼偕鄧觀察輔綸入楚。寓居寶慶府。俄子繼以仲弟之喪歸里塋葬。又嘗如江寧應鄉試。宜人留楚。益自刻苦。薪米之外。每月所用。纔白金二三兩而已。東南平。仍回浙江。八年。子繼選授寧國府訓導。乃與宜人俱之官。其地兵燹之後。雕劫殊甚。宜人居官舍。仍如寒士。時凡祭祀賓客。及日用飲食。皆躬自料量。嘗語子繼曰。吾銖積寸累。爲君營邱中之費。異時得就山水佳處。結屋數椽。買田二頃。與君偕隱。而使兒輩於其中。且耕且讀。吾願足矣。所善溧陽史母陳宜人。與有同居之約。擬往相度之。適其第三子肇禮殤。素所尤憐愛者也。遂不果。而宜人亦自此病矣。先是肇禮生於寶慶。未彌月而

子繼有長沙之行。強起治裝。遂得疾痰。發輒咯血。歷久不癒。至是益劇。光緒七年二月壬子。卒於寧國府訓導署。年五十有七。宜人性廉介而好施與。一味之甘。必以分人。子繼之甥曰程廷對。從軍於浙。物故。宜人迎其妻子以歸。撫其子。至於成人。甯國學生孫雲錦。貧甚。所居燬于火。厚調之。其他諸生有貧而好學者。必有飲焉。嘗倣胡氏先世漁隱叢話體例。刺取自南宋至國朝諸家所作詩話。小說。有涉閨閣者。摭錄之。曰宮闈叢語。官舍有小園。於其中一室。署曰叢筆軒。春秋佳日。與子繼觴詠於此。子繼望其子成名頗切。宜人曰。以君之才。尙不能掇一第。況兒輩乎。惟君家累世傳經。不可使不讀書耳。蓋其意趣高遠如此。生丈夫子三。長肇毅。今名鏐。浙江錢唐縣附生。次肇履。幼殤。三卽肇禮。女子子四。存者二。涇縣翟福海。陽湖趙穎。其壻也。

### 孫寶貞

孫孺人。名寶貞。浙江仁和之臨平鎮人。故大學士一等謀勇公諡文靖者之元

孫也。父長熙。兩淮候補鹽運分司。孺人生而秀外惠中。父奇愛之。七歲授以毛詩孝經。輒成誦。甫十歲而父卒。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所生母謂之曰。汝以身徇父。若我何。乃稍稍進飲食。然自此肝氣鬱不舒。恆有疾。年十七。歸德清沈少齋。爾繩。初少齋之姑歸臨平孫氏。於孺人則諸母也。少齋讀書於孫氏。孺人母一見欲壻之。少齋父蓉齋君不欲。曰。吾家貧。恐異日不能安耳。然不可卻。卒以禮聘焉。孺人既歸。裝送甚盛。悉屏棄不用。布衣練裳。躬事井臼。蓉齋君乃大喜。時沈氏居嘉興。咸豐十一年春。孺人歸寧於臨平。俄賊陷嘉興。少齋從其父避城外。事稍定。蓉齋君使少齋至臨平視其婦。少齋曰。寇亂如此。安得離大人側。固命之。乃往。孺人見而驚曰。寇亂如此。安得離大人側。意甚不懌。居兩月。蓉齋君卒。方是時。賊勢甚熾。或曰。且先成服。徐謀奔喪。孺人曰。親在不能事親喪。又不奔。非人子矣。少齋從之。治喪粗畢。奉母至臨平。孺人曰。臨平亦非善地也。乃納金珠一枕函中。而緘滕之。其明年春二月。大兵潰於石門。臨平亂。倉卒出走。由

紹興寧波道上海。而北至泰州。其舟車之費。皆枕函中物也。居泰州久之。貧益甚。有一婢。或欲以數十金買爲妾。孺人曰。吾家雖貧。此造孽之錢。胡可用也。卒爲擇良輿而歸之。婢價一無所取。嘗以銀鍼置鐙蓋中。爲傭媪王氏之姑所庾。孺人瞥見之。祕不言。恐王媪知之。詈其姑也。其長厚類如此。事繼姑謹。謂少齋曰。舅亡矣。獨繼姑在耳。不謹事之。何以慰君舅地下哉。臨卒。猶謂少齋曰。君舅窀穸之事。尙宜改卜。不可因循。蓋蓉齋君之卒。止在亂時。渴葬鄉間。亂定。少齋謀遷葬。而墓域生朱藤一株。花葉繁盛。懼傷地脈。遷延未果。故孺人以爲言。此後遂不復能語。孺人初患癰疥之疾。不以爲意。繇歷數月。肝疾大作。於光緒六年九月辛巳。卒於泰州寓舍之正寢。年止三十有七。

二十五朝奇女傳卷之五



# 二十五朝奇女傳卷之六

## 才識列傳

自女子無才是德之說興。而家庭專制之毒。遂如膏火之自焚。演成種種奇穢醜污黑幕。夫人之異於禽獸者。爲其有智識也。女子不學。何有於才。無才何有於識。然則使女子而無才。不明明以禽獸待之耶。嗟夫。觀數千年歷史中所載之賢母良妻。其言行學業。遠出於鬚眉萬萬者。何一非才識兼備之人乎。曾見有愚蠢頑鈍之女子。得佔有一席之地。爲後人崇拜者乎。此二十世紀女權所以有恢復之一日也。因作才識傳第六。

###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姦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

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者。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彼屺兮。瞻

望母兮。此之謂也。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强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曹僖氏妻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負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爲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澹加壁其上。公子受澹反壁。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閭。令兵士無敢入。士民之扶老携弱而赴其閭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爲嬰兒之時。出游見兩頭虵。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虵者死。今者出游見之。其母曰。虵今安在。

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爲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班婕妤（以下漢）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况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爲小使。俄而大幸。爲婕妤。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窕德家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妒譖訴。婕妤云。挾邪詛祝。考問班婕妤曰。妾聞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爲也。上善其對而憐閔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妒。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俶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旣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豔之爲尤。美皇英之女舜兮。榮任嬖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繁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觀兮。仍襁裸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尤。奉供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灑掃於幃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立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闔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屋蔭兮。

幃帷。旒房。櫳虛兮風冷冷。感帷裳兮發紅羅。紛悴悴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靖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壹過兮若浮。已獨嚮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娛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白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記。咍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婕妤之謂也。

### 梁夫人嫵

梁夫人嫵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於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爲太子。竇后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

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罪惡誅放。嫫從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體陛下。爲竇憲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冤死牢獄。體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嘗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幾。憲兄弟姦惡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味死自陳。父旣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卽位。薄氏蒙達。宣帝繼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旣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引見。嫫對上泣涕。賞賜累億。嫫旣素有節行。又首建此事。上嘉寵之。稱梁夫人。擢嫫夫樊調爲郎中。遷羽林郎將。恭懷后遂乃改殯於承光宮。葬西陵。追謚竦爲親喪愍侯。徵還母及弟等。及旣到。皆封侯。食邑五千戶。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還母萬里。爲家門開三國之祚。使

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 大家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永日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關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

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螿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隲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差。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恆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閒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

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



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尙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媾。媾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尙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思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妻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妻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

人之大德。而不可缺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淫聽。日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陟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謂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嚮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

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于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况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于嫂則託名以自高。于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馬融善之。令妻習焉。

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 董祀妻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衆皆爲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廩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

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戮無子遺。尸骸相掌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此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生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蕭蕭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度。聞之常歎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

骨肉來迎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匈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粦粦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于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厯險阻兮之羌蠻。山谷耿兮路曼曼。脊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

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雍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立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冷冷。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徒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但絕兮。死復生。

左貴嬪

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廁於紫廬。非草茅之所處兮。恆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忉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沉積兮。獨鬱

結而靡訴。意慘慘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晡曖而無光兮。氣惻慄以冽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歔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爲它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漣兮。援筆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游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及元楊皇后崩。芬獻誄曰。惟泰始十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媼歸周。宣德中闈。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晉寓。伉儷聖皇。比



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卽。陰。六。宮。號。咷。四。海。慟。心。嗟。子。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  
良。甘。心。自。沉。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元。后。出。  
自。有。楊。奔。世。朱。輪。燿。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  
文。異。於。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匪。荒。行。  
周。六。親。徽。音。顯。揚。顯。陽。伊。何。京。室。是。臧。乃。娉。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閨。闈。惟。德。是。  
將。鳴。珮。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  
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於。禮。斯。勞。於。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  
何。克。廣。弘。仁。終。溫。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羣。妾。惟。仰。譬。彼。北。辰。亦。  
旣。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修。成。蠶。蔭。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  
治。祇。奉。宗。廟。永。言。孝。思。於。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惟。衛。惟。樊。二。  
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軌。亦。能。有。亂。謀。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  
正。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克。繁。則。

百斯慶。育聖育賢。教踰妊姒。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支奄藹。四海蔭焉。微斯皇妣。孰茲克臻。曰乾蓋聰。曰聖允誠。積善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不造。於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扁鵲奏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旣離。載昏載荒。奄忽崩殂。濕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不寐。擗踊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涕雨零。歔歔不已。若喪所生。惟帝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后。早卽窀穸。言斯旣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實聰實哲。通於性命。達於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襚無珍寶。陰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帷帳。虛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沉。豐奠日陳。冀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爰兆。克成立室。魂之往矣。於以今日。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輿伊何。金

根王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丹章。隱隱轡軒。弁經總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仡仡。旌旆翻翻。輓童引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層阜重阿。弘高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揆亡。明神所嘉。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卿士。雲會星布。羣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祇奉迎。我后安居。中外俱臨。同哀並慕。涕如連雲。淚如湛露。扁闔既闔。窈窈冥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卹。倏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溫溫元后。實宣慈焉。撫育羣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懸名日月。垂萬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漣焉。咸寧二年。納悼后。芬於座。受詔作頌。其辭曰。峨峨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鍾於楊族。

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含聰履詰。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榮。越在幼冲。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任邈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后戾至。車服暉暎。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函夏同慶。翼翼聖皇。叡詰孔純。愍茲狂戾。闡惠播仁。蠲釁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祚。囹圄虛陳。萬國齊歎。六合同欣。坤神抃僊。天人載悅。興順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煜。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播甘雪。玄雲晻藹。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陽而晞。矚睨沾濡。柔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祿永綏。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答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並行於世。

高氏（以下魏）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渤海人。學識有文才。高祖勅令人侍後宮。幽后表啓悉

其辭也。

封氏

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渤海人。散騎常侍愷女也。有才識。聰辯彊記。多所究知。於時婦人莫能及。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皆就而諮請焉。

鍾琰（以下晉）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旣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也。琰女亦有才淑。爲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羣小雜處。令自幃中察之。旣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

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鑑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旣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

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見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

陳氏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

王凝之妻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弈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未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旣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甯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嫠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



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修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淵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胸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魏氏（以下唐）

宋庭瑜妻魏氏。定州鼓城人。隋著作郎彥泉之後也。世爲山東士族。父克巳。有詞學。則天時爲天官侍郎。魏氏善屬文。先天中。庭瑜自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別駕。魏氏隨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賦以叙志。詞甚典美。開元中。庭瑜累遷慶州都督。初中書令張說。年少時爲克巳所重。魏氏恨其夫爲外職。乃作書與說。敘亡父疇昔之事。并爲庭瑜申理。乃錄南征賦寄說。說嘆曰。曹大家東征之流也。庭

瑜尋轉廣州都督。道病卒。魏氏旬日亦殞。時人莫不傷之。

韓希孟（以下宋）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元年。大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爲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將。女知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於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甯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蔣烈婦（以下明）

蔣烈婦。丹陽姜士進妻。幼穎悟。喜讀書。弟文止。方就外傅。夜歸。輒以餅餌啖之。令誦。日所授書。悉能記憶。久之。遂能文。歸士進數年。士進病瘵死。婦屑金和酒飲之。并飲鹽鹵。其父數偵。知奔救。免不食者十二日。父啓其齒。飲之藥。復不死。禮部尙書實。士進從父也。知婦嗜讀書。多置古圖史於其寐所。令續劉向列女傳。婦許諾。家人備之益謹。一日。婦命於總帳前。掘坎埋大缸貯水。笑謂家人。吾

將種白蓮於此。此花出泥淖。無所染。令亡者知予心耳。於是日纂輯不懈。書將成。防者稍不戒。則濡首缸中死矣。爲文脫稿。卽毀。所存列女傳及哭夫文四篇。夢夫賦一篇。皆文止竊而得之者。御史聞於朝。榜其門曰文章貞節。初其兄見女能文。以李易安朱淑貞比之。輒嘖蹙曰。易安更嫁而淑貞不慊其夫。雖能文。大節虧矣。其幼時志操已如此。

楊玉英

楊玉英。建甯人。涉獵書史。善吟詠。年十八。許字官時中。時中有非意之獄。父母改受他聘。玉英聞之。囑其婢曰。吾篋有佩囊布鞋諸物。異日以遺官。官人婢勿悟。諾之。於是竊入寢室。自經。死。日不暝。時中聞訃。具禮往祭。以手掩之。遂暝。婢出所遺物付父母。啓之得詩云。崑山一片玉。旣售與卞和。和足若被刖。玉堅不可磨。若再付他人。其如平生何。

張氏女（以下清）

湖北有張氏女。許嫁胡氏子。婚有日矣。而胡氏子病甚。乃使媒妁請絕於張。張女不可曰。女子既以身許人。死生以之。遂適胡氏。而胡氏子病有閒。又踰數年。生二子始死。張女撫其二子以終。女非止有節操。且有才幹。其父仕於閩。爲縣令。資財巨萬。惟挾二妾以從。棄厥妻於家不顧。無以爲生。族中人咸不平。縱與其妻。使如閩。辭無資。則爲釀資。又懼不禮於夫。女乃曰。母無懼。我侍母以行。然須具來往之資。合則留。不合則返耳。於是母女俱如閩。未至其所三十里。使人以告。父聞妻至。將不納。聞女與俱至。始大具車徒迎之。既至。果相安。居數月。女辭欲返。母留之。女曰。家有尊章。豈能居此長奉母乎。母泣曰。汝在。故我無苦。汝去。彼將魚肉我矣。吾從汝歸耳。遂與俱返。後其父以贓敗。詔下原籍。薄錄其家財。縣官奉檄至門。母皇恐伏竈下。餘人悉走匿。女盛服出。見縣官。言父平時棄母不顧。狀且曰。父盛時。母不同其樂。今父敗。母豈得同其苦。請公入視。如有銖金寸錦之儲。甘受隱匿之罪。聲情慷慨。縣官爲之動容。入視之。破屋數椽。疏帳

縹被而已。嘆曰：誠如汝言。誠如汝言。遂去。

錢芬

乾隆間。江南有才女曰錢芬。字左才。常州武進人也。父枝起。字方高。工部主事。左才幼而慧。父授以毛詩。輒通曉。稍長。能詩。且工畫。所居曰段莊。就其景物。爲江村圖。題詩其上。以尺絹繡之。詩字繪繡皆佳。見者嘆爲四絕焉。及歸。同里楊瑤。瑤字濱洲。其父爲式齋明經。與方高皆以能文名。左才善事之。三黨皆稱賢孝。然體弱善病。中年後。又劬於家事。并刀尺不假手婢媪。俄而父兄相繼歿。益鬱鬱不自適。未幾。母亦卒。朝歛暮啜。病遂不起。於乾隆二十六年。十有二月某日卒。傳者失其生年。年若干歲。不可考矣。子二人。長濟恩。爲縣學生。能詩文。次湛恩。亦善畫。左才集中。有示凝儒兒詩。卽濟恩也。又有側室子二人。曰洽志。曰瀄意。洽志善畫。仕女。時稱楊美人云。

談氏二女

談步生印蓮。談緇卿印梅。○二女史。皆歸安菱湖人也。印蓮著有花中君子遺草一卷。印梅著有九疑仙館詩草一卷。黃金鑄淚。漬柔翰而難銷。紫玉成煙。逐彩雲而俱散。香魂化去。已憐鶴背雙飛。錦字鈔來。尙賸牛腰一束。其師孫秋士先生携至京師。俞曲園先生父曾題四絕句。有云。紅閨一片心頭血。寄語興公好護持。所謂興公。卽先生也。先生歿而詩遂散失。至咸豐癸丑。曲園同年生謝夢漁。偶於五都之肆。得來一卷之詩。小字零星。古香馥郁。携歸市上。非同贗本。河豚祕置篋中。不課雪衣鸚鵡。曲園屢向索觀。而旋卽乞假南歸。亦未果也。某年正月。其表伯姪戴鏞茂才。寄示一冊。蓋非其全者。然而廬山真面。已見此中。海上深情。足移我輩矣。夫其鴛鴦罷繡。玳瑁裝書。笑拔金釵。向先生作誓。閒敲銅鉢。呼小婢傳箋。豈非林下之清風。閨中之韻事乎。乃讀二女史詩。聲音悽惻。絮語纏綿。不續離騷。自然幽怨。偶翻水調。便爾蒼涼。抑又何也。嗟乎。小兒造化。常多顛倒之時。女子多才。每受聰明之累。幾聞新婦得配參軍。竟有才人終歸。

厮養於二女史有深慨矣。墨池未涸。香冢先荒。種成薄命之花。雨風太酷。賸比未焚之草。翰墨猶香。因推其先人之意而爲之序。謂他日假滿還朝。井當携示夢漁。使人知十丈輭紅。有此一編冰雪也。

鄭蘭孫

鄭蘭孫字娛清。別字蘅洲。杭州仁和人。幼孤。鞠於外家。其外王父孫公博雅士也。愛其慧。教之讀。六歲通四聲。九歲能爲小詩。以庭前花木命之賦。輒有作意。至十四五。工書畫。且善爲唐宋人小令。孫公益奇愛之。里其壻。久之爲同新。徐君才壻焉。徐君諱鴻謨。字若洲。故杭之巨族。居姚園寺巷。有高樓一區。自其五世祖文敬公高祖文穆公以來。累朝賜予祕籍。及購藏羣書。皆皮其上。徐君自幼博覽無遺。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作觀潮賦。傳誦一時。蘭嫁歸徐君。年甫十有九。事其姑孫太孺人。能得其歡心。已而徐君官江南。攝揚州府經歷。遂奉孫太孺人就養於揚。以揚州流俗豪侈。輒誦隨園詩曰。青山也厭揚州俗。多少峯

巒不過江。徐君戲反其意曰。青山也。羨揚州好。多少峯巒隔水看。慰之也。咸豐三年。賊陷江甯。順流而下。將薄揚州。時徐君奉檄乞援於淮。蘭孫曰。事急矣。吾姑高年。不宜久居危城。而又懼中途遇鈔掠。乃盡棄其囊橐。惟奉純皇帝賜文穆詩卷。及其家乘。與先代遺像。從孫太孺人挈子女以出奔如臬。未至。失其長女。女甫十歲。意必殤折矣。未幾。竟得於吳陵之鄉間。先時有曾媪。携二女與孺人同居。曾媪旋物故。孺人携其二女至如臬。爲擇良輿而歸之。及失女復得。僉曰。陰德之報也。越二年。孫太孺人卒。徐君方護理揚州府清軍同知。孺人獨治喪。衣衾皆手自縫紉。人稱其孝。明年大旱。孺人鬻衣買粟。食鄰比之餓者。徐君旣服闋。復之官。孺人與其子琪。居如臬。家益貧。不能具修脯。乃自課琪讀書。作示兒詩四章。九年。賊再陷揚州。徐君力戰。受創幾死。傳聞已歿於陣。孺人欲冒險往偵之。乃先爲孫太孺人卜地於如臬城東。權葬焉。封以土。識以石。已而舟次秦州。知徐君遇救未死。乃迎之至如臬。躬視醫藥。歷十月之久始愈。而孺人



亦病矣。孺人故達佛理。遭遇兵亂。益視死生如夢覺。初至如皋。曾賦自輓詩十六章。至是知不起。然猶治家事。勉琪誦讀如平時。十一年。徐君攝六合瓜步司巡檢。其夏五月。孺人卒於如皋。先卒前十日。謂琪曰。吾病不可爲矣。後十日當逝。汝父未還。身後事吾自任之。乃召僕媪治歛具。且命題墓碣曰。蓮因室主人墓。蓮因者。其所居室名也。琪及其女兒。各刲股羹以進。竟不效。如期而卒。卒之日。異香滿室。有金光穿戶出。左右皆見之。孺人著有蓮因室集。生子二。曰琪。曰珙。生女一。曰雲芝。琪早殤。珙有雋才。詩文字畫。能世其家。雲芝亦能詩。嫁同里袁啓瀛。

# 二十五朝奇女傳卷之七

## ●智謀列傳

語云。知幾其難哉。夫霸王以扛鼎拔山之勇。不足以敵一貌如好女之子。房。此柔以克剛。智能勝力之明證也。惟智與謀。鬚眉中且不易得。况巾幗乎。吾讀史而至洗夫人。羊叔妻陳嬰母。辛憲英。豐城女。諸傳。竊嘆此中因。大有人在。而非彼豚犬兒輩所得望其項背。嗚呼。世而猶有其人也。雖鑄之黃金。亦所願焉。因作智謀傳第七。

###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隗氏。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謂密母爲能識微。詩云。無已大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爲將。伐羅。屈瑕號莫敖。與羣帥悉楚師以行。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蒞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亂濟。至羅。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羣師囚於冶。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爲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毋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構木之下。君子謂鄧曼爲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 齊桓衛姬

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寧戚。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也。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爲夫人。號管仲爲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魏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 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之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

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君子謂荅子妻能以義易利。雖違禮求去。終以全身復禮。可謂遠識矣。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齊相妾媵

妾媵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

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媵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媵曰。妾聞之曰。母老。老母賤。賤母少。少母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邪。夫伊尹有嬖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大平。由是觀之。賤可賤邪。皋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邪。馱馱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邪。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邪。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齊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媵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爲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處家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爲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甯。所謂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干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

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某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以爲爲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爲之亦勞矣。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餽以河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石。



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公平以其言爲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旣堅。舍矢旣鈞。言射有法也。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媯。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媯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爲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旣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爲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故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民人。不爲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

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爲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媵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卽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 楚野辨女

楚野辨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

大夫遇轂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冝少引。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怒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今子列大夫而不爲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慚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辨女能以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游。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璜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

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 趙津女媧

趙津女媧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媧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

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巫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其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摻楫而請曰。妾居河濟之間。世習舟楫之事。願備員持楫。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驪。左驂牝。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右驂牝。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

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 趙佛肸母

趙佛肸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曰。我不當死。士長問其故。母曰。爲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爲之言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爲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爲有說也。乃以母無教邪。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

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齊威姬虞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威也。威王卽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諸侯並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卽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王視其辭，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謙，泥附王著，薦牀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爲邪臣所擠。

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爲汙。柳下覆寒女不爲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旣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妾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亡士歎市。市爲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寃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爲豪釐。此妾之罪二也。旣有汙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爲莫白妾之汙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爲殘。妾旣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爲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於之朝市。封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胡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旣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壯大。



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銜嫁不讎。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讐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爲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夫人不容於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善。良久曰。竊嘗善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

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詔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極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詔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旣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游。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女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游。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

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車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慚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加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游。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慚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尙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鑿時也。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尙不足言。何獨

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立瘤女以爲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卽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爲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也。

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椳撩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椳撩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王明其左右。賢其妻子。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邱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今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居三日。四方之士。多歸於齊。而國以治。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旣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閒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游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旣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游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姦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爲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爲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闕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游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旣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強輔。必且殆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

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內崩壞，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日以滋甚，今禍且構。王游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闊達，一患也。宮垣衣繡，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虞竭，三患也。百姓飢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爲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爲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

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早。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坐常處下。凡爲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爲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

### 楚陵於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帚之妾。請入與計之。卽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



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叔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爲肸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墟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爲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日不顯。莫予云覲。此之謂也。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

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鐘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光可監人。名曰玄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宥有豕心。貪惓母期。忿戾母鬻。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曰伯碩。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姒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爲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爲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魚。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

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魯公乘嬖

魯公乘嬖者。魯公乘子皮之嬖也。其族人死。嬖哭之甚悲。子皮止嬖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爲相。子皮問嬖曰。魯君欲以我爲相。爲之乎。嬖曰。勿爲也。子皮曰。何也。嬖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子皮曰。嬖欲嫁。何不早言。似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衆。何以理之。譬猶揜目而別黑白也。揜目而別黑白。猶無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爲也。子皮不聽。卒受爲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公乘嬖。緣事而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詩云。擇兮擇兮。風其吹汝。

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 魏曲沃負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爲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爲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爲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閒。會使於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竄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諡。所以就之也。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爲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

有嬖。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預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睢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居其閒。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賜負粟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爲將。將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

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臧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卽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曰。不也。括旣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爲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此之謂也。

### 衛靈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磷磷。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爲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而有二賢。

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陳嬰母（以下漢）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爲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曰。我爲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爲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爲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嚴延年母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爲河南太守。所在名爲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願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爲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爲言之。後歲餘。爲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甯自全矣。其嚴母之謂也。

### 王章妻女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爲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



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泣。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於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爲鳳所舉。意不肯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流涕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猶是爲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獄上。聞呼囚。數常至。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將軍。閔章無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衆庶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爲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遭咎也。

趙媛姜

韃爲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遠潛逃。建立門戶。

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解姜便媛。道桎梏爲齎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 陳順謙

陳順謙。成固人也。順謙適鄧令曹甯。十九寡居。長育遺孤。八十餘卒。兄弟陳規。著書歎述之。惠謙適張亮則。在扶風官下。吏白欲重禁嚴防。以肅非。元修訪於惠謙。惠謙曰。恢宏德教。養廉免恥。五刑三千。蓋亦多矣。又何加也。兄弟伯思學仙道。惠謙戒之曰。君子疾沒世。名不稱。不恚。年不長也。且夫神仙愚惑。如繫風捕影。非可得也。伯思乃止。陳伯臺稱云。女尙書之後耳。

### 癡姨（以下魏）

姚氏婦楊氏者。閹人苻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及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

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彊舁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嬖亦不過也。

宣穆張皇后（以下晉）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皋人也。父汪。魏粟邑令。母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栢夫人有寵。后罕得

進見。帝嘗臥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吾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爲皇后。

### 嚴憲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於杜氏。十八而嫠居。子植。女鞞。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鞞亦有淑德。傳立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立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立。內外以爲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立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立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誅。植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

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司。立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於海內。其知人之鑑如此。年六十六卒。

辛氏憲英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鑑。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于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

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祐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者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

### 孟昶妻周氏

孟昶妻周氏，昶弟顓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立，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

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宜。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顛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吾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顛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之。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苻堅妾張氏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

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吾民聰明。天猶若此。況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羣犬大嗥。衆雞夜鳴。伏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 段元妃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僞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吾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僞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爲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爲皇后。垂立其子寶爲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



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僞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尙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下咸以爲然。僞中書令哇。遂大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閹后。親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言。虛實尙未可知。宜依閹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涼武昭王李立盛后尹氏

涼武昭王李立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立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已生。立盛之創業也。謨謀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立盛薨。子士業嗣位。尊爲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士業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窺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爲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誠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士業不從。果爲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手。奈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興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爲同凡人之事。起兒女

之。悲。吾。一。婦。人。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爲。臣。妾。乎。若。殺。吾。者。吾。之。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爲。子。茂。虔。媵。其。女。爲。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旣。而。女。卒。撫。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答。曰。子。孫。流。漂。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氈。裘。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吾。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迴。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于。伊。吾。

醮國夫人（以下隋）

醮國夫人者。高涼洗氏之女也。世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僭。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

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誠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叅。央。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皋。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爲。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衆。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贛。石。寶。知。之。遂。告。夫。人。曰。平。虜。驍。將。也。領。兵。入。贛。石。卽。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吾。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欄。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

保於甯都。夫人總兵與長城候陳霸先會於贛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於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逼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册夫人爲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賚繡幃。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璿以南康拒守。洸至嶺下。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於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遺其孫魂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

爲儀同三司。册夫人爲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和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盎出討佛智。戰剋。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界馬。張錦傘。領毅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盎爲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爲廣州總管。譙國公。册夫人爲譙國夫人。以宋康邑迴授僕妾洗氏。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勅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兆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遺往誅翦。爲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孫盎斬獲佛智。竟破羣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五千段。暄不進愆。誠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

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於。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遺。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遺。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勅。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賻。物。一。千。段。謚。爲。誠。敬。夫。人。

王裘妻（以下宋）

王裘妻趙氏。饒州樂平人。建炎中。裘監上高酒稅。金兵犯筠。裘棄官逃去。趙從之行。遇金人縛以去。繫裘夫婦於劉氏門。而入剽掠劉室。趙宛轉解縛。并解裘。謂裘曰。君速去。俄而金人出。問裘安往。趙他指以誤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趙欺。

已。殺。之。袁。方。伏。叢。薄。間。望。之。悲。痛。歸。刻。趙。像。以。葬。袁。後。仕。至。孝。順。監。鎮。

### 詹氏女

詹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倏破縣。女嘆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殺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雖窶陋。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去。無顧我。我得侍將軍。何所憾哉。遂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嘆而去。

### 鐵匠妻田氏（以下明）

田氏。儀真李鐵匠妻。姿甚美。高傑步卒掠江上。執犯之。田以死拒。挾馬上至城南小橋。馬不能渡。田給卒牽衣。行覩中流急湍。曳二卒赴水。並溺死。

### 吳之瑞妻

吳之瑞妻張氏。之瑞宿松諸生。福王時城陷。軍士欲污之。張恐禍及夫與子。給曰。此吾家塾師。攜其子在此。吾醜之。若遣去。則惟命。夫與二子去。已遠。張乃厲。



聲。唾。罵。撞。石。死。

韓貞女

貞女韓氏。保甯人。元末明玉珍據蜀。貞女慮見掠。僞爲男子。服混迹民間。旣而被驅入伍。轉戰七年。人莫知其處。女也。後從玉珍破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始改裝而行。同時從軍者莫不驚異。洪武四年。嫁爲尹氏婦。成都人以韓貞女稱其實智勇兼備焉。

黃氏妾（以下清）

黃桂圃。培榮。浙之會稽人。道光末。官湖北武昌府同知。咸豐二年。粵寇至鄂。城桂。桂圃衣冠坐堂。皇罵賊求死。賊繫之。并其一妾二子。挾以入舟。桂圃得閒。自沈於江。妾與子皆至金陵。長子啓勳。時年十一二。爲鄉人竊負以出。逃至蘇州。陷圃有弟金谿。刺史需次於蘇。因撫育之。其妾爲賊幽於女館。久之放出。居鄉間。以縫紉自給。幼子尙孩提。力不能養。有鄰村婦乞爲子。不得已許之。密以鍼。

刺天賜二字於兒左肩泣而昇之。天賜者兒乳名也。及官軍收復金陵。啓勳長矣。至金陵訪其母。得之。迎以歸。光緒四年。啓勳預海運之役。溺死天津。金谿痛桂圃之無後也。其妾因言天賜事。乃致書江甯蔣鶴莊太守。物色之。得其母子。召至署中。解兒衣。驗其左肩。則天字二畫。尙存。賜字貝旁。亦未泯滅。乃謂村婦曰。此黃氏子也。判歸黃氏。桂圃爲國捐軀。固宜有後。而其妾之智節。則亦足多矣。啓勳之溺也。失其屍。求之數日。不得。杜筱珊太守時爲江蘇海運津局總辦。命以紙作靈位。備書官職姓名。置水盆中。旁設羹飯。匕箸具焉。浮之天津牒口。使人駕小舟從之。初入水。其盆向北逆流。及小舟解維。盆卽順流下行。約二里許。至寶林庵前。水益忽。自就岸。則屍已出。自水中面貌。雖改衣裝。宛然。乃厚歛之。並請於朝。得優卹焉。

### 智妓

咸豐二年。山東幅匪起。掠費縣之仲村集。有一賊騎馬走荒郊。遇少婦獨行。遽

下騎推婦於地。將淫之。不知此婦固倡也。殊不慙懼。乃反笑曰。汝騎將逸。奈何。賊思其言良是。而四顧無可繫馬處。婦又笑曰。拙哉。賊也。何不卽繫於汝足。賊亦笑曰。諾。乃引馬韁繫已足上。解衣就婦。婦猛起。拾地上賊刀。力斫馬尾。馬驚。又負痛。狂奔十餘里不止。賊爲其牽曳而去。顛碎脅折。生死不可知矣。婦望之。鼓掌大笑。檢賊衣得巨金數錠。懷之歸。

姜楚蘭

劉東平澤清。建閩淮陰。興屯置權。兼課魚鹽。不貲之富。幾亞郿塢。淮浦名倡姜楚蘭者。色藝冠時。尤善琵琶。素與某生交驩。生金盡。則每出纏頭錦爲生取酒。一日。聞劉巡視浦上。蘭特疑凝。登臨街小樓。鼓數曲。繁音徹外。劉從輿中諦聽。良久。意茲麗曲。必成纖手。亟遣從騎索之。得蘭大喜。卽攜至幕府。寵之專房。時以絃歌自娛。居踰月。蘭啓劉曰。君侯牙樹名邦。絨膺高爵。帷幄之謀。金鼓之役。皆非賤妾所敢預聞。至於披較琴書。品置服玩。竊有微長。妾固不惜纖軀。晨夕

於君侯之側也。劉掀髯大笑曰。解語花亦欲窺我清秘耶。因命以筦鑰之任。金玉錦繡悉以委焉。未幾。滿兵南下。劉惶懼出閱黃河。蘭折簡致生曰。資虬髯之帑。濟鷗裘之困。未爲過也。願假崑奴。速完邛。遇生。遂泛畫舫於城下。細載宵行。劉歸視蘭室。么絃在壁。黼帳闐如。撫膺太息而已。鼎革復。東平遠竄。蘭自越返。淮與生偕老。

### 賣腐女

北京有夫婦某姓者。避仇來南。攜一幼女。家於亳州。以賣腐爲業。積十餘年。蓄貲二百金。女年及笄。姿色韶艾。鄰里咸欲聘之。其夫與婦計曰。吾本北人。親戚墳墓在焉。今嫁女於亳。異時往來迢遠。且日久仇盡。不如挈之還北。擇親舊字之。婦以爲然。乃僦裝雇二驢。婦女各騎其一。夫徒步同行。纔二十里許。見兩騎挾弓刀。覩女貌美。強抱上馬。疾馳不顧。夫婦追奔數里。哀號乞女。騎弗許。夫婦曰。吾有五十金。願貢贖女。又勿許。三請罄其二百金。騎取其金。仍挾女去。夫復

追及。騎拔刀殺之。婦見夫死。亦奔及號呼。騎并殺之。復行數十里。女見道旁有井。佯言口渴索水。騎以孱弱女子也許之。下馬取水。不得汲器。女指曰。前高樓中無汲器耶。遂一人守女。一人往取汲器。未及至。女伺守者少。怠躍入井中。取汲器者至。以汲繩縋一人入井。以繩縛女引之出。復垂繩引救女之賊。井上者方鞠躬下視。垂手力引。女乘勢極力推之。遂併墜。女乃跨賊馬奔高樓家。且訴其故。邨人齊赴視井。果有二賊。其一折頸死矣。遂引其一出。甫上。女拔賊刀斷其首。囊金。咸在。衆共報之。州守女訴父母死處。並已報仇狀。守驗其金。并遣驗父母屍。果然大奇之。曰。汝父母盡歿。隻身歸北。誰與汝主者。吾且無子女。汝爲吾女。吾嫁汝可乎。女稽首謝。乃迎之入署。擇所後諸生某才而未娶者歸焉。益倍其橐而予之。一時傳爲奇節盛德云。是康熙年間事也。

楊氏女

豐城楊氏女。歸李某爲婦。有譚兵圍南昌。游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爲小校王

某所得。王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矜。生一子。未幾王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妾故夫本富室。當播越時。魯以金珠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擄使得取來。妾與夫人皆富矣。但妾手自藏。非妾行。不可必易服去。往還且數月。此呱呱者。煩代撫之。妻大喜。乃擇日釋笄薙髮。鞞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旅舍。以醕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戮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搥門大叫。夫從牖隙矚視。見是少年軍將。不敢出。里老咸來問。婦曰。無與公等事。門啓。歇馬中堂。踞坐索故夫。聲甚厲。里老促夫出。夫偃僂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嘆曰。真不識耶。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予卽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妝巧脫狀。親鄰皆來賀。事聞邑令。給匾獎許曰。奇女子。

二十五朝奇女傳卷之七



# 二十五朝奇女傳卷之八

## ●勇敢列傳

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斧鑕加於頸而志不撓。此非心有定見。視死如生者不能也。子輿子所謂大勇者非耶。古有娘子軍。夫人城。傳之史冊。載之稗官。夫固數見不一見矣。若夫舍身救親於兇噬之下。拚死殺賊於兵陣之間。以柔弱嬌小之軀。與彼猛獸惡魔鬪。雖昂藏七尺身。亦有所不能。彼畏蕙怯懼之藐丈夫。更無論焉。緬仰英風。吾不禁於今日民氣衰茶之餘。感慨係之矣。乃作勇敢傳第八。

## 聶政姊（以下周）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爲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暴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爲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



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于尸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馮昭儀（以下漢）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月爲美人生男。是爲中山孝王。美人爲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慚。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爲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義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於狩。論語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劉氏（以下魏）

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世宗時。金龍爲梓潼太守。郡帶關城。戍主蕭衍遣衆攻圍。值金龍疾病。不堪部分。衆甚危懼。劉遂率厲城民。修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斬之。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外城。尋爲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中。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賊乃退散。豎眼歎異。具狀奏聞。世宗嘉之。正光中。賞平昌縣開國子邑二百戶。授子慶珍。又得二子。出身慶珍。卒。子純。隋襲。齊受禪。爵例降。慶珍。弟孚。武定末。儀同開府司馬。

苻登妻毛氏（以下晉）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爲姚萇所襲。營壘旣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殺傷甚衆。衆寡不敵。爲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

罵曰。吾天子后。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甯不鑒照。萇怒殺之。

荀崧小女灌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張茂妻陸氏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爲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關上書。爲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婦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 王廣女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爲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揚州。而廣被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閤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可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言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 洪州彭女（以下宋）

彭烈女。生洪州分甯農家。從父泰入山伐薪。父遇虎。將不脫。女拔刀斫虎。奪其父。而還。事聞。詔賜粟帛。勅州縣歲時存問。

## 沙里質（以下金）

阿鄰妻。沙里質者。金源郡王銀朮可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

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營柵爲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氈爲甲。以裳爲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劍督戰。凡三日。賊去。皇統二年。論功封金源郡夫人。大定間以其孫藥師爲謀克。

阿魯眞

女胡里改猛安夾谷胡山之妻。夫亡寡居。有衆千餘。興定元年。承充爲上京元帥。上京行省太平執承充應蒲鮮萬奴。阿魯眞治廢壘。修器械。積芻糧。以自守。萬奴使人招之。不從。乃射承充書入城。阿魯眞得而碎之。曰。此詐也。萬奴兵急攻之。阿魯眞衣男子服。與其子蒲帶督衆力戰。殺數百。人生擒十餘人。萬奴兵乃解去。後復遣將擊萬奴兵。獲其將十人。詔封郡公夫人。子蒲帶視功還賞。承充已被執。乘閒謂其二子女胡蒲速。乃曰。吾起身宿衛。致位一品。死無恨矣。若輩亦皆通顯。未嘗一日報國家。當思自處。以爲後圖。二子乃冒險自拔南走。是年四月至南京。

完顏妻

完顏仲德妻。不知其族氏。崔立之變。妻自毀其容服。攜妾及二子。給以采蔬。自  
汴走蔡。蔡被圍。丁男皆乘城拒守。謂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爲國出力。婦人  
獨不能耶。率諸命婦。自作一軍。親運矢石於城下。城中婦女爭出繼之。城破。自  
盡。

王氏女（以下元）

至大間。建德王氏女。父出耘舍傍。遇豹爲所噬。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聲。驚  
趨救。以父所棄鋤擊豹腦。殺之。父乃得生。

姚氏

姚氏。餘杭人。居山谷間。夫出刈麥。姚居家執爨。母何氏往汲澗水。久而不至。俄  
聞覆水聲。亟出視。則虎啣其母以走。姚倉卒往逐之。卽以手毆其脅。鄰人競執  
器械以從。虎乃置之而去。姚負母以歸。求藥療之。奉養二十餘年而卒。

官勝娘

方甯妻官勝娘者。建甯人。甯耨田。勝娘饁之。見一虎方攫其夫。勝娘卽棄饁奮挺連擊之。虎舍去。勝娘負夫至中途而死。有司以聞。爲旌復其家。

胡烈婦

胡烈婦。渤海劉平妻也。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旁。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季陽城。求醫以傷卒。縣官言狀。命恤其母子。仍旌異之。

于氏（以下明）

于氏。汝州張鐸妻。崇禎十四年。賊破城。氏謂兩婢曰。吾輩今日必死。曷若先出。擊賊。殺賊而斃。不失爲義烈兒。於是執挺而前。賊先入者。三出不意。悉爲所踣。羣賊怒。攢刺之。皆死。

蕭氏

蕭氏。萬安賴叔南妻。夫早喪無子。遺一女。寇大起。築室與女共居。盜突至。率女持利刃。遮門。詈曰。昔寧化曾氏婢。立砮殺賊。汝謂我刃不利邪。犯我必殺賊。汝怒。縱火焚之。二人咸燼。

### 張國紘妾

楊氏。安定舉人張國紘妾。崇禎十六年。賊賀錦攻城急。國紘與守者議。丁壯登陴。女子運石。楊先倡。城中女子從之。須臾四城皆徧。及賊陷。揚死。譙樓旁。事定。家人獲其屍。兩手猶抱石不脫。

### 姚孝女

姚孝女。餘姚人。適吳氏。母出汲。虎銜之去。女追掣虎尾。虎欲前。女掣益力。尾脫。虎負痛躍去。負母還。藥之獲愈。奉其母二十年。

### 蔡孝女

成化間。武康有蔡孝女。隨母入山採藥。虎攫其母。女折樹枝格鬪。三百餘步。虎



舍其母傷女血噴丈許竹葉爲赤虎卒逃去女亦獲全。

雲娘（以下明）

密雲汪參將廣陵人也。有僕王忠常往來酒肆李家。久之相善。李以女雲娘歸焉。年十八矣。汪解任將還維揚。呼忠謀備輿具。并所以載雲者。雲曰。主之行李甚壯。取道河北。征途不靖。請效軍人裝。執弓矢以戒不虞可乎。汪聞而異之。召雲娘至。授五石弓。折之如斷梗。凡易數弓。悉不稱意。顧謂忠曰。須取我家弓來。遂腰箠插矢乘駿馬。以從。時歲在己卯。羣盜塞路。行至一荒原。雲縱馬而前。遙見十餘騎擁塵突至。飛矢拂雲袖。雲揮袖矢落。又一矢到雲。隨以手承之。卽穀而發。騎駭。反奔中項。仆地。又於箠中出矢。斃一騎。餘皆散遁。由是參將抵家。無寸箸之失。雲貌殊豔。參將子一見心動。欲狎之。雲曰。妾下走陋質。不意爲公子。憐然有忠。在何忍及此。無若遣忠而納以禮。我乃從。公子喜過望。遂厚給忠。雲指示令去。公子治吉席。將爲小星催妝。雲忽易戎服。掣所佩刀。出立堂上。責公。

子○曰○爾○家○添○建○高○牙○不○能○出○奇○報○國○偶○遇○萑○苻○藎○焉○膽○慄○妾○以○一○婦○人○奮○衛○長○途○迄○於○安○吉○所○以○報○公○子○者○至○矣○乃○恣○行○不○義○玷○我○貞○素○耶○遽○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却○曰○有○追○我○者○我○卽○斷○其○頭○如○河○北○盜○矣○公○子○驚○悚○喪○魂○雲○娘○行○及○門○門○外○已○有○碧○衫○奴○控○馬○以○待○遂○馳○去○永○不○復○返○

### 玉兒

玉○兒○逸○其○姓○北○方○小○家○女○其○母○亦○具○有○姿○色○出○入○京○師○貴○人○邸○中○與○某○貴○人○尤○暱○妊○及○期○夢○貴○人○來○手○授○一○玉○孩○潔○白○無○瑕○寘○其○懷○冷○若○冰○雪○驚○而○寤○越○日○而○產○女○也○字○之○曰○玉○兒○及○長○眉○目○如○畫○雙○頰○若○暈○朝○霞○顧○身○矯○捷○同○飛○燕○母○固○繩○妓○以○絕○技○鳴○北○方○玉○兒○遂○繼○其○業○技○特○工○更○出○母○上○然○非○其○心○之○所○好○也○性○好○書○史○頗○識○字○以○坊○間○唱○本○令○曲○師○按○譜○教○之○因○是○解○填○詞○偶○作○小○令○音○調○淒○婉○出○自○天○籟○汪○太○史○治○秋○識○其○母○一○日○偶○觀○玉○兒○演○諸○技○畢○侍○立○於○側○舉○字○義○詢○依○依○出○肘○下○柔○曼○堪○憐○太○史○歎○曰○此○秋○水○芙○蕖○豈○風○塵○中○物○哉○矚○其○母○善○視○之○

早爲之所。當宣廟中。京師人物輻輳。百貨充物。都盧緣撞之技。闐集街市。時玉兒年已十四五。益嫵媚。遠近稱色藝雙絕者。無出玉兒右。每當綺陌春暖。廣場草平。兩竿對植。竿首各有孔。貫綵索十餘丈。橫亘如虹。高出簷際。玉兒斂手而登。凌波微步。且卻且前。極婀娜欹側之態。少焉往來騰蹕。若履平地。鷺鴻游龍。莫可方喻。俄而躡空顛墜。則以雙鉤勾索。擲身倒懸。復翹一足。體擺蕩如流蘇。久之纖腰反折。捩其頸。昂首出胯下如環。無端驀翻身。則仍一足立索上。合掌效南海童子膜拜。已乃翩然下。旁及舞刀杖角觝諸戲。靡不精妙。竟神色自若。低鬢鞞袖。嫣然一嬌女子。弱不勝衣。柔如無骨。臨風綽約。如在畫圖。觀者駢肩累趾。駭目醉心。公孫之舞劍器。談孃之人壓場圓殆。無以過。由是名噪一時。公卿燕會。爭招致之。雖縛袴登場。靚妝糾酒。而雅自矜重。不屑與齷齪羣婢伍。慕色者思欲一親薌澤。餽以重金不顧也。因此京師諸貴人。咸知玉兒貌美而性烈。技汚而行貞。或敬之。或憐之。或有爲之歛歛歎息者。雖時招其登堂演藝。入

座侑觴。相戒弗敢犯。某相國第六公子。涎其美。必欲得之。凡珠玉紈綺之屬。可  
以博玉兒歡者。畀鉅萬計。顧稍稍狎近。輒面頰引避。入以游語。則俯其首。淚瑩  
睫承玉。旁觀咸訝之。察其父母。固極鍾愛。珍之若掌珍。公子貌故寢。性尤暴戾。  
以玉兒之落落難合也。愈欲得之。乃使左右諷其家人。許位出諸姬上。且爲置  
田宅。若姻婭往還不禁。父母旣動於利。復怵相國勢。乘間商之女。覩然曰。耶孃  
不欲兒活耶。反覆諭以利害。掉頭不答。退而哭泣終夜。日盡腫。公子知之。亦無  
如何。然或演技。招之卽赴。未嘗梗親命。轉喉車子之歌。反腰靜婉之舞。見者輒  
爲之魂失也。吳門徐孝廉蓮士。汪太史高足弟子也。美豐姿。風度翩翩。素有玉  
界尺之譽。時以應南宮試。客京師。屢從太史後。觀玉兒搬演諸戲劇。擊節歎賞。  
又以玉兒纖腰細趾。弱質伶伶。而顧屢蹈奇險。憐惜之心。形於顏色。玉兒於儔  
人廣衆中。獨目注徐孝廉。久之亦漸稔。孝廉新賦悼亡。緇衣素帶。是日爲太史  
生辰。易吉服。玉兒捧觴前爲太史壽。併醺生。太史命生還飲玉兒酒。玉兒亦不。

辭引杯遽盡。太史戲謂玉兒曰。子固余絳帷中女弟子也。與徐孝廉允稱雙絕。盈盈兢秀。玉樹瓊枝。差堪髣髴。孝廉尙作待闕之鴛鴦。今歲春官高捷。余當爲執柯。以云輶迎致。作一對璧人何如。玉兒紅潮上頰。不作一語。置杯竟去。此雖一時戲語。而孝廉與玉兒固已目成心許之矣。公子微有所聞。大不懌。有爲公子謀者曰。非行巧取豪奪之計。恐爲他人先。公子乃徑呼其父母來。盛氣謂之曰。唉。若靳此錢樹子何爲者。若女老不嫁則已。嫁則疇不知我所愛。孰敢蹈死近禁巒。若何爲者。父母不得已。乃潛謀醉以酒。俾遂公子意。當喁喁商度時。已爲玉兒竊聽得之。顧佯若不知。舉止從容如平日。翌晨。公子大張筵。召賓客。玉兒隨父母入府奏技。酒半。庭中累方几數十。母升顛仰臥。兩足承小梯。梯高幾及樑。女弛外服。著退紅窄袖襖。柔捷緣梯上。蜿蜒升降。如蟻穿九曲珠。備極諸險。梯岌岌動欲墮。座客皆起立。舌橋神悚。目不少瞬。公子憐之。招手使下。玉兒忽踞梯大聲曰。諸貴人幸聽兒一言。兒所以含垢蒙恥。習此賤役。爲養親計耳。

公子非兒耦。徒倚勢凌逼人。至生我者。忍徇奸謀。欲強劫兒身。兒何生爲。言訖。淚交頤墮。自脫簪珥。纏臂金。鏗然擲階石。繼於胸前出物一裹。手自啓之。曰。此公子前後所賜。兒豈貪此瑣瑣者。今還公子。所以明兒志也。向堂上撒之。墮公子旁。則明珠千百琲也。突袖出匕首。刺喉。躍空倒墜。衆號呼奔救。則已橫屍庭除。血污狼藉。面如生。目炯炯。猶視玉碎香銷。頃刻間耳。衆齊太息泣下。交口唾詈其父母。逐之出都。都人士聞玉兒死狀。莫不歎且惜。徐蓮士孝廉。爲賦殞玉行。竟不赴春闈。束裝遽返。公子嗒焉喪魄。數月不敢出門。初公子有妹。與玉兒稔。玉兒至。必詣閨闈。倚幌翦燈。憑闌望月。時時自訴心曲。無所諱匿。嘗戒其兄曰。玉兒豔如桃李。潔若雪霜。妹私叩其志。堅不可奪。兄顧欲風塵畜之。失奇女子矣。弗聽。至是自屏後出。撫尸哭之慟。一病幾不起。玉兒有女弟曰金兒。亦後起之秀也。貌雖亞於其姊。而藝相埒。鬻技於江浙間。豔幟旣張。香名頗噪。所贏金錢。足自給。旋值赭寇之亂。爲土著所劫。橐無餘貲。轉徙流離於吳鄉。不得已。

仍理舊業。餬口。一日。適遇徐蓮士孝廉。過而見之。驚爲玉兒復生。詢之得其實。乃以重金置爲筵室。曰。吾以續舊緣而彌夙憾也。寵之專房。暇則課以詩詞。琅琅上口。頗有慧心。一夕盜至。排闥直入。闔室驚惶。咸避匿。孝廉蜩伏牀下。女謂孝廉曰。勿懼。觀兒剗刃此輩。使無噍類。操刀杖隱身門後。有闖入者斫之。首立殊。盜闖於中庭曰。若誠健兒好身手。當至此決鬪。勿匿暗陬。算人。金兒應聲出。盜見是女子。意頗輕之。羣奔金兒。金兒縱橫揮霍。突厲無前。頃之。或傷。或殞。或顛。羣盜數十人。無一存者。明晨報官請驗。官以其殺盜頗多。亟請金兒出見。及見。乃一旖旎風流女子也。意殊弗信。金兒笑指庭中石曰。度此當有數百斤。兒請舉之。何如。搯袖掇置。當胸隨起。隨落如宜。僚之弄丸觀者。皆駭嘆爲神力。於是始知金兒之能。固不讓其姊玉兒也。逸史氏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列女。傳載韓節婦詩也。玉兒一弱女子。託業卑且賤。使稍依違。則見金夫。不有躬矣。乃志潔行芳。皜然不滓。守貞不字。矢死靡他。謂非汙泥中一朵青蓮花哉。昔歐

陽公撰五代史。以王凝妻斷臂旅舍。與馮道傳相綴屬。明鬚眉之不巾幘。若而  
純袴公子。亦遜閨閣之能觀人於微。豈真天地靈秀之氣。獨鍾於婦人乎。至玉  
兒已爲婦人女子中所罕見。而復有同母所生之金兒。與之爭奇競美。語云。醴  
泉無源。芝草無根。余於此益信爲不謬也。嗚呼。玉兒傳矣。

### 林都閩女

陸梅舫。汀州人。家擁巨貲。有海舶十餘艘。歲往來東南洋。獲利無算。生平好作  
汗漫游。思一探海外之奇。請於父母。不之許。娶妻林氏。都閩之女公子。精拳棒。  
得少林指授。能禦健男子數十人。當之者無不辟易。每逢海舶南還。輒述海外  
奇聞。靈事。心爲之動。於是夫婦時談出洋之樂。躍然期一試。數年間。生父母相  
繼逝。服闋。卽招舵工集議。謂孰長於風雲沙線。孰稔於經緯輿圖。旣遴人。又選  
舶。謂孰堅捷便利。衝涉波濤。衆舵工進言曰。與乘華船。不如用西船。與用夾板。  
不如購輪舟。如此可繞地球一周。而極天下之大觀矣。生啞然笑曰。自西人未



入中土。我家已世代航海爲業。何必恃雙輪之迅駛。而始能作萬里之環行哉。爰召巧匠。購堅木。出己意。剗造一舟。船身長二十八丈。按二十八宿之方位。船底亦用輪軸。依二十四氣而運行。船之首尾。設有日月五星二氣箭。上下皆用空氣阻力。而無藉煤火。駕舟者。悉穿八卦道衣。船中俱燃電燈。照耀逾於白晝。人謂自剗木之制興。所造之舟。未有如此之奇幻者也。擇日出洋。親朋咸來相送。生設讌高會。珍錯羅列。酒酣擊鐵如意而歌曰。天風琅琅兮。海水茫茫。招屏翳而驅豐隆兮。縱一葦之所杭。我將西窮歐土兮。東極扶桑。瞻月升而觀日出兮。乘風直造乎帝鄉。歌聲激越。如出金石。女亦拔劍起舞。盤旋久之。衆皆見劍光而不覩人體。萬道寒芒。逼人毛髮。須臾劍收。人現仍嫣然一弱女子也。衆皆撫掌稱善。既入大洋。颶風忽發。船顛簸不定。生命任其所之。冀逢異境。經六七晝夜。抵一島。島中人皆倭國衣冠。椎髻闊袖。矯捷善走。男女皆曳金齒屐。女子肌膚白皙。眉目姣好。惟畫眉染齒。風韻稍減。見生夫婦登岸。羣趨前問訊。語囑

啾不可辨。挽生同行。入一村落。古栢參天。幽篁夾路。一澗前橫。渡以略彳。隔澗茅廬四五椽。頗似中華宇舍。餘皆板屋。衆過橋叩門。一老者扶杖而出。詰衆何事。衆指生夫婦。令老者與之語。老者自言曾至中國。讀書京師十餘年。南北方言。略有所曉。問生從何處來。生具告之。邀生至其家小憩。衆漸散去。有一二狀似官長。隨老者俱入。坐甫定。卽有小鬟跪進杯茗。杯甚小。茗作碧色。味甘。老者謂此爲日本外島。歲時貢獻。明季有三貴官乞兵至此。久留不能去。一官日禱於神前。願作長人以殺敵。一夜其身暴長。狀如巨靈。人見之悉驚走。後三人俱服藥死。旣死而身不朽。遺命建一亭於通衢。置尸其中。四面但有欄楯而無窗櫺。俾行道過彼者。皆得入而瞻仰。有以一瓣香誠心來拜者。吾三人陰靈有知。必起而答拜。生請一覘其異。老人遂導之往。果見三人皆明代服飾。中一人軀幹瑰偉。髣髴似今之徽州詹五。生遂肅然伏地。中一人半起其身。合手作禮。生與老者俱懼而奔。問老者以三人姓名。則曰。代遠年湮。無從考矣。生居島中十

日。一夕西風大作。遂掛帆行。飄至馬達嶼泊焉。登岸游行。見一處築高臺聳霄漢。男女圍觀者甚衆。生夫婦亦前而薄觀之。臺上南面坐者。以赤錦纏頭。窄袖短衣。衣上悉綴以寶石火鑽。光怪陸離。璀璨耀目。其人面作鐵色。年約三十許。臺上有扁。梵字英書並列。生不解。問之同立華人。方知爲與人鬪力。勝者畀以黃金百兩。俄聞臺下樂作。操琴已三疊。請衆往角。女擯袖欲登。生日。未可也。試觀來者。則知其伎倆優劣矣。先一粵人。後繼以閩人。皆一舉手卽仆。旋有西服者上。體頗猥瑣。而舉動迅捷。其伏如鼠。其進如獠。衆曰。此日本教習師也。短小精悍。名下固不虛哉。相持一時許。一足中日人要害處。顛去尺有咫。於是臺下大譁。樂聲又作。音韻激揚。若賀其成功者。女曰。我常爲日人一吐氣。聳身竟上。臺上人一見中華女子。駭甚。各占一隅。悉生平藝力。兩相搏擊。女猝飛纖足中膺。其人蹲地嘔血。女謂其憊甚。將死。近前視之。不意遽躍起丈許。以雙手扼女之喉。女內則運氣。外則亦以雙手緊抱其人。頃之俱殞。生登臺收其屍。則呱呱然

一聲。嬰兒出自禡中。蓋女懷妊已七月。至是用力過甚。而胎遽墮也。幸兒尙生。抱之回舟。見一廣頹虬髯者。立於舟側。謂生曰。此兒非凡器。盍付我撫育之。二十年後。當見君於羅浮山麓。生視其貌。知其爲異人也。立畀之。飄然竟去。舟人舁女尸葬於岸側。樹石碣曰。中原陸孺人林氏之墓。生旣喪妻。影隻形單。凄然就道。

二十五朝奇女傳卷之八



# 二十五朝奇女傳卷之九

## ●信義列傳

自來烈女殉夫。雖稱美於史書。然揆諸夫婦敵體之義。似未免重男而輕女。爲家庭專制之惡習。而不適於人道。此明理者所譏爲家庭最不幸之事也。夫所貴乎婦道者。以能養親佐夫教子理家爲應盡之職務。卽不幸而夫死無嗣。失其依恃。出此以身相殉之末策。亦顯背夫造物生人之本意。不足爲訓也。善夫巾幗中猶有明達者在。能舍輕就重。不拘拘於末俗。竭其心思才力。以行其應盡之職務。及視其結果。夫固高出於僅知以死殉親與夫者之所爲。而能信昭日月。義薄雲天者也。因作信義傳第九。

## 衛宗二順（以下周）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秦滅衛君角。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

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祭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焉子。於禮斥紉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公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怠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止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命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爲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爲。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繼母。繼母如母。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救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



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齊田稷母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大夫之費啓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爲人臣而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慚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貴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殮兮。無功而食祿。不爲也。況於受金乎。

##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况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

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况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

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 梁節姑姑

梁節姑姑者。梁之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己子在內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趣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誤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姑潔而不汙。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 珠崖二義（以下漢）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

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石。顧心恐。母去。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爲實。然憐之。乃因爲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耳。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動傍人。莫不爲酸鼻揮涕。關史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甯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旣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護爭死。

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日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 王陵母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爲縣邑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

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爲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旣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王孫氏母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尙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 李文姬

文姬南鄭趙伯英妻。太尉李固女也。父爲梁冀所殺。兄憲公季公罷官歸。文姬歎曰。李公滅矣。乃與二兄議。匿弟燮。父門生王成。亡命徐州。涕泣送之。謂成曰。託君以六尺之孤。若李氏得嗣。君之名義參於程杵矣。久之。遇赦。燮得還。行喪服。園勅之曰。先公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梁冀以族弟。幸得濟。豈非天乎。慎勿有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是又掇禍也。奉行之。從成在徐州。各異處傭賃。而私相往來。成病亡。燮四時祭之。

## 孟太妃（以下魏）

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尙書令任城王澄之母。澄爲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眞。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失圖。計無所出。孟乃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尉新舊。勸以賞罰。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親自巡守。不避矢石。賊不能剋。卒以全城。澄以狀表聞。屬世祖崩。事寇靈太后。令曰。



鴻功盛美。實宜垂之永年。乃勅有司樹碑旌美。

蘭陵公主（以下隋）

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於婦道。事舅姑甚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初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既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適於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不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憤而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鄔媯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帝覽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 鍾士雄母

鍾士雄母者。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爲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每質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揚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焉。得爲逆哉。汝若禽獸其心。背德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於是遂止。蔣氏復爲書與子茂等。論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爲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爲安樂縣君。

## 金節女（以下唐）

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齊亮。頑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焉。大厯初。詔賜兩丁侍養。本道使四時存問。終身。

## 秦氏

高叡妻秦氏。叡爲趙州刺史。爲默啜所攻。州陷。叡仰藥不死。至默啜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自死。叡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乃殺之。

李氏妻

李氏妻王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無兄弟。歸李氏。數歲。夫卒。無子。以嫠。姊高年。無供養。乃不忍嫁。晝耕。夜織。能辦生事。餘二十年。姊乃亡。葬送如禮。鄉人服其義。爭遣女妻往師。其風訓壽終於家。

王蘭英

王英蘭者。獨孤師仁之保姆也。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髡鉗。得保養。師仁世充許之。時喪亂。餓死者藉藉。游丐道路。以食。師仁身啖土。飲水。態自如也。後詐爲探薪。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詔封蘭英永壽鄉君。

## 毛惜惜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率衆據城以畔。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僞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恥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爲太尉降。爲太尉更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越三日。李虎破關。擒全斬之。并其妻子及王安以下預畔者百有餘人。悉傳以法。

## 獨吉氏（以下金）

獨吉氏。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護衛銀朮可妹也。自幼動有禮法。及適內族撒合輦。閨門肅如。撒合輦爲中京留守。大兵圍之。撒合輦疽發背。不能軍。獨吉氏度城必破。謂撒合輦曰。公本無功能。徒以宗室故。嘗在禁近。以至提點近侍局。同判睦親府。今又爲留守外路第一等官。受國家恩最厚。今大兵臨城。公不幸病。不能戰禦。設若城破。公當率精銳奪門而出。携一子走京師。不能則獨赴京。

師。又。不。能。戰。而。死。猶。可。報。國。幸。無。以。我。爲。慮。撒。合。輦。出。巡。城。獨。吉。氏。乃。取。平。日。衣。服。妝。具。玩。好。布。之。臥。榻。資。貨。悉。散。之。家。人。豔。妝。盛。服。過。於。平。日。且。戒。女。使。曰。我。死。則。扶。置。榻。上。以。衾。覆。面。四。圍。舉。火。焚。之。無。使。兵。見。吾。面。言。訖。閉。門。自。經。而。死。家。人。如。言。臥。尸。榻。上。以。衾。覆。之。撒。合。輦。從。外。至。家。人。告。以。夫。人。之。死。撒。合。輦。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焚。之。年。三。十。有。六。少。頃。城。破。撒。合。輦。率。死。士。欲。奪。門。出。不。果。投。壕。水。死。

蒲察明秀

蒲察氏。字明秀。鄜州人。訥申之女。完顏長樂之妻也。哀宗遷歸德。以長樂爲總領。將兵扈從。將行。屬蒲察氏曰。無他言。夫人慎毋辱此身。明秀曰。君第致身事上。無以妾爲念。妾必不辱。長樂一子在幼。出妻柴氏所生也。明秀撫育如已出。崔立之變。驅從官妻子於省中。人自閱之。蒲察氏聞。以幼子付婢僕。且與之金幣。親具衣棺祭物。與家人訣曰。崔立不道。強人妻女。兵在城下。吾何所逃。惟一。

死。不。負。吾。夫。耳。汝。等。惟。善。養。幼。子。遂。自。縊。而。死。欣。然。若。不。以。死。爲。難。者。時。年。二。十七。

### 寶符李氏

哀宗寶符李氏。國亡。從后妃北遷。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日夕寢處佛殿中。作幡旆會。當赴龍庭。將發。卽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後人至其處。見其遺跡。憐而哀之。天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被。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爲國堅守。無爲所欺也。言竟投濠而死。朝廷遣使馳際于西門。正大天興之際。婦人節義可知者。特數人耳。

### 廖氏（以下宋）

廖氏。臨江軍貢士歐陽希文之妻也。紹興三年春。盜起建昌。號白氈笠。過臨江。希文與妻共挾其母傅走山中。爲賊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負之逃。賊執廖

氏。廖正色叱之。賊知不可屈。揮刃斷其耳與臂。廖猶謂賊曰。爾輩叛逆至此。我卽死。爾輩亦不久屠戮。語絕而仆。鄉人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

劉母

王氏。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興元。大元兵破蜀。提刑龐授檄當可詣行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祿。豈可辭難。當可行。大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咸及於難。當可聞變。奔赴江澚。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太夫人。

王梁氏

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汗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己。婦給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卽之。婦拒且罵曰。斫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實

臨之。此身甯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同年月云。

### 張義婦

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戍福甯。未幾死戍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割股肉救。不懈及死。喪葬無遺禮。旣而歎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無所仰。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而夫骨終暴棄遠土。使無妾。卽已。妾在敢愛死乎。乃臥積冰。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大書其事於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甯。見零問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於童。言動無異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



然。官義之上於大府。使零護喪還。給錢使葬。仍旌門復其役。

### 劉翠哥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房山人。至正二十年。縣大饑。平章劉哈刺不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仲義弟馬兒走報劉氏。劉氏遽往救之。涕泣伏地。告於兵曰。所執者是吾夫也。乞矜憐之。貸其生。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於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兵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 柴氏

秦閨夫妻柴氏。晉甯人。閨夫前妻遺一子尙幼。柴氏鞠如己出。未幾柴氏有子。閨夫病且死。囑柴氏曰。我病不復起。家貧惟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我死亦無憾矣。閨夫死。家事日微。柴氏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十八年。賊犯晉甯。其長子爲賊驅。迫在圍中。旣而得脫。初在賊時。有惡少與張福爲仇。往滅其家。及

官軍至。福訴其事。事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吾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民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爲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釋免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時人皆以爲難。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 黃義婦（以下明）

黃氏。張挺然妻。崇禎末。賊帥白旺陷德安。授挺然僞掌旅。黃泣止之。不聽。賊令挺然取婦爲質。黃携十歲兒匿青山。砦挺然誘以利。刼以兵。且仗親戚招之。皆不應。已而破砦。焚已居。以窮黃。黃匿愈深。竟不可得。挺然寄兒金簪。兒以縮髮。黃怒。拔棄之。曰。何爲以賊物污首。久之賊敗。挺然走死襄陽。黃耕織以撫其子。鄉人義之。

### 雷氏

劉長庚妾雷氏。長庚爲同州諸生。賊陷潼關。將及州。長庚拜家廟。召妻及二子曰。汝年長且有子。當逃。召雷及所生女曰。汝年少當從吾死。雷曰。妾志也。長庚携酒登樓。謂妾曰。汝平日不飲。今當共醉。妾欣然引滿。長庚且飲且歌。夜半徧題四壁。拔刀示妾曰。可以行乎。對曰。請先之。奪刀自刎。長庚乃解所擊條。縊於梁。女方七歲。橫刀於壁。以頭就之而死。

茅氏女

義妹茅氏。慈谿人。年十四。父母亡。獨與兄嫂居。其兄病痿臥。值倭入縣。嫂出奔。呼與偕行。女曰。我室女。將安之。且俱去。誰扶吾兄者。賊至。縱火。女力扶其兄。避於空室。竟被燔灼並死。

丁氏

丁氏。五河王序禮妻。序禮弟序爵客外。爲賊所殺。其妻郭氏懷孕。未卽殉。及生子。越月投繯死。丁生女。泣謂序禮曰。叔不幸客死。孀復殉。棄孤不養。責在君與。

妾也。妾初舉女。後尙有期。孤亡則斬叔之嗣。且負嬸矣。遂棄女乳姪。未幾序禮亦死。竟無子女。氏年方少。撫姪長。絕無怨悔。

### 義婢妙聰

義婢妙聰。保安右衛指揮張孟喆家婢也。永樂中調兵操宣府。孟喆在行。北寇入掠。妻李謂大妹曰。我命歸。與若皆宦門女。義不可辱。相挈投井中。妙聰亦隨入。見二人俱未死。以李有娠。恐水冷。有所害。遂負之於背。賊退。孟喆弟仲喆求三人井中。以索引嫂妹出。而婢則死矣。

### 萬祖心

義姑萬氏。名義顓。字祖心。鄞人。甯波衛指揮僉事鍾女也。幼貞靜。善讀書。兩兄文武皆襲世職。戰死。旁無期功之親。繼母曹氏。兩嫂陳氏。吳氏。皆盛年孀居。吳遺腹。僅六月。姑日暮。拜天。哭告曰。萬氏絕矣。願天賜一男。續忠臣後。我矢不嫁。共撫之。已果生男。名之曰全。姑喜曰。萬氏有後矣。乃與諸嫠共守名閥。來聘皆

謝絕之。訓全讀書。迄底成立。全嗣職傳子禧。孫椿。皆奉姑訓。惟謹。姑年七十餘。卒。姑之祖斌及父兄並死王事。母及二嫂守貞數十年。姑更以義著。鄉人重之。稱爲四忠三節一義之門。

陳義姑

陳義姑者。沙縣陳穗女也。年十八。父母相繼卒。遺二男。長七歲。次五歲。親族利其有。日耽耽於旁。姑矢志撫弟。居常置帚數十。族兄弟暮夜叩門。姑燃帚照之。亟啓戶。具酒食款叩者。告曰。吾輩夜行滅火。就求燭耳。自此窺伺者絕意。及二弟畢婚。年四十五。乃嫁。終無子。二弟迎歸母事之。

林氏女（以下清）

閩中黃生。富家子也。年十五六。翩翩如璧人。忽得狂疾。歌哭不倫。自食其穢。夜或縱火燒屋。家人不能防。乃於山中構屋數椽。使居之。守以健僕。久之益憔悴。無人狀。其所聘林氏女。父母欲絕其婚。女不可。曰。未嫁而壻。膺惡疾。女之命可。

知矣。從一而終。萬無他議。與其老死閨中。爲父母累。不如與狂夫同處。空山猶得稍盡婦職也。父母初不許。言之益堅。乃如其志。與壻居山。饑飽寒暖。調護維謹。一日同坐石上。忽溪中有魚躍出。長二尺許。其首類犬。夫卽取食。女力阻不聽。竟食盡。越宿病若失。翁姑聞而喜甚。迎歸成禮焉。山海經云。諸懷之水。多鮪魚。食之已狂。黃生所食。豈卽此歟。殆由林女芣苢之歌。感動幽明。故得此靈藥。非偶然也。

### 姚磬兒

姚磬兒。姑蘇女子也。其父負博進。以磬兒質錢於秦淮歌者梁四。遂爲女伶。色藝傾一時。吳縣詹鱗飛。以應試至白門。舍梁四家。見磬兒。豔之。磬兒亦日聞鱗飛。哦詩。聞雖不解。心好之。同舍生吳江趙開仲。爲之媒。且要之盟。磬兒曰。兒一言許。詹生身卽爲詹生有矣。死生以之。何盟爲。及試事畢。鱗飛偕開仲歸。謀贖磬兒。以梁四之奇貨視之。未可與言也。訪知磬兒父居城西。爰以重金畀之。使

至金陵贖其女。及至梁四不可。磬兒乃攀水窗呼詹生名者。再躍出投秦淮河中。以救者多不死。於是某公者義之。召梁四而語之曰。彼父來贖。何得不與。果不致者。吾當以官法治之。磬兒始得從父行。然其免於溺也。已病。渡江又遭大風。舟幾覆。不食終日。多沿緣叢葦間。有盜入舟。罄衣資以去。磬兒寒且餓。病益甚。父撫慰之。磬兒笑曰。兒歸得見詹生死不恨。此何足云。既至。鱗飛往視。則磬兒病不能起矣。翼日竟卒於父所。鱗飛以其柩歸葬之。楓涇。

萬氏女

萬氏女四十夫卒。長子及女皆殤。次子煜纔五歲。宜人慟甚。卒之日。以首觸牀。斂之日。又以首觸棺。血涔涔然仆於地。再絕再蘇。姑曰。仰事俯育。繫爾是賴。以若所爲。是不慈不孝也。止止。乃不敢復言。殉而家。夔甚。以鍼齋浩。其教子也嚴。有過必撻。或謂若止一子。宜少寬。萬太息曰。吾非不愛子也。人有數子。此之。不立他。猶可望吾止一子。若不肖。則遂無子矣。何以見吾夫地下哉。煜用是自奮。

不數年以貲起家。咸豐之季。常州陷於賊。煜奉母渡江。至如皋。幸安全。萬顧鬱鬱不樂。謂煜曰。吾家雖幸無恙。而族姻之陷水火者。不能出險。難民之扶老携幼而至者。皆吾鄉里也。晝乞於市。莫之與。夜宿於寺廟。莫之容。終必轉於溝壑矣。汝誠無力。然豈可坐視乎。鬻吾釵飾。猶可數十金。以畀汝。汝其稱吾意焉。煜乃冒烽火至江南。訪得其叔母及姑姊。從兄與俱歸。又謀於同里之吳君容光。汪君彥傑。爲鬻糜蒸餅以食難民。請於官。以空屋在官者居之。全活無算。萬乃稍慰。因戒煜曰。汝父雖赤貧。而奉母能竭其力。爲弟妹嫁娶。勿失其時。人有以緩急告者。必有以副其欲。吾家食其舊德。馴致溫飽。大難至而免焉。豈非爾父之遺澤乎。汝宜勉之。成人之美。濟人之急。毋墜父風。毋忘吾言。煜謹受教。同治某年。宜人得痰疾。九月十三日卒。





# 二十五朝奇女傳卷之十

## ●武俠列傳

猗歟休哉。何我中華民族俠女子之夥也。稗官野乘中。有所謂女劍俠其人者。固載不一載。而歷代正史所記之俠。而仁俠而義俠而智俠而武勇之女英雄。女豪傑。亦見不一見。其最著名者。如隱娘紅綫等輩。代不乏人。降及滿清。誕生尤衆。諸家記載所錄。未必盡無稽也。使我二萬萬女同胞。盡人而若是。我東方病夫之徽號。庶幾其一洗斯恥乎。因作武俠傳第十。

### 曾晏（以下宋）

曾氏婦晏。汀州甯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破甯化。縣令佐俱逃。將樂縣宰黃埒。令土豪王萬全。王倫。結約諸砦。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所殺獲賊。忿其敗。結集愈衆。諸砦不能禦。晏乃依黃牛山傍。自爲一砦。一日賊遣數十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其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實在我。汝念主。

母各當用命。不勝卽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田丁感激思奮。晏自搥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敗。鄰鄉知其可依。挈家依黃牛山避難者甚衆。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助之。於是聚衆日廣。復與倫萬全共措置。析黃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爲義丁。有急則互相應援。以爲犄角。賊屢攻弗克。所括老幼數萬人。知南劍州陳韓遣人遺以金帛。晏悉散給其下。又遺楮幣以勞五砦之義丁。且借補其子。名其砦曰萬安。事聞。詔特封晏爲恭人。仍賜冠帔。其子特與補承信郎。

俠婢邵氏（以下明）

邵氏。丹陽大使邵方家婢也。方子儀。令婢視之。故相徐階高拱並家居。方以策於階。階不用。卽走謁拱。爲營復相。名傾中外。萬曆初。拱罷。張居正囑巡撫張佳允捕殺方。并逮儀。儀甫三歲。捕者以日暮未發。閉方所居宅守之。方女夫武進沈應奎。義烈士也。負氣有力。時爲諸生。念儀死邵氏絕。將往救之。而府推官與

應奎善固邀飲夜分乃罷武進距方居五十里應奎踰城出夜半抵方家踰牆入婢方坐燈下抱儀泣曰安得沈家郎來屬以此子應奎倉卒前婢立以儀授之頓首曰邵氏之祀在君矣此子生婢死無憾應奎匿儀去晨謁推官旦日捕者失儀繫婢毒掠終無言或言於守曰必應奎匿之奎所善推官在坐大笑曰冤哉應奎夜飲於余晨又謁余也會有爲方解者事乃寢婢撫其子以老

程氏婢（以下清）

山左程姓者寓於吳中有一婢嫁農家葉氏子庚申之亂程全家避於葉氏器用財賄悉寄焉不數年程相繼死止遺一幼子在襁褓中婢撫以爲子使與諸子齒俄而其夫亦死婢守義不嫁撫程子及其子俱成立爲程子聘鄰村一女爲妻成婚之日請姑出將以新婦見而婦遽出自房登氈氍而先拜焉程子大驚婢對衆自陳曰我非新郎之母乃程氏之婢也主人不幸遭亂流離死亡殆盡我以郎君年幼無人管束故十餘年越主婢之分冒母子之名今敢不道其

實歟。於是具述顛末。并出資財。盡以歸之。程子欲分其半。以與婢。不受。乃使其妻以姑事之而已。仍呼爲母焉。

費媪

紅蘭。蘇妓也。與某生訂嫁娶。而生無力。脫其籍。紅蘭鬱結成疾。有費媪者。傭於妓家者也。謂曰。娘子傾城姿。何患無藏嬌金屋。乃戀戀一窮措大乎。蘭曰。秦樓楚館中。所往來者。率皆紈袴兒。大腹賈。誰似某郎之甘苦相憐者。彼也。力綿我也。命薄茫茫。擘海不知伊於何底矣。媪曰。果爾。吾當爲娘子玉成之一夕。乘假母他出。負紅蘭至。某生所生懼。不敢受。媪出紅蘭身契付生。曰。吾已爲盜。得此紙。彼無如何矣。媪歸。乃跡假母所在。而告以紅蘭逃。尋覓數日。始同至。生處見之。假母促蘭歸。蘭誓死不從。媪曰。此女心變矣。速歸取身契。訟於官。必得直。我請爲證。假母歸。契則無矣。不得訟。媪乃爲調停。使生酬假母百金。而紅蘭竟歸生矣。此媪者。其亦古之許俊崑崙奴歟。

## 濮氏女

濮氏女者。浙江桐鄉人也。其父無子。家產萬金。而其母妬。父不敢畜媵妾。止生此女。以吳生壻之。盡以萬金畀女。爲置利田宅。奴婢什物咸備。吳生故貧士。得此大喜。美衣食。飾車馬。從里中富豪兒游。甚樂也。而女獨自念母。以女故。斬濮氏祀。義不忍。從容白母。阿母卽百歲後。安能享異姓一杯羹乎。且母乃令濮氏世世宗祠。不血食乎。母怒罵曰。婢子。吾用萬金養汝。汝乃爲是言。犬豕猶知人意。汝不如犬豕乎。女於是不敢復言。一日父過其家。女私語父曰。母之心。父所知也。女爲父置一婢。父時至。令侍巾櫛。天幸得生男。存濮氏祀。女死。瞑目矣。父喜過望。與女約。如生男。則萬金與女分之。女笑不答。歲餘。果生男女。載之母家。會濮氏。一。二。長。老。以。所。生。子。見。告。以。故。母大驚且怒。然已不可奈何。復自念。女逆我至此。安用此逆女爲。不若長養此兒。誓不子女一錢。於是收其田宅。奴婢什物。趣反爾。吳氏舊居。母相見。吳生日窘窮。故所與游富豪兒。皆絕。途遇或姍

笑之。吳生憤恚。欲手刃女。女自度無所容。雉經死。

呂氏母

呂尙義。江西大庾人。世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二縣之間。土田肥美。然界連廣東。層巒峻嶺。爲盜淵藪。山有錫壙。羣聚開采。崗老錫竭。則四出剽劫。人莫敢居。惟尙義結廬其下。數十年。賊莫能害。尙義與妻俱善鳥槍。十步可發。三槍發無不中。每賊至。夫婦二人雙槍並放。若連珠。然歲殺賊無算。廣東萬猴山。有賊魁藍姓者。率其黨數百人。白日持槍礮過大庾嶺。昌言往南源殺尙義。時尙義妻已死。一女亦能用鳥槍。父女二人共殺賊五六十人。餘賊走匿山谷。南贛鎮聞之。命兩守備以兵來。尙義曰。官兵來甚善。賊在山谷。第隨我來。可盡禽也。兩守備以林深箐密。頗憚之。不得已從尙義往。尙義鷹目。雖百步外。賊伏草莽中。皆見之。發鎗卽中。賊驚起踰山走。官兵環顧。莫敢捕也。得其所遺器械。以歸。於是大庾崇義兩縣令。皆奇尙義。爭欲署爲捕頭。大義悉謝之。曰。農民不願。

充役也。苟有事，不敢辭死。南源有吾女，在可無憂矣。此外如有山賊入兩縣，竟願從官兵捕之。賊聞吾至，即走耳。兩縣聞大喜，厚賚而遣之。然山賊自是大創，終尚義之身，不敢復陟其竟。

### 湖南俠女

戴蓮谿鸞翔之長子，爲廣東縣令。未久，卽卒。其妻方孕，而宦橐蕭然，不能久居。時蓮谿猶官中州，乃扶柩北歸，將依其君舅。行至湖南，休於逆旅，而其妻產一男，以本無子，得之甚喜。然苦無乳，兒日夜啼，妻亦抱兒而哭。逆旅之鄰舍有婦人來，視之曰：「患無乳邪？何不雇一孀婆？」妻曰：「異鄉棲泊，何從雇募？且資糧匱乏，尙懼不足以達所屆，能議及此邪？」又泣曰：「未亡人止此一塊肉，兒死，我亦死矣。」婦聞之，大不忍，久乃言曰：「吾家幸溫飽，固非爲人作孀婆者。然聞若言，吾心怒然。吾生一子，甫數月耳，願以吾瀆食若子。雖然，必歸而告於夫，言已遽歸，以語其夫。其夫怒曰：『吾家幸溫飽，豈爲人作孀婆哉？』婦曰：『固也。然此兒死，其母亦必。」



死。母。子。二。命。所。關。豈。容。坐。視。我。則。既。言。矣。君。無。阻。我。乃。屬。其。子。於。他。人。使。乳。之。而。自。從。戴。妻。以。行。戴。妻。問。月。需。錢。如。干。至。中。州。當。言。於。大。人。必。如。約。婦。怒。曰。吾。豈。爲。人。作。嫻。婆。哉。哀。汝。耳。雖。自。汴。還。楚。舟。車。之。費。吾。亦。自。具。不。需。汝。錢。也。行。矣。無。多。言。遂。發。湖。南。道。湖。北。而。至。於。汴。蓮。谿。夫。婦。皆。感。泣。曰。微。此。婦。吾。得。有。此。孫。邪。厚。酬。之。竟。不。受。蓮。谿。乃。使。其。妻。盛。服。拜。謝。之。又。具。盛。饌。與。之。讌。飲。數。日。臨。行。語。之。曰。歸。楚。之。費。知。己。備。具。夫。人。高。潔。超。邁。尋。常。然。太。不。爲。吾。夫。婦。地。矣。薄。具。車。徒。幸。勿。却。焉。乃。資。送。之。以。歸。余。謂。此。婦。所。爲。類。古。游。俠。之。士。趨。人。之。急。甚。已。之。私。可。謂。奇。女。子。矣。余。大。兒。婦。在。河。南。時。聞。之。戴。氏。之。人。其。事。蓋。不。虛。惜。不。能。記。其。姓。氏。及。其。鄉。里。耳。

金陵瞽女

金陵卜者好女子也。雙目瞽。挾琵琶漫遊遍宇內。然冥行無侍衛。止宿無常所。一日吳江急足某者。遇諸塗。時積雨乍晴。潦水沒踝。行人艱危。獨見女子飛

浮水面。衣洳皆無沾漬。急足大驚。陰尾之出郊野。徘徊間。忽回顧曰。若何爲者。急足跪請曰。下邑執役候京兆。指揮久不得當。無所自存。今幸遇夫人。願從仙去耳。女子笑曰。且休。今夜令若獲金一斤足矣。遂別。望女子行若驚帆。急足不得已歸。夜中果獲金一斤。竊自幸。因再往伺之。忽聞女子在後。徐呼曰。若又何爲者。急足復跪請曰。夫人真仙也。床頭金易盡。惟夫人是從。女子曰。無多言。汝於數更得金一鎰。遂別乃行。視前益快如迅電。急足至夜不寐。黎明恍惚間。金已在。前果一鎰。又一匕。首霜刃冽然。擲地有聲。急足惶怖。懾伏良久。心悟不敢復往。伺有朝。貴墨而淫縱者。知其事。豔之。必欲羅致。遣卒四出。責治期限。然無見也。忽夜半。所居四壁皆琵琶聲。或前或後。或聞或不聞。舉家驚悸。不知所從來。日出。忽大聲砰然起。空中一琵琶落枕上。分裂爲二。內得書一札。字跡端勁。大略言。國家倚毗公等。外禦邊疆。內循郡邑。任重身微。神爽或墜。報塞無由。夫心不清者。智慮短。慾太盛者。年壽促。又曰。天下驛騷。民命如倒懸。公等安享作。

奸貪得靡極。妾雖女子。能斷公首。朝貴得書。惶悚。不久他事。下獄棄市。淮南有沈隆生者。與女子邂逅丹陽。授以吐納祕傳。順治年間。人猶有見之者。

聶碧雲

聶碧雲。兗州奇女子也。幼遇異人。授以劍術。能飛劍取人首級於十里之外。嫁一士人。能吹鐵簫。嘗於醉後品簫於柳陰下。樹旁繫一漁舟。漁翁有子不孝。是晚適罵父。士人聞之怒。擲鐵簫殺之。因此放浪江湖間。一日訪道於勞山。從五老峯下。覲面逢碧雲。視之不轉瞬。碧雲亦注目久之。曰。觀子行踪。亦浮家泛宅流也。余尙無偶。願隨子。遂爲夫婦。士人欲結茅於西南山麓。女曰。余尙有大仇未報。非可隱時也。所以從子者。跋涉山川。聊伴寂寞耳。且冀子爲指臂助。大道苟成。於子非無益者。女自兗豫歷燕齊。經汴洛。每至一處。輒作十日勾留。從不久淹。嘗於夜間占望星氣。卜曰。當在洪澤巨湖。因疑鄱陽湖中必有神物。遂詣豫章。僦屋湖畔。夜出寸許神鏡。注水滿盤中。測之曰。光氣猶遠。繼審知在太湖。

乃浮九江。達三吳。卜居西洞庭山。士人設帳受徒。有久處意。士人因於暇時詢女隱事。并叩所欲爲。女曰。余父有道者也。出許真君門下。講求修煉鉛汞之法。大丹已成。不日飛昇。山潭毒龍。幻形作真君狀。潛詣父所。命父啓爐。分丹爲二顆。以一自服。以一畀我父。佯若密授真言。我父方俯伏受教。遽乘不意。袖出鐵椎擊父首。遂殞。丹爲其所盜去。毒龍自此變化不測。此大仇不可不報者也。毒龍神通頗廣。非劍術所能制。須求三物得全。始可殺之。士人問是何三物。女曰。一爲定海神鍼。大禹昔日之所遺。投之潭中。水可不興。一爲降魔真杵。一爲煉影神鏡。余今但有一鏡。而未得此二物。日夜求之。不敢少懈。今探知鍼在太湖中。須設法求之。否則恐駭物聽。女自此夕必泛舟湖中。飛漿操舵。悉以一人兼之。一夕皓魄凌空。月明如畫。士人方閉關夜讀。萬籟蕭然。女忽款扉至。衣履沾濡。髮際水猶滴漑也。謂士人曰。子可爲我賀。余已覓得神鍼矣。出諸袖中。長僅若箸。視之上有蝌蚪文數行。漫漶不可辨。明日女遽徙去。行至浙界。住逆旅中。

道逢一黃冠。神情瀟灑。似曾相識。與女稽首問訊曰。三物得二。報仇之期不遠矣。我師有一函與汝。遽出授女。倏忽不見。女大歎異。啓緘讀之。眞君札也。中謂降魔眞杵。今在嘉興西寺韋陀手中。惜爲世俗香火所薰蒸。須得辟穢金剛咒十萬遍。乃能返璞還原。至時自來助汝。女往襦李。遂以僞易其眞者。供諸案頭。沐以異香。因令士人晨夙諷誦金經。期年其數乃盈。女於十年間。已煉七首百具。鈺可削鐵。堅可貫石。擲諸空中。若流星閃電。下必著物。無虛發者。女躍然起曰。報仇正在此時矣。毒龍舊伏於蠡湖。今徙宅於仙穴。乃靈山之最上峯也。當偕子入蜀求之。於是遂歷瞿塘滯澗之險。劍閣夔門之峻。小住成都者匝月。乃抵閬中。登蟠龍山以眺望。見靈山一峯。峭拔千霄漢。氣色葱蔚。下爲神物之所居。女喜曰。在是矣。顧謂士人曰。能從我往乎。士人曰。敢不如命。女畀以革囊。以七首之半予之曰。但俟雲雨勃興。雷電激蕩時。望空擲之。無不著手。事急。君可持降魔杵以自衛。高宣金經。自無虞也。女結束登山。直造其巔。士人從之。但見

潭方廣約數百畝。水清徹底。游鱗可數。顧水成紋。漣漪蕩漾。女曰。毒龍喜聽樂音。子可吹鐵簫以引之。士人之簫固神技也。高可遏雲。響可裂帛。精誠所注。金石可泐。始猶按譜依律。抑揚宛轉。三弄之後。極其所長。女瞥覩羣魚中有狀若蜴蜥者。點首掉尾。舉止有異。知必毒龍也。急投以定水神鍼。潭水頓涸。丈許。蜴蜥倏變爲巨蛇。須臾鱗甲怒張。風浪驟作。千百條蛇俱從潭中飛出。向集女身。女擲劍空際。匕首所及。血雨橫飛。士人亦從旁助之。俄而天地晝晦。水火風雷一時並至。士人匕首已盡。但危踞石上。執杵誦經。女以胸懸神鏡。諸不敢犯。龍術漸窘。知不能敵。騰升雲際。張爪牙與女鬥。女以降魔杵擲之。中其背。倏忽不見。急以煉影神鏡徧照四方。乃伏在磐石下。起磐石覓之。轉瞬間成一蝦蟆。女恐其再遁。出神鍼刺之。血驟湧。潭爲之溢焉。女以爲已死。喜曰。二十年大仇。今日始償所願矣。忽聞空中有聲曰。女子有志哉。洵可嘉也。仰矚之。則見羽衣星冠。端現雲際。乃真君也。俯謂女曰。毒龍伎倆百出。那得便死。五百年後。仍將出

爲人患。不如畀我攜歸。擲鉢下潭。物遽躍入。鉢旣收。真君亦隱。女悅。莫釐縹緲之勝。拓地誅茅。有終焉之志。山中人民。以女重臨。咸來問好。女卒歲。無所經營。而衣食自給。雖與士人爲伉儷。而食宿自別。察之似絕無所染者。羣疑爲非常人。適春間霪霖爲患。浙皖山中。各處發蛟。西山巖壑深處。遠近皆聞鼉鳴。山民憂之。徧行搜掘。無所得。一夕雨驟風狂。山水陡發。雷聲甫震。而蛟出。離土已丈餘。女聞趨至。飛劍斬爲二。明日跡之。角首而鱗身。長幾數丈。山中人不至於罹災者。女之力也。一歲患久旱。稻田龜坼。民間祈雨者。斷屠建醮。俱罔效。有時密雲不雨。雷聲隱隱。格不得下。女曰。是必有異。巡行田野。徧察之。見一棺朽露。戶有一小穴。甚滑澤。似有物常出入者。因詢誰氏之柩。則久厝不葬。家已無人。遂告衆啓而觀之。赫然一僵尸。臥其中。偏體綠毛。蓋啓戶已起立。衆懼卻走。女曰。此旱魃爲厲也。命積薪焚之。甘霖立沛。民間得以補種。雖旱不爲災。某甲家有狐爲祟。驅之益橫。甚至擾及左右鄰居。箱籠無故火出。穢物死鼠。時埋飯甌中。

婦女褻物。棄於街道。甲患之。詣龍虎山請天師符。歸家懸之。亦無所畏。意女必  
有道術。因往哀之。祈其一臨治之。女笑曰。是非我所長也。符籙勅勒。我皆未曉。  
不將作王道士斬妖流爲話柄哉。甲再三懇之。不得已。遂往。及門。驟有一巨磚  
飛來。幾中女肩。女怒。擲劍空際。則室中狐鳴。已斷其首。女曰。其害已除。君可高  
枕而臥矣。女歸。卽有一白鬚老翁。持刺進謁。女以素昧由來。異焉。姑延之入。則  
蒼髯古貌。道氣盎然。謂女曰。同屬元門。何相凌之甚哉。子孫卽有不肖。盍先告  
我。我自能治之。乃遽以三尺加之。是曷故哉。子志在報父仇。今我之仇。將於誰  
報。許真君猶我後輩。勿謂子劍甚利。可以妄殺也。女始知爲狐祖。因答曰。子固  
塗山氏之苗裔也。但當伏處巖穴。遠隔人間。自然與人無患。與世無爭。乃崇擾  
平民。逞其狡獪。論厥典刑。當居何等。子自謂能治其子孫。則當人家呼籲無門。  
時。何遂聾聵若罔聞知哉。子休矣。毋撻我慮。翁無以對。情志沮喪。倉猝下階。踣  
地。遽化爲蒼狐。轉瞬已杳。女謂士人曰。此狐按以陰律。罪未至死。我殺之。未免



過甚。子可誦心經往生咒各萬徧。超度之。藉以懺吾過。女以洞庭東西兩山之勝。甲於吳下。謂此間原係福地洞天。天仙之所宅。不謂山中人塵容俗狀。類皆汨於銅臭。負販遠方。佳景當前。棄而不顧。絕無樓臺亭榭之勝。泉石花木之幽。競作墳墓。轉爲鬼窟。惜哉。余意湖中當築長堤。如白堤蘇堤故事。連兩山而爲一。中建環橋十有二。以通舟行。瀕湖悉栽荷花菱芡。花時萬頃清香。一堤明月。豈不樂哉。堤上多種垂楊。并松榆梅李之屬。以蔭蔽行人。莫釐縹緲之間。築精舍數百椽。爲出世之士棲眞養靜所。女雖有此言。後入峨眉山學道。一去不返。未竟其志。



標  
記

民國九年正月 日初版

每冊定價兩圓

編輯者武林朱延平女史

校對者婁天權



上海麥家圈交通路

總發行交通圖書館